

葡萄牙文学丛书

失落的爱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 著
王 全 礼 译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CAMILO CASTELO BRANCO

AMOR DE PERDIÇÃO

COMISSÃO REDATORA DA
COLECÇÃO DE OBRAS LITERÁRIAS PORTUGUESAS
INSTITUTO DA LITERATURA ESTRANGEIRA DA
ACADEMIA DAS CIÊNCIAS SOCIAIS DA CHINA

CORPORAÇÃO CHINESA DE TRADUÇÕES E PUBLICAÇÕES

BEIJING, 1992

ISBN7—5001—0207—0/I·9 (平)定价：4.20元

ISBN7—5001—0208—9/I·10(精)定价：5.20元

葡萄牙文学丛书

失 落 的 爱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 著

王 全 礼 译

主 编：安东尼奥·夸德罗斯

副主编：林一安

编 委：王全礼 孙成敖 许铎

安东尼奥·夸德罗斯

陈凤吾 林一安

张维民 范维信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葡萄牙文学丛书》编委会编

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北京·1992

前 言

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是葡萄牙 19 世纪最杰出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许多作品在葡萄牙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他的坎坷生涯成了他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卡米洛·卡斯特洛·布兰科 1825 年出生在葡萄牙首都里斯本，是一个私生子。父亲是小贵族，母亲是平民。他的童年十分不幸，幼年父母双亡，寄居在山后省雷阿尔镇和沙马尔丹村的亲戚家。他的启蒙教师是两位神父和他当医生的姐夫，他跟着他们学习古典葡萄牙语、拉丁语和宗教文学。田园生活使他对当地的农村习俗有了深刻的了解，后来的作品中的许多角色都是根据他所熟悉的人物塑造的。1841 年，他同一位名叫若阿金娜·佩雷拉的农村姑娘结了婚，但婚后不久即分手。他们生有一个女儿，五岁夭折。1843 至 1846 年，他先在波尔图后到科英布拉学习医学，但都未完成学业，即使如此，这段时间的学习使他取得了比较丰富的药学和病理学知识。

在他同若阿金娜·佩雷拉离婚之前，他在雷阿尔镇将一名女孩帕特里西娅·埃米莉拐骗到波尔图，并同她生了一个女儿，不久又抛弃了她，为此他吃了官司。1848 年起他开始文学创作，并在波尔图定居下来。那时吉查尔德咖啡馆是浪漫派青年进行文学聚会的场所。于是卡米洛便成了那里的常客。当时正是反对卡布拉尔统治运动高涨时期。卡米洛写了不少反对当局和宗教的讽刺文学作品，以及他的处女诗作和最初的几部小说。当时他的一部剧作《休达的圣奥古斯丁教徒》使他名噪故里。后来他爱上一位巴西财主的妻子安娜·奥古斯塔·普拉西朵，从而引发了一场宗

教危机。这次事件几乎使他精神完全崩溃，最后出于无奈，只得进了波尔图神学院。但是他在那里只待了两年，即1850至1852年。1852至1853年他曾同专制主义报刊和宗教报刊合作过一段时间，但很快即同他们决裂。至1859年，他已发表了多部著作，在葡萄牙小说界确立了自己的地位，并得到了当时最有权威的文学批评家们的认可。这时候发生了几件事，更使他的声名狼藉：首先，安娜·普拉西朵离开丈夫来到里斯本同他一起生活，闹得满城风雨，再加上他当时经济拮据，生活本来就十分艰难，现在又因法院穷追不舍，这对恋人不得不东躲西藏。最后两人还是相继被捕，被关进了波尔图地方法院的监狱。卡米洛正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狱中翻阅了有关档案。1861年他们被赦免出狱。1862年他发表了他的名著《失落的爱》，他的文学生涯达到顶盛时期。

1864年，他们到圣米格尔·德·塞依得定居，住处是安娜·普拉西朵前夫所生的儿子接受的遗产，卡米洛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长的一幕就是在这里上演的。困扰作家的财政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他不得不为糊口而拼命写作。然而悲剧还是不断发生。他和安娜·普拉西朵生的两个儿子一个是精神病，另一个无能，最后靠连蒙带骗为老二娶了一个富家小姐才使生活有了着落。卡米洛此时正处在文学创作的高峰期。他以非常现实主义的手法塑造了许多平民的形象和资产阶级人物。他的作品中采用了大量米纽地区的口头语言，以活泼的文风，新颖的现实主义写作技巧赢得了广大读者。但是此时他已预感到，作为一位实实在在的小说家，他将被人所超过。首先是茹里奥·迪尼斯，后来是埃萨·德·克罗兹。为了谋生活，他不停地写，甚至连一点闲暇都没有。许多家出版社都向他索稿，有的要他写带宗教色彩的伦理作品，有的建议他写历史题材，有的则希望他写带刺激性的离奇故事。即使如此他也无法摆脱经济困境，1883年，他被迫卖掉了自己的藏书。当然，他的一生也不乏荣耀：堂佩德罗国王曾亲自前往狱中探视他；卡斯蒂略和其他一些批评家曾把他捧上了天；他曾被封为子爵，如

此等等。1888年，他同安娜·普拉西朵的婚姻合法化，但是他疾病缠身，精神上受的折磨和经济上的困扰使得这位天才作家受到严重的刺激。1890年他双目失明，当他得知恢复视力无望时，便用子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卡米洛的写作题材非常广泛，除小说外，他发表过诗集《启示》（1852）、《一本书》（1866）、《生命的晚霞》（1876）等；文学评论和文学史《文学鉴赏大纲》（1866）、《葡萄牙文学教程》（1879）、《圣米格尔·德·塞依得的晚餐》（1886）等；杂文集《两个小时的阅读》（1861）、《挖掘废墟》（1868）、《马赛克与丛林》（1869）、《不眠之夜》（1875）、《麻醉剂》（1884）、《玛莉娅·达·芳特》（1885）；剧本《休达的圣奥古斯丁教徒》（1848）、《祝福的眼泪》（1862）；故事集《十二桩幸福的婚姻》（1861）、《拉梅戈的夜晚》（1863）等。除此之外卡米洛还有许多译著。

卡米洛的小说生涯可以从1848年算起，虽然他的作品在那个时候只不过是习作式的尝试。这些小说都是刊登在当时的《人民回声报》和《民族报》的副刊上。小说的题材大多是描写浪漫派青年在精神上与社会的矛盾冲突。例如《复仇者的最后一次胜利》、《骨骼》等。作品中的主人公一般也都是浪漫派小说家笔下的典型模式：瘦高身材，被社会腐败所引诱，勾引妇女然后把她们遗弃，或者是一个姑娘在其严厉的父亲威逼之下嫁给一个平庸但富有的男人，最后疯癫、死于痨症、饮恨自尽或成为杀人犯。

1851年，卡米洛出版了他的第一部书——《被逐出教门的人》，据说这部作品是在雨果的《巴黎圣母院》的启发下写成的。1886年，卡米洛完成了他的最后一部小说《泥泞的火山》。卡米洛一生留下了百余部作品，大体上可分为以下几个创作阶段：

创作初期。卡米洛的作品明显地受历史主义和伦理主义的影响，当然也有夸饰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影响。譬如《被逐出教门的人》、《里斯本的奥秘》、《迪尼斯神甫的黑书》等。

19世纪50年代中期。此时卡米洛的文学风格基本形成。他的

系列作品《现代舞台》(1855—1856)从题目上看颇有点巴尔扎克作品的味道，是现实主义的开端。这类作品还包括：《幸福在哪里?》、《一个有自尊心的男人》、《吉列梅·多·阿马拉尔纪事》等。

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许多小说中爱情的情节更加曲折，节奏更加明快，既运用了他惯用的讽刺手法，也包含有爱情理想主义的成分，还间或加上一些注释说明。例如《主教的女儿》、《主教的孙女》、《河口景观》、《心、头及胃》、《失落的爱》、《幸福的爱》、《一个天使的堕落》、《一个富有男人的罗曼史》、《康达尔的疯女人》、《科尔多瓦山的巫婆》、《莉卡迪娜的画像》、《命中注定的女人》等。

70年代中期前后卡米洛的创作进入晚期。虽然理论上他仍然把现实主义看作绘写人类堕落的图景的重要手段，但事实上他已吸取了一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该如何归纳分类的最佳方式来观照生活，而且他创作初期运用的一些成分又重新出现在作品里，特别是在一些根据某些出版社的意图创作的作品中。当然这种情况在前几个时期也有。他的小说中有过于晦涩的伦理主义东西，也有空洞的“社会”博爱。例如《好与坏》、《咖啡馆的秘密》等。另外他的一些传奇故事也写得扑朔迷离。

卡米洛的爱情小说尽管每一本都内容不同，但往往贯穿一条主线和许多必有的成分。这些作品的风格、节奏、思想倾向、人物心理可以截然不同，但作者始终保持着一种“爱情信念”。他总让男子面对阻碍实现其个人愿望的社会，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斗争精神；对于女性，他总是赋予她们一种高尚的品德（通常都形同天使，偶尔也有恶魔式的女性）。

《失落的爱》是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小说出版后不久即不断再版，连作者本人都不曾料到。据说这本小说是用15天的时间完成的。小说的情节并不复杂，书中一对青年恋人由于父辈们的恩怨成见而不能结合，他们为冲破家庭设置的障碍不惜以死相争，男主角西蒙终因杀人罪被判绞刑，后改判流放印度，死在流放途中。

而女主人公特莱莎则被无情的父亲关进修道院，受尽精神折磨，抑郁成疾，死于修道院内。小说里两个主要人物之间并无太多直接交往，主要靠书信往来交流感情。通过西蒙和特莱莎与各自身边人物的精彩对白，作家既刻画了人物性格，也表现了他们对爱情至死不渝的决心。

这部小说是根据作者一个本家叔父的真实经历撰写的。西蒙·博特略这个名字也是作家在波尔图入狱期间从监狱的花名册上查到的。小说中的其他主要人物也实有其人，而且用了真名实姓。从玛莉亚娜、若奥·达·克鲁斯这些难忘的人物身上，我们看到了作家塑造群众人物，揭示他们纯朴的感情的非凡才能。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葡萄牙的这位著名作家还比较陌生，但在改革开放的今天，随着中葡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益增多，我相信将会有更多葡萄牙文学家和他们的佳作被介绍给中国读者的。

译 者

1992年11月30日

目 录

出版说明

前 言 王全礼 I

失落的爱 [葡萄牙]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作
王全礼译 1

引 言

在波尔图地方法院的档案室里，当我翻阅以前的卷宗时，在1803年至1805年的在押犯案卷的第232页上，看到了如下一段记载：

自称西蒙·安东尼奥·博特略，单身，科英布拉大学学生，里斯本市人，18岁。父亲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母亲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卡尔德劳·卡斯特洛·布兰科。被捕于维塞乌镇作案现场。中等身材，圆脸，栗色眼睛，黑头发，黑胡须，身穿蓝粗呢夹克，斜纹布坎肩，黑白条纹的裤子。

记录人：菲利普·莫列依拉·迪亚斯（签名）

在这页记录的左侧注明：

于1807年3月17日流放印度。

如果我认为18岁的青年遭到流放一定会使读者感到揪心，那也不算过分高估了读者的感情。

18岁！那正是旭日东升风华正茂的年纪！洋溢着蓬勃朝气的心灵尚未梦想累累硕果，还陶醉在百花的幽香之中。18岁！那正是谈情说爱的年纪！从家庭的关怀，母亲的拥抱，姊妹的亲吻到接受一位妙龄少女含情脉脉的抚爱。一朵鲜花正向着他开放，一枝像他一样成熟的，散发着一样芳香的花朵，也处在同他一样的

年华！才 18 岁！……就要远离祖国，远离心上人，远离家庭！从此，再也看不到葡萄牙的天空，再也没有自由，没有兄弟，没有母亲，再也不能复出，丧失名誉，没有尊严，没有朋友！……多么悲惨的生活！

男性读者一定会感到凄伤，而姑娘们，只要你向她们提起这位 18 岁青年的故事，那怕是只言片语，她们也会泣不成声！

他爱过，失意过，最后在爱中离开人世。

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心地善良的，甚至天生就富有神圣的怜悯心的女读者听了这个故事岂能不哭干眼泪？！我的女读者们，所有不幸者的最亲切的朋友，当她们听到这个可怜的青年人，只是因为爱上了将他从充满纯洁无邪的欲望的酣梦中唤醒的第一个女人而失去了荣誉，失去了恢复名誉的机会，失去了祖国，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姊妹，失去了母亲，失去了生命，失去了一切，岂能不痛哭流涕？！

哭吧，哭吧！也许只有这样我才能够对你们说出这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并加以精心描述，让你们读起来既有悲伤之情，又有敬重之意，同时也有满腔怨恨。怨恨，是的……随着时间的流逝，这怨恨不知是否会得到原谅，或者我最好是就此搁笔，放弃写作，既然这个故事会使我厌恶那些生性冷酷的法官，以及他们的那些判决。而我主张他们应该以他们自己的名誉担保，既要反对人们的虚情假义，也要反对他们自己的蛮不讲理。

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德·麦斯吉塔·依·麦内塞斯，是山后省雷阿尔镇最古老家族的世袭贵族。1779年曾任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同年与一位宫廷女官堂娜丽达·特莱莎·玛加丽达·普列西奥莎·达·维加·卡尔德劳·卡斯特洛·布兰科结婚。她的父亲是一名骑兵上尉，爷爷安东尼奥·德·阿泽维杜·卡斯特洛·布兰科·帕雷拉·达·席尔亚，官居要职，当时曾因撰写过一部宝贵的兵法而显赫一时。

这位在里斯本闯荡了十年的外省出身的大学毕业生，情场上一直不甚得意。为了追求漂亮的堂娜玛莉娅一世，不惜耗尽他的钱财。多明戈斯·博特略其丑无比，最后终因财力不济，只好娶了一房门户相当的非长女姑娘。他在杜罗省的财产总共不超过三万克鲁扎多，女方的嫁妆也寥寥无几。不过他不无聪明，大学里，同学们曾为他起了个绰号“钻头”，至今在雷阿尔镇还有人提及，不管是好意还是坏意，钻头和玉米面饼葡萄牙文发音相近，同学们觉得他的粗犷正是因为他家乡多吃了几年玉米面饼所致。

不管怎么说，多明戈斯·博特略总应该有点什么特长。是的，他有。他是一位出色的长笛吹奏手。那时候他的笛子在科英布拉是首屈一指，他曾经在那里靠吹笛子维持了两年的生计，因为当时他父亲为了挽救另一个犯有死罪的儿子，家境入不敷出，只好中断了每月供给他的费用。

1767年，多明戈斯·博特略大学毕业，前往里斯本宫廷法学院深造。这个学院是那些希望涉足法官生涯者的必经之路。那时候，多明戈斯的父亲费尔南·博特略在里斯本颇有声望。他曾投

靠过阿维罗大公，因此，在 1758 年刺杀国王的未遂案中几乎命归九泉。后来这位地方豪绅被洗清了不白之冤，走出了荣克依拉地牢监狱，并得到奥埃依拉斯伯爵的赏识。因为他参与审理了公爵家族同波尔图彭扎丁的平托·科埃略家族的一场官司，致使公爵家族胜诉。说起来这场官司的争执滑稽可笑，却闹得满城风雨。事情的起因是这位波尔图的富绅拒绝把女儿许配给塞巴斯蒂昂·若泽·德·卡尔瓦略的儿子为妻。

我对笛子演奏一窍不通，但这位大学生笛手的吹奏技艺颇受堂娜玛莉娅一世和佩德罗三世的欣赏。这位笛手大概常常扮些怪相来取悦王后，有时候甚至做些滑稽可笑的动作使他的表演出类拔萃。毫无疑问，多明戈斯·博特略经常出入王宫，并从王后的钱包里得到过丰厚的赏金。这笔钱使得这位对地方法官职务梦寐以求的追逐者忘乎所以，不考虑自己的未来，也不在乎什么司法部长，倒是这位部长多次收到了推荐他为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的请求。

显然，他敢于向宫廷女官大献殷勤，不是像路易斯·德·卡蒙斯或者贝尔那丁·里贝罗那样咏诗作词，而是用他那土里土气的散文来表达爱慕之情，软化宫廷女官的铁石心肠，并取得王后欢心。“麻博士”——这是当时多明戈斯·博特略在宫廷里的尽人皆知的译称——终于如愿以偿，同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结了婚。丽达美貌绝伦，即便是到了 50 岁上，其美貌也会不减当年。她没有别的嫁妆，可以说她的嫁妆只是祖辈上的一些名望，他们当中有主教，也有将军，其中一位在我也说不上名字的摩尔人地区被下了油锅。当然这也是一种光荣。说光荣有点热昏头，但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位被下油锅的将军的后代们的名字上常常被加上“卡尔德劳”（意为“大锅”——译者注）的称谓。

宫廷女官同丈夫的生活并不美满，她经常怀念宫廷生活，总也忘不掉宫廷的富丽堂皇和情人们对她的美貌的追求。这一切都因为当时顺从了王后的意愿而一去不复返了。当然这种不谐调的

生活，并没有影响她生儿育女。她先后生下了两男三女，长子曼努埃尔，次子西蒙，长女玛莉亚，次女安娜，最小的女儿用了她母亲的名字，而且也像她母亲一样漂亮。

这位卡斯卡依斯地方法官 1786 年曾在里斯本阿茹达教区活动以图谋取更高的职位；也就在这一年，他的次子西蒙降生人世。他不停地为增加自己财富用尽心计，最后终于被派往雷阿尔镇实现了晋升的愿望。

在距离雷阿尔镇几公里的地方，镇上的贵族们聚集在一起等待着他们的同乡光临。他们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坐轿，坐轿上悬挂着家族的徽章。科列亚·德·麦斯吉塔家族的徽章式样是古老的，但是仆人们的装束却破破烂烂，混在人群中的确有伤大雅。

堂娜丽达远远望见一排坐轿，扶了扶戴在右眼上的金框眼镜，问道：

“我说麦内塞斯，那是些什么人哪？”

“都是些朋友和亲戚，来迎接我们的。”

“在这个山区，我们究竟是处在什么世纪？”宫廷贵妇又问了一句。

“什么什么世纪？！当然是 18 世纪，就像我们在里斯本一样。”

“啊，是吗？我还以为这里的时间停留在 12 世纪……”

丈夫觉出了她在取笑这种场面，这种场面也的确未让他脸上增添光彩。

费尔南·博特略，地方法官的父亲走到欢迎人群的前边，伸手扶住正从轿上下来的儿媳，并把她带到自家坐轿上。

堂娜丽达不注意岳父的脸，而是带着眼镜盯住了他那钢制的皮带搭扣和口袋上的链子。事后，她对人说雷阿尔镇的贵族比里斯本的送煤工还脏。她在坐进丈夫家的坐轿之前，还一本正经的问道，坐这种老古董会不会出什么麻烦。费尔南·博特略向儿媳解释说，他家的轿子还不到 100 年，拉轿子的牲口也不超过 30 岁。

她对当地这些古老贵族的欢迎礼仪——这种礼仪是从该镇创建者堂迪亚斯时代一直沿袭至今——的高傲态度使得欢迎行列中的一些年轻人（12年前他们都还健在）事后对我说：“我们知道她是堂娜玛莉娅一世的女官，但她那种高傲劲儿好像她自己就是王后似的。”当欢迎人群到达阿尔蒙德纳教堂时，教堂的钟声敲响了。堂娜丽达对丈夫说，用钟声来接待宾客可真是既轰轰烈烈，又不用花钱。

他们在费尔南·博特略家的古老宅院门口下了轿，这位宫廷贵妇瞥了一眼这所深宅大院，自言自语地说到：“对于生长在马芙拉和辛特拉，或者本珀斯塔和凯鲁斯的人来说，有一所这样的住宅可真是太棒了”。

几天之后，堂娜丽达对丈夫说，她害怕被耗子吞食掉，这个家就像一个老鼠窝，天棚也快要塌下来了，墙壁冬天也不能御寒，丈夫总不能眼看着娇嫩的、习惯于宫廷舒适生活的妻子活活冻死吧。

多明戈斯·博特略终于被娇妻说服了，并动手为她建造一座小宫殿。但刚一动工，他就感到他们的钱财尚不够建造地基，于是他给王后写信并因此得到了一笔慷慨的资助，使这所宫殿式宅院得以竣工。窗外的阳台就是这位寡居王后给她的宫女的最后一笔馈赠：可以看出，这种赏赐实际上是堂娜玛莉娅一世丧失理智的证明，虽然至今未曾公开证实。

多明戈斯派人到里斯本雕刻了石碑纹章，然而堂娜丽达坚持要把她家的徽章也刻上去。但是已经晚了，因为石碑已经运了回来，法官不可能再花一笔钱去办此事，而且也不愿意惹得常常以自家的徽章自豪的父亲的不快。最后这所小宫殿没有安置家族徽章，堂娜丽达又占了上风。

地方法官在当地有不少显贵族亲。夫人的傲慢甚至在省里的要员面前更加变本加厉。堂娜丽达有不少表兄弟，有些人满足于当她的表兄弟，而另一些人则是妒嫉她丈夫的运气。不过每当她

戴着眼镜高傲地，带着瞧不起的神情看某人的时候，就连最胆大妄为的人也不敢直视她的脸庞。所以有人说，丽达·普列西奥的眼镜是她贞洁的最有警惕性的哨兵，这一点也不奇怪。

多明戈斯·博特略心里明白，自己的功德绝不能满足妻子的心愿，醋意曾经使他不安，但是他克制住了，深怕丽达发觉自己的多疑而感到屈辱，这对她会是一种伤害。这位葬身在摩尔人油锅里的将军的孙女对她的表兄弟们不屑一顾，但他们为了博得她的好感，梳妆打扮，穿戴讲究，骑着名贵的坐骑，招摇过市，摆出一副乡下绅士们不曾见过的骑士风度。

然而，地方法官对于这些都不以为然。对他折磨最大的是他的那面镜子。他承认自己长得太丑陋了，而丽达则像一朵鲜花一样越来越漂亮，这使得他更加心烦意乱。历史上还不曾有过丑陋的丈夫和美貌的妻子之间感情始终不渝的例子。有一件事例总是在折磨着他的记忆，尽管这只是个神话故事，但对他来说确不尽然。这就是维纳斯同火神的婚姻。瘸腿铁匠为了捉拿奸夫奸妇这两个天神而编织的大网常常在他的记忆中出现，而那位丈夫的耐性也使他感到吃惊。他曾暗自思量，那怕是真的揭开了这张背信弃信的面纱，也用不着埋怨朱庇特，更用不着对丽达的表兄弟们设置捕鼠器。至于路易斯·博特略的那种曾经把一名少尉军官打倒在地的手枪则到处都可以弄到，但地方法官在理解王国法典方面显出高人一筹的智慧。

这种疑神疑鬼的生活一直持续了六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地方法官终于凭借着亲朋好友的提携，弄到了比他的期望更为优越的职位，他被任命为拉梅戈地方的供应处长官。丽达终于离开雷阿尔镇，在那里留下了她的怀念和人们对她那种高傲、美貌和典雅风度的回忆。她的丈夫也在那里留下了至今尚在流传的笑料。为了不使读者生厌，我只讲其中的两件事。有一次，当地一位农民送给他一头小母牛，为了避免小牛走失，他把老牛也牵来了。多明戈斯·博特略让家人把两头牛都拴进自家的牲口棚，并且说道：

“对，嫁女儿是得把当妈的也陪上。”还有一次，有人为他送来一盘馅饼，托盘是件昂贵的银器，这位法官把馅饼分给孩子们之后，让家人把银托盘收藏起来，还对别人说，他收到一份只值十块钱的馅饼，简直是嘲弄人，但装馅饼的那只托盘的确不错，馅饼只算是陪衬。直至今日，在雷阿尔镇，每当发生类似事情，当地人就会说：“那家伙同‘钻头博士’是一丘之貉。”

对于供应处长在拉梅戈的生活细节我了解不多，只是风言风语地听说一些。堂娜丽达对那个教区的生活感到厌倦，威胁丈夫说要带着五个子女去里斯本，如果他再不调离这个可恶的地方的话。看来，常常以先王在此登基而感到自豪的拉梅戈的地方贵族对宫廷贵妇的这种自负甚是厌恶。他们对博特略·科列亚·德·麦斯吉塔家族的某些人所不齿的德行进行调查，终于发现他曾经在科英布拉靠吹笛卖艺混过两年。

1801年我们发现多明戈斯·若泽·科列亚·博特略·德·麦斯吉塔成了维塞乌地区的司法长官。

大儿子曼努埃尔已经22岁，正在法学院读二年级。西蒙只有15岁，在科英布拉攻读人文学科。三个女儿成了母亲的掌上明珠。

大儿子给父亲写信，抱怨他再也无法同弟弟一起生活了。他为弟弟那种暴虐的脾气提心吊胆。他对父亲说，他越来越觉得生命受到威胁，因为西蒙用买书的钱购买了手枪，并且纠集学校里出了名的捣蛋学友晚上上街寻衅闹事，骚扰市民。地区法官对儿子西蒙大胆妄为甚感吃惊。他对忧心忡忡的妻子说道，这孩子的样子和脾气有点像他的曾祖父保罗·博特略·科列亚，他曾经是山后省首屈一指的勇夫。

曼努埃尔对西蒙的肆无忌惮愈加害怕，于是假期未到他便离开科英布拉回到维塞乌镇向父亲抱怨，并请求父亲为他安排个别的什麼差事。堂娜丽达希望儿子成为骑兵士官生。于是他离开维塞乌镇前往布拉甘萨。他认为自己是地地道道的贵族，成为士官生该不成问题。

然而，西蒙带着考试成绩全部及格的消息回到维塞乌镇。父亲对儿子的才华感到惊讶，出于爱才而原谅了他的浪荡行为。他要求西蒙解释他同曼努埃尔不和的原因。西蒙对他说，哥哥想强迫他过一种修道院式的生活。

15 岁的西蒙看起来像 20 来岁。他体魄健壮，是一位长相很像母亲的美男子，体形也颇似她，但性格却截然相反，在维塞乌的平民中他有自己的朋友和伴侣。如果堂娜丽达对他的交友表示不满，他便用卡尔德劳将军下油锅的故事反唇相讥，有些话使他的母亲十分反感。法官从妻子的眼神里看出了这一点，他对她的不满表示同情，并且开始疏远儿子。他的姊妹们都有点怕他，只有小妹丽达常常同他一起玩耍，听他的话。她曾经用孩子般的言词求他别同那些刻板的人交往。

就在假期将要结束的时候，有一件事引起了地方法官的极大不满。一次，一个佣人去饮牲口，不小心或者也可能是有意地打碎了放在水池边上的几只水罐。水罐的主人们联合起来对付这个佣人并把他毒打一顿。这时候西蒙正好从此路过，他从一辆车子上卸下了一根木棍，大打出手，打得众人头破血流，使本来只是打破了几只水罐的小事一桩酿成了一场流血悲剧。周围的人落荒而逃，因为不敢去招惹地方法官的儿子。但是还是有几个受伤者联合在一起，告到了法官那里。

多明戈斯·博特略对儿子大发雷霆，并下令将他逮捕。堂娜丽达虽然也十分生气，但毕竟是亲生骨肉。她偷偷地塞给儿子一些钱，让他即刻返回科英布拉，以期在那里等待父亲的宽恕。

当法官得知妻子已将儿子放走之后，假装十分生气，并发誓一定要将他从科英布拉缉拿归案。然而堂娜丽达则认为他这是施行粗暴的惩罚，简直是个瞎起哄的愚蠢的法官。多明戈斯·博特略收起了脸上那一本正经的表情，也默认了妻子的指责。

II

西蒙·博特略带着一副年少气盛不可一世的神情从维塞乌镇回到科英布拉。每当他想起自己单枪匹马对付30个提水人的那场值得炫耀的打架的细节时，就显得十分得意。那棒击的声响，一个人被击倒在地上，另一个人从地上爬了起来，满脸是血；又是一下，他一棒击中三人，两个被打趴下，打得他们鬼哭狼嚎，那些坛坛罐罐也被砸得稀里哗啦。他经常陶醉在这些回忆之中。他还不曾在哪一个剧目中见到过身经百战的老将能不厌其烦地回忆起他经历的每一次战斗的战绩，大多最终归于无声无息，即便没有使观众疲惫不堪，也由于自己的无精打采而使观众莫名其妙。

然而，这位情绪激昂的大学生同悲剧中的打手们相比，其危害性和危险性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回忆一定会驱使他去创造所谓新的业绩。那时候的学校也为他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大部分青年人都勤奋好学，他们对新兴的自由论颇为同情，不过这与其说是出于求知的欲望，倒不如说是受感觉的趋使。法国革命的鼓吹者没有能够使他们的惊雷在世界上的这个角落引起共鸣，但学者们的百科全书成了下一代人从1793年的流血事件中吸取毒液的源泉，这一事实几乎是家喻户晓的。靠断头台进行社会变革的理论在葡萄牙也曾有过几个畏葸不前的追随者，但是他们还在观望，看这项任务是否应该由新的一代去实现。除了在手工业阶层内部蕴藏着一种对英国的仇恨，力争摆脱自上个世纪初以来就利用一些卑鄙的、能致人于死地的条约把他们束缚起来的枷锁之外，有许许多多善良的葡萄牙人早就想同法国结成联盟。这些人是一些思维敏捷的思想家，但学术界的追随者则只是对新的事物

颇有兴趣，对思辨的理论则不甚关心。

1800 年的前一年，安东尼奥·德·阿拉乌若·德·阿泽维杜，和巴尔卡伯爵曾先后前往马德里和巴黎谈判葡萄牙的中立问题。各列强沆瀣一气拒绝接受葡萄牙的提议，对于奉送给首席领事的那 1600 万的馈赠，他们不屑一顾。紧接着，西班牙和法国军队便进入葡萄牙领土，而拉弗依斯公爵率领下的我国的部队则根本无法与他们匹敌，因为当时路易斯·平托·德·索乌扎，后来又是巴尔塞蒙子爵一直在巴达霍斯低声下气地进行求和谈判，承诺将奥利文萨割让给西班牙，把英国人驱离我们的港口，以及给予法国几百万元的赔款。

这些事件激发了那些本来就对拿破仑怀有敌意的人的反拿破仑情绪，而另一些人则为同英国断绝关系而弹冠相庆。在这部分人中间，西蒙·博特略成了这所热血沸腾、跃跃欲试的大学里最受推崇的人物，尽管他才只有 16 岁，乳臭未干。米拉波、丹东、罗伯斯比尔、德穆兰以及其他许许多多在大屠杀中以身捐躯的烈士的名字随着歌声在西蒙的耳边回荡，如果谁敢当着他的面诋毁他们，那便是对他的侵犯，他会毫不客气扇他的耳光，甚至当场掏出手枪要他的命。法官的儿子主张葡萄牙应当在血的洗礼重整旗鼓，一定要让暴君之类的七头蟒蛇在民族英雄大力士的棍棒之下再也抬不起头。

这些模仿圣茹斯特地下反对派言论的演说使得一些曾经为他的自由原则鼓过掌的人敬而远之。西蒙·博特略开始讨厌这些学友，而他们则为了挽回自己的声誉向主教和校长告发了他。

有一天，他在山桑广场进行煽动，一些人由于害怕不去参加，而另一些则以种种理由相继离开，忠实的听众所剩无几。当他正在兴头上大谈刺杀国王的时候，学校巡逻队不期而至，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演说家拔出手枪企图负隅顽抗，但校方卫队中的那些膀大腰圆的士兵们早已得知他们有枪支，已经采取了防范措施。于是他一下子被缴了械，并被押送回学校。六个月后，经过父亲和

母亲的亲朋挚友的积极活动，他才出狱。

这个学年读不成书了，西蒙又回到维塞乌镇，地区法官把他叫到跟前严厉地训斥并扬言要把他驱逐出家门，而母亲则总是狠不起来，她为儿子说情，终于又使他同家人一起同桌就餐。

最初三个月，西蒙在习惯上有了惊人的变化。小时候的朋友，他看不起，所以一直少出家门。不是自己待在家里，就是同他特别喜欢的最小的妹妹待在一起。田野、树丛、那些最荒凉的地方成了他的乐园。炎热的晚上，他常常彻夜不归，一直到次日凌晨。凡是见到过他的人都对他那聚精会神的神态和一反常态的待人接物感到惊讶。在家里，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只有叫他吃饭时才肯出来。

堂娜丽达对儿子的这种变态感到忧心忡忡；她的丈夫终于在她的劝说之下，在过了五个月之后，又同儿子搭腔了。

西蒙·博特略有了心上人啦，这是唯一能够解释这位才17岁的青年人性情改变，而且看起来似乎有点荒唐的原因。

西蒙爱上了邻居家的一位年方15的姑娘。姑娘出身名门，家境豪富，而且长相漂亮。当他从她的窗口第一次看到她的时候，就一见钟情。而她对这位邻居心灵中的创伤也并非无动于衷，她也爱上了他，而且是爱得那样认真。

诗人们总喜欢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述15岁上下少女的爱情。他们认为这种爱情既危险又专一，而且至死不渝。一些散文作家也有类似的看法，其实他们都错了。15岁少女的恋爱只不过是一场儿戏，这种爱是对待洋娃娃的。就像是幼鸟离开鸟窝练习飞翔的一次尝试，幼鸟总是紧紧盯着落在不远的树枝上召唤自己的妈妈。第一次尝试引起了对飞翔的热爱，第二次可就要远走高飞了。

然而特莱莎·德·阿尔布凯尔克的爱情却实在是与众不同。

特莱莎的父亲对法官一家积怨颇深，因为他曾在一起诉讼案中由于多明戈斯的反对而败诉；另外，在去年水池旁的那场出了名的打架中，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两个家人被打致伤。因

此，当特莱莎对于父亲的规劝置若罔闻、一意孤行的时候，可以看出她的爱是多么真诚，多么强烈。

两人的热恋在悄悄地、小心谨慎地发展着。他们暗中约会，情意缠绵，三个月未曾被邻里发觉，也未引起各自父母的疑心。他们相互承诺，一定要堂堂正正的生活，将来如果他们有其他财源，他将就业工作来养活她；而她，则希望父亲早一点过世，以便能够把她那一大笔遗产和她的心都奉献给他。真没有想到，西蒙·博特略的性格会如此细腻，而特莱莎在对待物质财富，诸如遗产这类事情上，竟是如此无知！

在去科英布拉的前夕，西蒙·博特略来向满脸泪痕的姑娘道别，突然她被从窗前拉开。惊呆了的小伙子听到了就在刚才不久还在为他们的离别而伤心流泪的姑娘的呻吟，他顿时血往上涌，像一只被关在笼子里的老虎在房间里团团乱转。他由于无法救她而想到了自杀。在那天晚上的后来的几个钟头里，他一直怒火中烧，思谋着报复方案，直到天亮他才冷静下来，几经思量似乎又重新看到了希望。

直到听见人家叫他上路时，他才从床上爬起来，脸色阴沉。母亲见他面色憔悴，便走进房间问他是否生病，并劝他如果发烧的话，暂缓启程。然而，西蒙思虑再三，还是觉得去科英布拉方为上策，在那里等待特莱莎的消息，然后再偷偷回来与她相会。他的想法十分明智，如果他再不走，特莱莎的处境将更加困难。

西蒙走到院子里，先拥抱了母亲、姐姐和妹妹，然后吻了父亲的手。此时父亲又对他提出了严厉的警告，如果他再度胡作非为，定将他永远驱逐出家门。就在他将要踏上马蹬上路的时候，他看见身旁一个乞讨的老妪向他伸出手来，似乎在向他乞求施舍，然而手中却有一张纸条，小伙子吃了一惊。他在离家几步远的地方，迫不急待地打开了纸条：

我父亲说，因为你的缘故，要把我关进一个修道院

里去。因为爱你，我准备承受一切，别忘记我。你到修道院会找到我的，要么就到天堂找我。我永远是你的心上人，永远忠实于你。你到科英布拉去吧，我的信会送到你那里去的。在第一封信中，我将告诉你，你应该以什么名义来回答你可怜的特莱莎。

这位大学生的变化令整个学校惊叹不已。如果他不在教室上课，其他地方就别想见到他。在过去的朋友中，只有几个比较明智的、过去就曾规劝过他要他走正道的朋友同他还有来往。他们在他被禁闭的六个月中曾经探望过他；在他父亲断绝供给，母亲大大减少了对他的接济时，曾给予他鼓励和物质帮助。他刻苦学习，好像他要以此来建立起未来的信誉和他理所应得的职位的基础，这样，将来他就足以体面地养活他的妻子。这个秘密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只是在信中告诉了特莱莎。也只有在写这些长信的时候他才能放下书本稍事休息。多情的姑娘一封接一封给他写信，并且告诉他，父亲说要把她送进修道院的威胁纯粹是一种恫吓，她对此毫不害怕，因为她父亲离开她将无法生活。

这种激励使他更加热爱学习。在第一学年中，西蒙总是被叫起来回答难题，教授和同学们都认为他应该第一个受到奖励。

这时候，在布拉甘萨当士官生的曼努埃尔·博特略，奉命调到波尔图，并被批准到大学攻读数学。弟弟发生变化的消息使他感到鼓舞。他到了科英布拉，与弟弟住在一起，发现弟弟沉默寡言，对任何事都漠不关心，这无疑使他的性情变得孤僻和难以相处。他们住在一起的时间不长，后来因为曼努埃尔·博特略爱上了一个有夫之妇，一个亚速尔女人，这种不正经的爱情使他们兄弟从此分手。那位多情的夫人堕入了盲目的情网，撇下丈夫，同情人逃到里斯本，然后又从里斯本转到西班牙。这段插曲的结局我将在书中其他地方叙述。

1803年2月，西蒙·博特略收到了特莱莎的一封信。在下一

信中，我将讲述这次使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女儿不得不
给西蒙写信的意外变故。这封信使得这位因为有了心上人而变得
既有责任感，又有荣誉感，既能对西蒙负责，也能对上帝的负责的
大学生惊讶不安。



章中，我将详述这次使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女儿不得不给西蒙写信的意外变故。这封信使得这位因为有了心上人而变得既有责任感，又有荣誉感，既能对社会负责，也能对上帝负责的大学生惊惶不安。

III

特莱莎的父亲如果能同意两个孩子的婚事，不再与法官彼此仇视或歧视的话，法官家不纯的血缘出身本不足挂齿。但法官对邻居恨之入骨，而邻居也四处宣扬法官家是小贩出身，以此诋毁法官的声誉。法官知道邻居在恶意报复，但仍然装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实际每时每刻都在处心积虑地伺机反扑。毫无疑问，如果不涉及家族荣誉，可能不至于闹到如此地步。看来，博特略·科列亚·德·麦斯吉塔家族只有用枪来了结此事，现在已没有调和的余地了。

有一天，法官的小女儿丽达待在西蒙的房间的窗口，看见邻居家的姑娘在玻璃窗里面，双手支撑额头。特莱莎知道她就是西蒙最喜欢的小妹妹，兄妹俩个长相一模一样，于是她一反常态，去掉了那种人为的冷漠表情，对丽达的注视报以微笑，并向她做了个手势，法官的女儿也向她笑了笑，但一下子就逃离了窗口，因为她的母亲禁止女儿们同邻居家的女人眉来眼去。

第二天，仍旧是那个时候，由于昨天那个友好的手势产生的好感，丽达又来到了哥哥房间的窗口。从那里她看见特莱莎在凝望她，好像正在等待她的出现。她们谨慎地相视而笑，一会儿便离开窗台。从此，两人在各自的房间里，站在窗口你望我，我望你。由于街道狭窄，相互都听得见，所以她们开始低声说起话来。特莱莎与其说是说话，倒不如说是靠嘴唇的动作询问丽达愿不愿意做她的朋友。小姑娘做了个肯定的手势，道了声再见就跑开了。这种短暂的凝目相视连着持续了好几天，渐渐地两个人都有点忘乎所以，竟敢低声交谈，久久不离去。特莱莎谈到了西蒙，向这

位年方 11 的小姑娘诉说了自己的爱情秘密。她说她将会成为她的姐姐，并再三嘱咐对她家里的人千万要守口如瓶。

可是，有一次，她们在交谈的时候，丽达疏忽大意提高了嗓门，结果她们的谈话被她的一个姐姐听见了，并告到了父亲面前。法官把丽达叫来，用恐吓的手段迫使她说出了特莱莎对她讲述的一切。他暴跳如雷，妻子闻声慌忙赶来劝说，但他不顾妻子的阻拦，冲进了西蒙的房间，看见特莱莎正站在窗口。

“听着！”他对面色苍白的姑娘嚷道，“别对我们家的人痴心妄想了，如果想嫁人，就随便嫁给个修鞋匠，那才是你家门当户对的女婿！”

特莱莎没有听完他那粗鲁的训斥便跑开了，她感到恐惧和羞辱。然而法官气急败坏，仍旧在房间里高声叫骂，此时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出现在自家的窗口，于是法官的愤怒变本加厉，他把长期压抑在心头的激烈言辞，一股脑儿全都倒在邻居的头上，使他一时张口结舌。

塔德乌叫来女儿询问，方知这完全是由于多明戈斯·博特略对两个孩子在她们那样的年纪无知交往发火所致。老人原谅了特莱莎的幼稚，劝她以后不要再去那个窗口。

这位本来生性暴躁的贵族现在变得如此随和是事出有因的。他打算在最近把女儿嫁给她的表兄，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巴尔塔扎尔·科蒂纽。他也是望族出身，现在是一家之主。老头子自命不凡地以为摸透了女人的心理，以为柔情是能够使女儿忘记她对西蒙那种幼稚爱恋的最有效的办法。他想，一个 15 岁的少女谈情说爱，至多只要六个月不见面就什么也没有了。这位乡绅想得蛮不错，但事与愿违。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最谨慎的思想家也有留下笑柄的时候，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在行动上。女人的爱情和心思变幻莫测，反复无常，但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处理这类事的时候失误还不多。除了下面这句话外，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格言能指导我们，这句话就是：“在每一个女人身上，都有四

个互不理解的女人的影子，她们都在想着揭露对方。”这句话可以说是一点不假，但还不是万无一失。看起来特莱莎就是个唯一的例外。难道上句话中说的三个女人就不能同第四个——一个15岁的姑娘和睦相处？我也曾这么想，尽管发自特莱莎内心的这种爱情是坚实的，固牢的，然而因为她尚未涉足社会，没有在厅堂中设置过祭台，没有经历过另外的求爱者的献媚，也还不曾有过因为心上人不在身边感到空虚而把他同情人相比较。她从凝视她的目光中看到的爱和从那娓娓动听的言词中听到的爱，使她坚信每一个男人都有一颗爱心，而每一个女人，只能有一份爱。曾经有人对我说过，如果有四只香炉的烟雾在特莱莎面前缭绕，使她心慌意乱，她身上会不会出现格言中所说的那四个女人呢？这不容易回答，也没有必要下结论，我们还是继续我们的故事吧。

关于西蒙·博特略，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在法官那次骂街之前或之后都从未在女儿面前说起过一个字。他所做的只是把侄儿从卡斯特罗·达依列镇叫来，提醒他注意自己的言行，让他在特莱莎面前做出一副风度翩翩的求婚者的样子，让人觉得两人相互倾心并已相约百年之好。

至于巴尔塔扎尔·科蒂纽，这种感情已一发不可收拾，但特莱莎的心却因为恐惧和厌恶而凉透了。从卡斯特罗·达依列镇来的这位贵族长子以为表妹的冷淡是源自稳重、天真幼稚和羞怯。他被表妹那种处女的含羞弄得神魂颠倒，他要提前品尝他以为只要稳住定可手到擒来的猎物的滋味。事实上是巴尔塔扎尔根本想不出特莱莎会如何回绝他。有一天，在他的叔叔的唆使下，这个所谓的未婚夫终于鼓足勇气对闷闷不乐的姑娘说道：

“表妹，是该我向你敞开心扉的时候了，你愿意听我说吗？”

“巴尔塔扎尔表哥，你讲话我总是乐意听的。”

这种回答带着厌恶和讨人嫌的口气，使这位贵族感到震惊并动摇了他对表妹稳重、天真幼稚和羞怯的看法。尽管如此，他当时还想说服她，他觉得自己的好心好意不可能用其他方式表达，

于是继续说道：

“我想，我们的心是连在一起的，现在我们的家庭也应该连在一起。”

特莱莎脸色苍白，垂下了眼睑。

“难道我说了什么令你不愉快的话了吗？”巴尔塔扎尔继续问道，特莱莎的冷漠态度使他手足无措。

“你对我说的不可能办到的。”她不慌不忙地回答说，“表哥弄错了，我们的心没有连在一起。我是你要好的朋友，但我从未想过要做你的妻子，也不记得表兄什么时候曾经有过这种念头。”

“特莱莎表妹，这就是说，你讨厌我？”这位贵族长子慌忙打断了她。

“不，先生，我已经对你说过，我十分敬重你。正因为如此，我不应该成为我不能去爱他的一位朋友的妻子，这种不幸不只是我一个人……”

“很好，……我是否可以知道，”表哥又皮笑肉不笑地问道，“谁在同我争夺我的表妹的这颗心？”

“你知道这些又有什么好处？”

“至少我可以知道，我的表妹爱上了另外一个人……对吧？”

“是的。”

“难道感情就那么深，以致竟敢不遵父命？”

“我没有不遵父命，只是这颗心比一个女儿的顺从的愿望更加强烈。如果是违背自己父亲的意愿去结婚，那才是不听父命。但是我并没有对巴尔塔扎尔表兄说过我要结婚，我只对你说我爱上了一个人。”

“表妹，你可知道我对你的说话方式十分惊讶！……谁能想到，你今年方 16 的姑娘竟会如此善于言辞！”

“不只是言辞，表哥，”特莱莎严肃地说道，“这是你应当尊重的感情，因为这种感情是真实的。如果我对你说谎，在表哥的心

目中，我会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不，特莱莎表妹，你讲实话很好，应该言无不尽。那么，你会毫不犹豫地说出你倾心于他的那个人来的，对吧？”

“你干吗要知道这个？”

“非常有用，表妹。我们每个人都有虚荣心。我非常想知道，我是谁的手下败将，他能得到你的垂青而我不能。请告诉我你的秘密，如果你还把你的巴尔塔扎尔表哥当成亲密朋友的话，那就对他说吧！”

“如果这样，我可不能……”特莱莎笑着回答说，也像他一样拉长了每个音节。

“难道连对我这样的朋友也不愿讲吗？！”

“如果表兄不原谅我的这种真诚，从今往后，我们就不再是朋友了。”

“恰恰相反……”他用掩饰得不甚高明的嘲弄的口吻说道，“恰恰相反，……我将向你证明我是你的朋友，如果将来你同一个并不配你的可怜虫结婚的话。”

“结婚！……”她打断了他的讲话，但巴尔塔扎尔立刻抢过话头，说道，“对，同某一位出了名的醉鬼或棍棒打手结婚，一位对付取水者的勇士，优秀的骑手，被关在科英布拉监狱中虚度学年的人。”

显然，巴尔塔扎尔对特莱莎内心的秘密了解得一清二楚。他的叔叔可能在把女儿许给他做老婆之前，同他讲过他表妹的孩子气，这很自然。

听了表哥那些冷言讽语，特莱莎站起身来，不屑一顾地回答道：

“巴尔塔扎尔表哥，你没有什么话再对我说了吧？”

“我还有话，表妹，请你再坐一会儿。你不要以为同你讲话的是一位不得意的失恋者。请相信，你是在同你最亲近的一位亲戚、一位最真诚的朋友、你的人格和财富的最坚强的护卫者谈话。我

知道，表妹你置自己父亲的意愿于不顾，一而再，再而三地同法官的儿子通过窗口幽会。我对此事并不计较，我只当这是像你这样年纪的女孩子家的一种儿戏。两年前，就是我在科英布拉读书的最后一年，我就看透了西蒙·博特略。我回来之后，曾经有人告诉过我，说你对这位大学生有爱恋之情。我对小表妹的好心肠甚为惊讶。后来，我知道你的天真无邪能够成为你的保护天使。现在，作为你的朋友，当我看到你仍然被你那位邻居的不怀好意所迷惑，我甚感痛心。你难道不记得西蒙·博特略在当地干的那件人所不齿的事了吗？难道你没有看到你们家的佣人被那个混蛋打得头破血流吗？难道没有人对你说过，他在科英布拉，酒足饭饱之余手持凶器沿街骚扰，无耻地向贵族，向国王，甚至向我们父辈的教义宣战吗？表妹难道对这些一无所知吗？”

“有些事我是不知道，而且也不乐意知道。自从我认识西蒙以后，他并没有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丝毫不快，我也没有听到有人说过他坏话。”

“所以，你就相信，西蒙一反常态是因为有了你的爱？”

“我不知道，也没有这样想。”特莱莎厌恶地反驳说。

“你别生气，表妹。我最后再向你说几句话：只要我活在世上，我就要为把你从西蒙·博特略的魔爪下拯救出来而竭尽全力。你父亲如果一旦不在，那就由我作主。如果法律不能保护你免遭这个恶魔的骚扰，我将会使这位勇士看到，那次他对取水者的胜利并不能遮盖他将被从我叔叔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家中一脚踢出去的沮丧情绪。”

“这么说，表哥是想操纵我啦？”她气愤地问道。

“我是想引导你，当你的理智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清醒些，对于你的命运，我将不再操心。我不再打扰你了，表妹。”

巴尔塔扎尔离开后便去找他的叔父，简要地向他转述了他们谈话的内容。女儿的大胆使塔德乌感到愕然，刺伤了他的心，也触犯了他为父的尊严。他想直奔她的房间，狠狠地揍她一顿。但

巴尔塔扎尔拦住了他，并提醒他，如果采用暴力可能会使这场危机一发不可收拾，成为特莱莎离家出走的理由。父亲只好强压怒火，冥思苦想。几个小时以后，他把女儿叫来，让她坐在自己跟前，严肃地不容反驳地对她说，让她同表哥结婚是他的意思，然而，他现在已经知道他的女儿意愿不是这样。他又说，他不想强迫她，但是也绝不会同意她毫不顾及自己父亲的尊严去委身于父亲最大的仇人的儿子。他还说，他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如果失去女儿的爱那他也会更快地落进坟墓，女儿在他面前也就不复存在了。最后他问女儿，她是否愿意到一座修道院去，在那里等待父亲的亡故，以便以后成为一个她自己可以自行其事的可怜虫。

特莱莎哭着回答说，她愿意进修道院，如果这就是她的父亲的意愿的话，但是她乞求父亲，不要因为担心女儿会做出什么丢脸的事，或者因为违反了父亲的意志而剥夺自己陪伴父亲的机会，也不要剥夺自己对父亲应尽的爱。她向父亲许诺，除了父亲，对于所有的男人来说，她已经不在人世了。

塔德乌听完女儿的诉说，一言不发。

IV

特莱莎的心思不能吐露。读者一定想知道她内心的真情吧！

对于细心的读者来说，上一章的那番对话已决定了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女儿的一生。她是个刚强的女人，有个性，爱情更增强了她的傲气。她有办法摆脱无谓的烦恼，如果这些烦恼是因为女儿的选择违背了父亲考虑欠周而又固执己见的意志而引起的话。因此对他耍些手腕或者两面手法（如果你想这样说，大概不算是伤害吧），确切点说，应该算是一种机巧。特莱莎业已想到，凭忠诚老实在她的人生大道上每走一步，都会遇到阻力，而最美好的目标要想实现，必须通过与诚实和坦白无缘的崎岖小路。这种狡猾对特莱莎这般年纪的、没有生活经历的少女来说是够罕见的啦，但是，我们小说中的女主人公绝非等闲之辈。根据我手记上的材料她是一位出类超群的女性，在这次不幸事件中，她所赢得的盛誉足以使我相信她的与众不同。

从她写给西蒙·博特略描绘上述场面的那封信中可以看出，维塞乌镇的这位姑娘之所以屈从父亲，还是为了着眼未来。这样既可以避免过修道院中的寂寞生活，又可以避免公开违抗父命，与老头子闹翻。在写给大学生的信中，她删去了巴尔塔扎尔表兄的威胁之词。如果她把这些话告诉博特略，小伙子准会不顾一切地从科英布拉赶回来，摧毁这些限制，因为在他身上不乏勇气和胆量。

但是，使西蒙吃惊的还不是这一封信。

对于特莱莎来说，天空似乎是风平浪静。父亲既不提修道院，也不再提及婚事。巴尔塔扎尔·科蒂纽已回到了他在卡斯特罗·

达依列镇的城堡。平安无事的姑娘每星期都把这些好消息告诉西蒙；西蒙则把内心的幸福同精神上的财富融合成一体，发奋学习，彻夜不眠，构筑着他未来荣誉的大厦。

1803年6月的一个星期天，天刚破晓，特莱莎被叫去陪同父亲上教区教堂做首场弥撒。姑娘慌忙穿好衣服，见父亲正在前厅等她，情绪非常之好，还问女儿是否愿意让父亲度过一个幸福的晚年。特莱莎用沉默代替了回答。

“你今天就要出嫁，做你表兄巴尔塔扎尔的妻子了，我的女儿。你必须无条件地听从父亲的指引，一旦迈出了这艰难的一步，你将会懂得你的幸福只有用暴力才能施加于你。但是，你要明白，我亲爱的女儿，父亲的暴力永远都是爱。我对你宽容和温厚是一种爱；另一种爱就是用体罚的手段，用修道院森严的制度，也许还要用剥夺你的巨大的财产继承权对你的违抗进行压服。当然，我不会这样做的。我希望时间能唤醒你的理智，当我看到你摆脱了那个撞击你幼稚心灵的魔鬼的淫威时，我会感到心满意足的。这次婚事，我又没有听取你的意见，因为我担心提及往事会影响我的好女儿的兴奋情绪，使你不能带着这种情绪来拥抱你的父亲，感谢他的谨慎，因为他尊重了你的个性，一直等待着你回心转意的时刻。”

特莱莎一直迎着父亲的目光，但是却那样心不在焉，她只听见了他开头说的几句话，后面的话一句也未听进去。

“特莱莎，你不愿意回答我吗？！”塔德乌抓起女儿的手抚摸着，又接着问道。

“我一定要回答你吗，我的父亲？”她轻声地说。

“你答应照我的要求去做吗？你能使我所剩不多的日子充满快乐吗？”

“父亲是要用我的牺牲来换取你的幸福吗？”

“不要说牺牲，特莱莎……明天的这个时候，你的灵魂将会发生变化。你的表哥德才兼备，是一个温顺的人。无论论财产，还

是学识或者品德，他都会成为一位出色的丈夫的。”

“在我拒绝过他之后，他还会要我吗？”她痛苦地带着讥讽的语气问道。

“他很痴情，我的女儿……而且，也很自信你一定会非常爱他……”

“我永远讨厌他，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现在我非常厌恶他。我从未想过会对他有如此恶感！父亲……”她接着说道，“你杀我了吧，但是不要强迫我嫁给我的表兄。采用暴力，我看没有必要，因为我不结婚！……”

塔德乌脸色骤变，气急败坏地说道：

“你非结婚不可！是我要你出嫁的！是我！……只要你说半个不字，你将永远没有出头之日，特莱莎！你就在修道院等死吧！这个家将归你的表哥所有！任何卑鄙的人都休想在我祖辈的地板上立足。既然你这样厚颜无耻，那你就不再属于我了，也不再是我的女儿了。你不能承袭这个高贵的姓氏，这个姓氏第一次受到你所爱的那个混蛋的父亲的肆意辱骂。你这个可咒的！进那个房间去，等着我把你送到一个永远不见天日的地方。”

特莱莎站起身来，没有泪水，从容地走进自己的房间。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去找他的侄子，对他说道：

“我无法将女儿嫁给你了，因为我已经没有了女儿。这个贱货，我只能这样叫她，自甘堕落，对我们来说她已经不存在了。”

巴尔塔扎尔在他叔父眼里可算是个才子，唯一的缺陷就是太缺乏勇气了。这位表兄在爱情上打伏击的企图失败之后，又对老人说他要使叔父摆脱由于西蒙·博特略夺走了女儿的心给他造成的困扰。他不同意把表妹关进修道院，争辩说这样做公众中会生出许许多多流言蜚语。他劝叔父就让她待在家里，等着法官的儿子从科英布拉赶回来。

巴尔塔扎尔的话，说中了老头子的心事。特莱莎对父亲的一反常态的心平气和感到意外，觉得这里面大有文章。她写信告诉

西蒙，对于所发生的事，她没有做任何隐瞒，甚至连以前她曾经删去了的巴尔塔扎尔的那些威胁言辞也一并告诉了他。信的末尾，她向他诉说了自己的担心，可能会有什么新的暴力计划正在蕴酿之中。

大学生在读到有关威胁这一段落的时候，两眼模糊，再也读不下去了。他浑身颤抖，额头上青筋暴起。这并非是因为那颗热恋的心受到惊吓，而是他那高傲的秉性使他热血沸腾。直接到卡斯特罗·达依列镇去，就在特莱莎的表兄家里把他宰了。这是仇恨的怒火使他产生的第一个念头。在这个念头支配下，他外出租了马匹，又回来穿好制服。他已经准备就绪。现在，每一分钟的等待都使他焦躁不安，歇斯底里。马匹迟迟不来有半个时辰光景，在此期间，他心爱的天使身着节日盛装（同他在想像中为特莱莎穿戴的一模一样）前来问安，提起了那些值得怀念的时光，以及那一天他在谋取功名的路途上寻找她，得到她许诺爱情令他欣喜若狂的那个时刻。他手不释卷，刻苦攻读，好像每一本书中都有描绘他的心上人的篇章，读过的每一页书中，都有特莱莎的情影出现，使他能够克服继续阅读的厌倦情绪和抑制感情上的一种焦灼不安的本能冲动。“难道一定要这样结束吗？”他靠在书桌上，双手托住脸庞，苦苦思索着。“就在不久之前我还是如此幸福！……幸福！”他重复道，突然一跃而起，“如果这种威胁不受到惩罚，带着这种羞辱，谁又能够成为一个幸福的人呢？！……但是，我将要失去她！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会像一个杀人犯那样逃亡，而我的父亲将成为我的第一个敌人。特莱莎也一定会因为我的复仇行为而惶惶不安……那些威胁的话只有她听到了，如果我在特莱莎的心目中真是像那个混蛋骂的那样下流，也许她就不会重述那些话了……”

西蒙·博特略又把来信读了两遍，在读第三遍的时候，他反而觉得这位心怀嫉妒的贵族的那些恐吓言辞并不那么伤人。特莱莎信中的最后几句话，事实上排除了对他人品的怀疑，只是他的

傲气使她备感忧虑。那是些情意缠绵的言辞，是对她心爱的人的恳求，以补偿过去和今后的一些不快，是对未来的憧憬和新的海誓山盟，以及一些感人肺腑的怀念之词。

当脚夫来敲门时，西蒙·博特略已经不再想杀死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那个人了，但是，他还决定回维塞乌镇。晚上进去，先躲藏起来，然后再设法去看望特莱莎。不过，他还没有藏身的地方。如果住进旅馆，很快就会被发现。他问脚夫在维塞乌镇认识不认识什么人，他想在他家中躲藏一两个晚上，而不必担心被人告发。脚夫回答说，他有一个表兄，是个铁匠，住在离维塞乌镇只有一二里路远的地方，在维塞镇上他只认识几个小店老板。西蒙觉得脚夫的亲戚可以利用，于是他送给脚夫一件皮夹克和一块红色丝绸做为礼物，并答应送给他更多的东西，如果在他这次为爱情的奔波中脚夫能够帮上大忙的话。

第二天，西蒙便到了铁匠家。脚夫向他的亲戚交待了这位大学生来此的目的。

西蒙·博特略被悄悄地安顿下来。与此同时，脚夫赶往维塞乌镇，给住在一条偏僻小巷里的乞丐老太婆送去一封信。老乞丐详细询问了写信人的情况，然后走出门去，并让来人稍等片刻。不一会儿，她带来了回信，脚夫马不停蹄地赶回去。

回信令人兴奋不已。特莱莎未加考虑就告诉西蒙，那天夜里要庆祝她的生日，亲朋好友要在她家里聚会。她告诉他11点整，她到花园为他开门。

大学生本不曾抱这样的奢望。他原来只求她从她房间的临街窗口同他说几句话，这是他估计的最好结果，而且还担心连这点心愿也未必能够实现。握住她的手，感觉到她的呼吸，也许还可以拥抱她，大胆地吻她一下，这些期望其实是最普通的最正当的欲望，已使他欢喜若狂。他初次品尝到人间喜剧中内心的欢乐与恐惧，这些都是人类天生的感情。

到了动身的时候，西蒙有点害怕了，他告诫自己不要胆怯。他

还不了解生命的魅力，灵魂中最神圣的时刻正是这种莫名其妙的感情冲动。每一个男人，即便是心理成熟较晚的人，这种冲动也随时会在生命的某个时节发生，一生至少都会有一次。

11点整，西蒙已经靠在花园大门上等待开门，脚夫则牵着马在附近等候。远处大厅里传来的音乐声使他感到莫名其妙，因为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家里的聚会使他感到惊讶。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从未听到这所院子里有过音乐声。如果他知道这一天是特莱莎的生日，也许就不会对大厅里传出来的奇怪的欢笑声那么惊诧了。那间大厅以往总是关得严严实实的，就像举办丧事似的。西蒙在漫无边际的幻想中仿佛看到几只飞龙，一会儿呈现黑色，一会儿又变成半透明的，在他所爱恋的人的周围盘旋。当爱情产生幻觉时，这些幻觉是美是丑就没有什么标准可言了。西蒙把耳朵紧贴在门栓处，但他听到的只是笛声和心脏激烈跳动的声音。

巴尔塔扎尔坐在大厅里，为了对他的表妹进行报复故意装出一副冷漠的表情。但这位贵族的姐妹们以及家中的其他亲戚却不让特莱莎有喘息的机会。年轻的姑娘和年长的妇女们轮番对她进行说和，劝她同表兄言归于好，让她那日日夜夜都在向上帝祈祷的可怜的老父亲在闭目之前能得到一点欢乐。特莱莎回答说，她对表兄并无恶意；也不想伤他的心。她是她的朋友，而且将永远是她的朋友，只要他能让她的心自由自在。

她的父亲对这次晚会期望甚大。有几位自作聪明的亲戚劝他说，最好举办一些适合她那个年龄的活动让她高兴，给她机会，让她把总是集中在某一点上的注意力分散到虚荣的本能所关心的事情上，这样爱情的力量就会逐渐被打破。他们劝他多举办一些小型聚会，或者在自己家，或者在亲戚家，让特莱莎多接触一些人，让更多的男人向她求爱，让她觉得只同一个说得来的男人或者她认为是出类拔萃的男人交往是不值得的。老贵族愿意照他们的这些说法去做，但真要做起来却困难重重。他对付女人有他自己的一套办法。他曾经放荡不羁 30 余年，而现在他只想过一种节俭而平静的生活。特莱莎的生日还是第一次办得如此热闹。这位长女终于领略了什么是宫廷歌舞，什么是得奖游戏。这些游戏都是在歌舞的间隙中用来活跃气氛的，既不使身体感到疲倦，又可使精神上得到放松。

但是特莱莎有点儿不安起来，她无法分享她的客人们的欢乐。自从 10 点的晚钟敲过之后，晚会的皇后似乎对争先恐后向她献媚的男男女女有点心不在焉了。巴尔塔扎尔·科蒂纽注意到了表妹

的不安，自谦地认为可能是他的冷淡使她觉得受到伤害。这位卡斯特罗·达依列地方的贵族长子宽宏大量不记前嫌，脸上带着一副严肃的痛苦的表情走到特莱莎跟前，请她原谅他的冷淡。他说自己就好比一座火山，外表虽然被冰雪覆盖，但里面却是热流翻滚。特莱莎坦率地回答说，她并没有意识到表哥的冷淡，她把一位姑娘叫到自己身边作伴，以防止火山喷发。过了一会，她站起身来，走出大厅。

10点3刻，特莱莎一直向花园深处走去。她打开了花园后门，因为没有见到人，又急忙返回大厅。然而，就在她正要走上花园通向宅院的台阶时，从她离开大厅就一直尾随监视她的巴尔塔扎尔·科蒂纽走到面向花园的一扇窗子跟前，想从远处观察她的一举一动，见她折回，便抽身从侧门与特莱莎同时走进大厅。几分钟之后，她再次离开大厅，她的表兄也尾随其后。特莱莎在走过台阶的平台时，听到了远处的马蹄声。这声音巴尔塔扎尔也听到了，同时也注意到，表妹害怕被人看见，害怕被人从她的白色的上衣上认出她来，用了一条披肩或者纱巾罩在身上。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贵族跟在离她几步远的地方，以避免被人发觉。然而特莱莎恐惧地向周围瞥了一眼，还是瞅见了一条人影在躲闪。她感到害怕，返身往回走，披肩也掉在地上，当她走进大厅时有些气喘吁吁，脸色苍白。

“你怎么啦，我的女儿？”父亲问道，“你已经出去两次了，怎么如此慌张！你不舒服吗，特莱莎？”

“我有点头痛，需要不时去呼吸点新鲜空气……没什么，父亲。”

塔德乌信以为真，他对客人说他的女儿有点头痛，但是没有将此事告诉他的侄儿，因为他没有遇见他，知道他不在大厅。

特莱莎也发觉表兄不在大厅，便装出一副要去找他的样子。老头子对此十分满意。她走进花园，直奔门口，西蒙正在那里等她。她打开门，焦急不安地只说了一句话：

“赶快离开这里，明天这个时候再来……快走，快！”

西蒙听到这里，瞥见一个人影，溜着花园的围墙向他靠近。脚夫先看见了这个人影，向西蒙发出了信号，然后他把马的缰绳栓在石头上，以便在大学生对付不了对手时能腾出手来帮忙。

西蒙·博特略站在原地未动，巴尔塔扎尔也在离他几步远的地方停了下来，脚夫悄悄地插到了路的中间。他的雇主曾提醒他不要靠得太近，而他自己却走近来人，扳开了两支手枪的机头，向他发问道：

“这儿又不是路，你想在这儿干什么？”

贵族没有回答。

“看来我得用子弹撬开你这张嘴巴了。”西蒙又说道。

“我在这儿跟你有什么关系！？”巴尔塔扎尔说，“如果我像阁下一样在这儿有自己的秘密，难道非要向阁下供认吗？！”

西蒙略加思索，反驳道：

“在这座围墙里只住着一家人，而且只有一位女性。”

“但今天晚上，这所宅院里有40几位女士，”特莱莎的表兄反唇相讥道，“如果阁下在此等候某一位，我可以等另外一位。”

“你是谁？”法官的儿子又盛气凌人地问道。

“我并不认识向我发问的人，也不想认识。就让我们各自隐名吧，晚安！”巴尔塔扎尔·科蒂纽说完转身就走，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一把剑，他们两个人，两支手枪，有什么办法呢？”

西蒙·博特略翻身上马，向铁匠家奔驰而去。

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侄子走进大厅，神情上没有流露出任何变化。他看见特莱莎正在乜斜自己，于是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以便把她稳住。可怜的姑娘焦急地盼望着能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当看到第一家人动身离去的时候，她按捺不住心中的高兴。这家人一走一定会带动其他的人。但是卡斯特罗·达依列的贵族和他的姐妹们却没有离去，他们要在叔父家里住下，并准备在维塞乌逗留八天。

这天晚上，特莱莎彻夜未眠，她给西蒙写了封长信，诉说她的恐惧，请他原谅没有提醒他有舞会的事。当时她听说他要来，太高兴了，有点忘乎所以。至于第二天晚上的约会计划，信上没有提到有什么变动，这一点使得这位大学生心神不定。他认为，那个人影就是巴尔塔扎尔·科蒂纽，特莱莎的父亲一定知道了那天晚上的事。

西蒙先写信向她讲述了同那个不愿留名者之间发生的事，然而他既怕惊吓特莱莎，又担心约会告吹，只好又另写一信；信中丝毫没有流露他可能被人暗算的恐惧，也没有提及他的名誉可能遭到诋毁的担心。在西蒙·博特略看来，这才是他做为一个无所畏惧的情人应有的品德。

这一天，大学生真有点度日如年。他时时刻刻都在考虑，如果那个要对他的傲慢挑衅伺机报复的人就是巴尔塔扎尔·科蒂纽的话，这次冒险前往可能会招致杀身之祸。但是，就他自己来说，他不能不想到这一点并非出于胆怯而是谨慎。

铁匠有一个女儿，年方 23，体态匀称，脸蛋儿很漂亮但略带愁容。西蒙总是见她久久盯着自己，便问她为什么要用这样忧郁的眼神看他，玛丽安娜脸色绯红，露出一丝苦笑，回答说：

“不知道为什么我心里总觉得阁下要出什么事，您将遭到某种不幸……”

“姑娘请不要这样说，”西蒙反驳说，“我生活中的一些事情你还不了解。”

“有些事……我知道。”她说。

“听脚夫说的吗？”

“不，先生。因为我父亲认识阁下的父亲，也认识您。刚才我听我父亲对我的表叔，就是同您一起来的脚夫说，有迹象表明，您可能要碰上不幸的事……”

“为什么？”

“因为您爱上了维塞乌的一个女贵族，而她在卡斯特罗·达依

列镇还有一个表兄。”

西蒙对自己的隐私已被张扬出去甚感惊讶，正当他想打听这两个家庭之间过节的详情时，铁匠师傅若奥·达·克鲁斯走进他们正在谈话的过厅。姑娘听到父亲的脚步声，迅速从旁门走了出去。

“恕我冒昧，”若奥师傅一边说，一边把过厅的两扇门都关上，然后坐在一只大木箱上。

“我说，少爷，”他继续说道，一边把捋起的衬衣袖子放了下来，在粗壮的手臂上艰难地扣上扣子。“原谅我穿着衬衣来找您，我没有找到外套……”

“行了，若奥先生。”大学生没有让他再说下去。

“是这样，先生，我欠您父亲一份情，欠那位上等人的一份情。有一次，就在我家门口发生了一起事故，当时我正在给一匹母马上马掌，一个脚夫牵的一头骡子踢了这匹母马一蹄子，说来也巧，正好把母马的一条腿从跗骨处踢断。”

若奥·达·克鲁斯在他的腿上比画着马腿骨折的位置，继续说道：

“我当时手里拿着一把锤子，我忍不住照着骡子的头部就砸了下去，这畜牲一下子就倒在地上。卡尔桑的那位脚夫也是一条莽汉，他从驮架上抄起大枪，不由分说，便朝我开了一枪。‘喂，你这疯子！’我对他说，‘你没有看见你的骡子把我这匹马踢残了吗？主人说这匹马值20个金币，我得掏钱，就因为我把你的骡子打死了就向我开枪吗？！’”

“他打中你了吗？”西蒙插嘴问道。

“打中了。但是阁下知道，他没有把我打死，只是在我这条左胳膊上穿了两个洞。于是我走进屋里从床头取下马枪对准他胸脯就是一枪，脚夫跌倒在地，一声没吭就一命呜呼了。我被抓住送到维塞乌，三年前您父亲来这里出任法官时，我还关押在那里。这里有许多人同我做对，他们说我应该上绞架。监狱中，一个正在

服刑的犯人对我说，法官大人信奉圣母，十分虔诚。有一次，他同家人一起去做弥撒的时候，我走上前去对他说：“法官大人，看在圣母的份上，请阁下亲自提审我，让我当面向阁下解释我的罪过。”阁下的父亲吩咐书记官记下了我的名字。后来有一天，我被带到法官跟前，向他诉说了一切，还给他看了我胳膊上的伤疤。您的父亲听了我的陈述，对我说：“你可以走了，我会尽力而为的。”后来，少爷，当许多人都说我要在自己家门口被绞死的时候，我却被释放了。所以，您说说，我该不该向您父亲下拜？！”

“若奥先生是应该感激他，这毫无疑问。”

“现在您听我继续说下去。我干铁匠之前，曾经在卡斯特罗·达依列的贵族家当过长工，这个贵族就是巴尔塔扎尔先生，您认识他吗？大概认识！”

“我听说过这个名字。”

“是他给我出资十块金币让我成家立业。但是，谢天谢地，我已经还清了债务。大概在六个月前，他派人把我叫到维塞乌，对我说，如果我能为他办成一件事，他给我30元钱。‘阁下想让我干什么事。’我问。他对我说，他想要我去结果一个人的性命。当时我心里就犯嘀咕，因为说实在话，我觉得一个急于杀掉另一个人的人一定不是名正言顺的杀手，对吧？”

“肯定不是……”西蒙回答说，并已猜到了故事的结局，“那么谁是他要杀的人呢？”

“那个人就是阁下您……”铁匠惊诧地说，“您好像一点也不害怕！”

“若奥先生，我从来就无所畏惧。”大学生平静地说。

“可我吃惊不小！”

“看来，你没有接受这份委托，”西蒙又说。

“没有，先生。当时，我一听说他要我杀害的人是谁时，我就想揪住他的脑袋往墙角上撞。”

“那么，他没有对你说要杀害我的理由吗？”

“没有，我的少爷。我告诉您吧。上个星期，当我得知巴尔塔扎尔先生（这个准挨雷劈的）离开了维塞乌，我就去找法官大人，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法官大人思考片刻，然后对我说……阁下请原谅我把当时您父亲对我说的话原原本本告诉您。”

“请说吧。”

“您父亲开始揉了揉鼻子，然后对我说：‘我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那逆子西蒙稍有廉耻的话，决不会再看这个杀人凶手的表妹一眼。这个混蛋还以为我会让我的儿子娶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女儿！……’还说了一些什么事，我已经记不得了。因此我就知道了这一切。现在阁下来到我家里，昨天夜里又去了维塞乌，请原谅我这种担心，阁下去同那个姑娘约会，我曾经考虑要不要跟您去。但是，既然我表弟去了，他一个能顶仨，我也就放心了。他对我讲了阁下在姑娘家的花园门口会面的情景。如果您再去，西蒙先生，一定要做好准备，以防不测。我知道阁下并非胆小怕事的人，但还是要做到有备无患。要不我也去，一切听从您的吩咐。我打死脚夫的那杆枪还在，有人说这种枪在水下也能射击。但是，如果阁下愿意听听我的意见，最好是不要夜闯民宅。如果您想同她结婚，您先去请求您的父亲答应您娶她，其余的事就由我包了。只要她愿意，一眨眼的功夫，我就能让她骑马而去。马我这里有，到那时候，她的父亲和她的表兄就只有望洋兴叹了。”

“谢谢你，我的朋友。”西蒙说，“当我需要的时候，我会求助于你的。但今天晚上，我必须去维塞乌。既然昨天已经过去一次，如果再发生不测，只能随机应变了。我相信你，我们一定会成为朋友的。”

若奥·达·克鲁斯师傅没有再说什么，他回去把枪机仔细检查了一遍，一边同表弟就一些应该严加防范的事情商量对策。然后把子弹退出来，又换上了几发特制弹头， he 把它们称之为“混蛋的花生米”。

这时候，铁匠的女儿玛丽安娜走了进来，对西蒙·博特略温柔地说：

“真的一定要吗？”

“要去，为什么不呢？”

“愿圣母保佑您吧。”她一边说，一边迅速退出房间，以免被人看见她在流泪。

VI

那天晚上 10 点半的光景，三条人影聚集到了一向很少有人涉足的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家的花园门口。大门开着，他们在那儿停留了几分钟，一边议论一边比比划划，其中一个人在发号施令，另外二个人洗耳恭听，未加反驳。这时候，他对他们两个中的一人说道：

“你最好不要离这扇门太近，如果人死在这里，马上就会怀疑到我或者我叔父杀害的。你们俩要相互离开一点，要注意听马蹄声；然后赶紧迎上去，要在离这儿远一点的地方开枪。”

“但是……” 其中一人说道，“他昨天骑马来的，谁会通知我们今天他是否步行？”

“真的！” 另一个补充说。

“如果他步行到此，我会设法通知你们，让你们跟踪他，然后下手。但是，一定要离开这儿远一些，你们明白吗？” 巴尔塔扎尔对他们说道。

“是的，先生。但是如果他是从他父亲家里出来，然后又回去，我们来不及下手怎么办？”

“我已经说过了，我绝对有把握他不住在父亲家里。别再罗嗦了，你们到教堂后面藏好，别打瞌睡。”

两个人离开之后，巴尔塔扎尔又靠在墙上待了一会儿。10 点 3 刻的钟声敲响了，他把耳朵贴在门上，当听到特莱莎踩在干树叶上发出的沙沙声响时，便急忙躲了起来。

靠在墙上的巴尔塔扎尔刚刚离去，一条人影大步流星地出现在另一端。他没有停步，从身影上可以看出这是一个男子。他绕

教堂转了一圈，保持着离教堂 200 来步的距离。他发现在圣堂的拐角处有两个人影，拐角的地方正好被钟楼的投影遮住。他一边走，一边注视着这两个人影，心中有点犯疑。他没有认出他们，但是当他的身影消失之后，那两个人便嘀咕起来：

“是铁匠若奥，要不就是他的鬼魂……”

“这种时候他来这儿干什么？”

“我怎么知道？”

“你不觉得他也卷进来了吗？”

“对了！不过，他介入此事，也是跟我们一伙的，你不知道他从前是我们主人家的长工？”

“我还知道他的小店也是巴尔塔扎尔先生替他出钱办起来的。”

“那你还怕什么？”

“怕倒没有，但是，我也知道是法官把他从绞架下救出来的……”

“这有什么！法官同此事毫无关系，他又不知道他的儿子在这儿……”

“话可以这样讲，但我总觉得有点担心……他很难对付……”

“管他呢……子弹又不认人……”

议论还在继续。总之，他们说的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那个人影就是铁匠若奥·达·克鲁斯。

他刚走了大约 300 来步远，巴尔塔扎尔和家人便听到了远处的马蹄声。当 they 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时候，若奥·达·克鲁斯已经走到了骑手面前，西蒙打开了手枪的扳机，脚夫的马枪也做好了准备。

“没有什么情况，”铁匠说道，“但是，如果没有提防，阁下可能已经身中四弹，倒落马下了。”

脚夫认出了表兄，说道：

“是你吗，若奥？”

“是我，比你早到一步。”

西蒙把手伸给铁匠，激动地说：

“把你的手伸给我，我要把一位正人君子的手握在自己的手上。”

“患难见真情。”铁匠附和说，“我们走吧……没有时间闲扯了，您得等一会儿。”

“我得等一会儿？”西蒙莫名其妙。

“教堂后面有两个人，我没有认出他们，但我断定他们是巴尔塔扎尔先生家的佣人。您还是下马步行吧，不然会出事的。我告诉您不要来，但是既然阁下已经来了，现在只能朝前走了。”

“你看，我并没有胆怯，若奥师傅。”法官的儿子说道。

“我知道您不会胆怯的，但是现在面对敌人，咱们走着瞧吧。”

西蒙下了马，铁匠接过缰绳向后退了几步，把马拴在一家客栈墙上的铁环上。他回过身来对西蒙说，让他跟在离他和他表弟大约20来步远的地方，如果看见他们在阿尔布凯尔克家的花园附近停下来，他就不要再过去了。

大学生想对这样的安排提出异议，无形之中别人成了他的保护者使他感到屈辱，但铁匠不容他分说：

“照我说的去做吧，少爷。”他果断地说。

若奥和他的表弟监视着街道的每个角落。当他们走到特莱莎家的花园跟前时看见一条人影在墙角消失。

“我们朝他们迎过去。”铁匠说道，“他们朝教堂前的广场跑去了。这样大学生就可以到达花园门口，从那里进去，然后我们再回来，守住退路。”

他们迅速向前移动，与此同时西蒙·博特略提着手枪向花园门口走去。

在特莱莎家的花园围墙外面过去有一处碎石堆，后来被推平铺成一条林荫道。

巴尔塔扎尔家的两个佣人听到马蹄声停下来的时候，立刻想

起了主人曾告诫他们在看到西蒙步行时应如何处置的吩咐。两人迅速找到了一个能够监视大学生退路的有利地形，当大学生到达花园门口的时候，他们已经隐身于林荫道旁的树后了。

“现在就万无一失了。”其中一个人说道。

“不然他怎么能进去……”另一个回答说，目睹大学生走进花园并关上大门。

“但是，还有两个人……”一个人有点紧张地说，一边望着林荫道的另一头。

“他们直接朝我们走过来了……你把枪机打开……”

“我们最好躲开。我们是在等另外一个人，不是对付他们的。我们离开这里……”

说话者也不等同伴被说服便跳进碎石路旁边的壕沟里。比较大胆的那一位也具有所有雇佣杀手都具备的那种谨慎，跟着前一位就走。他的理由是：他已经听到了后面追踪者的紧迫的脚步声了。当他们拐过花园的墙角，主人迎面而来，问他们道：“你们跑什么，胆小鬼？”

两个人停下脚步满面羞愧，同时打开了枪的扳机。

若奥·达·克鲁斯和脚夫出现了，巴尔塔扎尔向前走了几步，喝道：

“站住！”

铁匠对他的表弟说：

“你同他搭腔吧，我不想让他认出我来。”

“谁在喊叫站住？”

“三支短枪。”

“想办法拖住他们，让大学生有时间离开。”若奥·达·克鲁斯对脚夫耳语道。

“好吧，我们停下来。”西蒙的佣人回答说，“你们还要我们怎样？”

“我要知道你们到这儿干什么。”

“那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不允许提问。”卡斯特罗·达依列的贵族一边说，一边躊躇地壮着胆子向前挪了几步。“我要知道你们是谁。”

若奥师傅对内弟耳语说：

“对他说，如果他再往前走一步，就把他撂在那儿。”

脚夫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巴尔塔扎尔站住了。

他的一个仆人把他叫到旁边对他说，那两个人中没有讲话的一个好像就是若奥·达·克鲁斯。这位贵族长子犹豫了一下，便想弄个明白，但是铁匠已经听见了那个仆人谈话，对他的内弟说道：

“跟我来，他们已经认出我了。”

他说罢，便沿着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家的花园墙转身就走。巴尔塔扎尔的佣人见对手撒走得得意忘形，认为他们必败无疑，于是加快脚步，跟踪追击。主人本想劝阻他们穷寇莫追，但这两个人刚才还是胆小如鼠，现在想乘机炫耀一番，便跟着早已离去的敌手追了下去。

西蒙·博特略听到了轻微的脚步声，但由于怕惊吓特莱莎，他连来人是谁还未弄清楚便推开了花园的门。而若奥·达·克鲁斯尽管追踪者的身影已清晰可见还是匆匆地对法官的儿子说：“赶紧把婚约说妥，没有时间磨蹭了。”

西蒙知道处境不妙，激动地握了握特莱莎的手，便退了出来。他想看清在离他不远的地方站着的两个人究竟是谁。但是若奥·达·克鲁斯以不容分说的命令口气对法官的儿子说道：

“顺着来时候的路走，别回头。”

西蒙一直往前走，直到看到了自己的马匹。他骑上马，等着他那两个不慌不忙跟随其后的忠实护卫，巴尔塔扎尔的两个家人突然消失使他们大吃一惊，他们担心会在镇外遇到伏击。铁匠认识一条小路能够使他们免遭暗算，但他担心西蒙，因此要他快马加鞭先行，他和表弟会及时赶到的。大学生不情愿地接受了劝告，

但提醒他们不要把他看得一文不值。他还故意拉住缰绳，以便显出他不急于要他们动身。

“您随便吧。”若奥师傅说道，“我们走小路。”

他们从橄榄树林中爬上一个山坡，然后在一片橄榄树丛的掩护下顺利下山，沿着一段与大路平行的墙垣迂回行进。

“这条小路一直通到山嘴那边。”铁匠对他的表弟说道。“他们一定会经过这里，或者已经过去了。这条大道也通到那个山坡下，他们一定会借用软木树做掩护从那里开枪射击的。我们走快一点……”

他们一会儿毫无遮掩，一会儿又钻进树丛，终于到达了一条壕沟处，从这里听到了那两个人正在过桥的脚步声。

“我们已经来不及了。”若奥·达·克鲁斯不安地说，“这两个人会向他开枪的，因为马蹄声离这儿还很远。”

他们已经不怕被发现了，于是奔跑起来。因为那两个人已经拐过山丘，谷底就是大路。

“那两个人会向他开枪的……”铁匠说道。

“我们从这儿向他喊一声，叫他别往前走。”

“已经来不及了……管他们杀不杀死他，回来时我们再收拾他们。”

他们走过小桥，正要上坡的时候，听到了两声枪响。

“快上来！”若奥·达·克鲁斯喊道，“如果他们把大学生打死了，他们就不会到大路上来了。”

两人穿过一片滩地，焦躁不安地喘着粗气，随时准备扣动扳机。与铁匠的估计正好相反，巴尔塔扎尔的佣人又从原路退回来，他们认为西蒙的随从一定走在前边，在寻找有利地形对付伏击，要么就是还没有跟上来。

“他们过来了！”脚夫说道。

“我们就待在这儿。”铁匠回答说，及时地在山坡的一个隐蔽处蹲下来。“你也坐下来吧，我不想跟在他们后边跑。”

两个杀手看见在他们前面十来步远的地方站起二条人影，便各自向两边逃窜，一个跳进了一块葡萄园，另一个钻进了旁边的荆棘丛。

“你打左边那个。”若奥·达·克鲁斯说道。

两条枪同时打响。铁匠一枪使对手挺尸地上。脚夫的子弹射向藏身于树丛的敌人，却不知道是否命中。

这时候西蒙出现在刚才他遭射击的山丘上，现在跑向他第二次听到枪响的地方。

“是您吗，少爷？”铁匠大声喊道。

“是我。”

“他们没有把您打死？”

“我想没有。”西蒙回答说。

“这个残忍的家伙还是让您逃脱了。”若奥·达·克鲁斯又说道，“但是我枪下的那一位可能还在葡萄园里折腾哩。我总是想去看看他的那副嘴脸……”

铁匠沿着葡萄树洼的台地连下三个台阶，俯身看了看尸体，说道：

“小子，如果我有两支枪的话，你就不会一个人独自进地狱了！”

“快过来！”脚夫叫道，“博士先生肩膀受伤了。我们快点走吧，他的伤口还在流血。”

“我看见峭壁处有两个人头在朝我张望，我还以为是你们俩。”西蒙说着，铁匠像一个熟练的外科医生似的用手绢为他包扎了受伤的胳膊。“我停下马，朝你们喊：‘喂，有什么消息吗？’一听没有人回答，我就从马上往下跳，一只脚还没有从马蹬上抽出来，他们就朝我开枪了。我想从峭壁上跳下去，但树丛太密，无路可走。我绕了一圈，想找一条上坡的路，这时才感觉自己受伤了……”

“一点擦伤。”若奥·达·克鲁斯说，“我懂这个，少爷！我治外伤可是内行。”

“给牲畜治病的内行，是吧，若奥师傅？”受伤者笑着说道。

“也给圣徒治病，博士先生。您知道，过去葡萄牙有个国王，看病时不找其他医生，专找一个不太高明的兽医。我得让您看看我的身上，破的伤疤都连成片了，我从来没有去找过外科医生。只要有膏药和醋，我就能让爬不起来的人起死回生。”

这时候，附近的树丛中传来一阵树叶响动的声音。刚才死者的搭档正是跳进了那片树丛。

若奥·达·达鲁斯像只嗅觉灵敏的猎犬，他留心听了一下，低声狠狠地说道：

“你们检查一下手中的家伙！……难道刚才逃掉的那个人在那儿发疟疾，哆嗦个不停？……”

响声还在继续，紧接着一群鸟儿唧唧喳喳地叫着冲出树丛。

“那家伙还在这儿！”铁匠说道，“西蒙先生，您把手枪给我。”

若奥大步流星地奔了过去，与此同时灌木丛中发出一阵哗啦哗啦的响声。

“他像一头野猪一样在树丛中乱窜！”铁匠叫道。“表弟，你捡几块石头往树丛中砸，我倒要看看野猪如何逃出树丛！……”

丛林的另一端是一片平坦的耕地，西蒙绕过围栏，借着溪边的一块岩石爬上了地头。

“铁匠师傅，你当心点，可别向我开枪！”西蒙大声喊着。

“少爷您也来到这儿了？！那好，我们已经把这里围住了。我可要掏窝子了。如果要让他从我们手中逃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就没有安生日子过了！”

他们猜对了。巴尔塔扎尔·科蒂纽的仆人在跳进丛林时，一个膝盖脱了臼，疼昏了过去。脚夫在射击时没有瞄准就顺手开了一枪，所以自然而然地认为逃生者已侥幸逃脱。那个人从昏迷中醒来以后，便拖着受伤的腿向一片密林爬去，从而惊起了在那儿过夜的鸟群，山鸟鸣叫着一哄而起，巴尔塔扎尔的仆人又赶紧返回原来的树林，他觉得从这里还可以逃命。但是脚夫向这片树林

中的各个方向投掷石头，有几块石头比子弹还准，打在他的身上。若奥·达·克鲁斯从上衣兜里掏出一把小短刀，开始砍伐那家伙隐藏处周围的榲树嫩枝和金雀树枝。然而，他太累了，眼见收获不大，他便对脚夫喊道：

“放火烧！你去找点干柴来，把这片树林点着，非把这家伙烧焦不可。”

听了这句话，藏身者只好冒险逃命。他冲出树丛，翻过垣围，跳进了脚夫正在捡柴禾，西蒙正守候在那里的地块，脚夫和大学生一下子便追上了他。眼看就要被捉，他只好举起双手跪地求饶，声称是主人逼着他干的这种伤天害理的事。脚夫用枪托照着他的胸口砸去，这时候西蒙拉住了他的手：

“别这样毒打一个已经跪地求饶的人。”年轻人说道，“你起来吧，小伙子。”

“我起不来了，先生。我的一条腿已经折断，我这一辈子就成残疾了！”

这时候，铁匠到了跟前，并大声叫道：

“这家伙怎么还活着？！”

于是提着砍刀向他走去。

“别杀他了，若奥先生。”法官的儿子说道。

“不杀掉他？！简直是瞎扯！让我陪您上绞架吗？阁下准备用什么来报答我……嗯？”

“上绞架？！”西蒙莫名其妙。

“难道您想留着这个人，让他把今晚的事都讲出去吗？您觉得这样好吗？当然，您是法官的儿子，可能没有危险。但是我，一个铁匠，我还得让脑袋长在脖子上。这种买卖我不能做，让我来对付他吧……”

“别杀他，若奥先生，我求你放他一条生路吧。一个证人对我们构不成什么危险。”

“什么！”铁匠反驳道，“阁下是个学者，博古通今，但对法律，

请恕我冒昧，您一窍不通。审讯中只要有一个证人，就可以左右法律。现在是二对三，到那时候一个见证，加上四个道听途说者的旁证，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贵族再从中做梗，毫无疑问得上绞架，就像二加二等于四一样，毋庸置疑。”

“我什么也不说，你们别杀死我。我也不再回卡斯特罗·达依列镇了。”那人大声喊道。

“放他一条生路吧，若奥·达·克鲁斯……我们走吧……”

“原来这样！”铁匠接着说道，“您叫我若奥·达·克鲁斯！……让这个混蛋认准我就是若奥·达·克鲁斯！的确，我不理解，阁下为什么要让一个向您开枪想致您于死地的混蛋保全性命。”

“是的，你说得对。但是对于那些无力反抗的可怜虫，我是不会对他们下手的。”

若奥师傅搔了搔头，若有所思，然后，不情愿地说道：

“那我们走吧……打蛇不死，自遗其害哟。”

他们已经走出田头，越过围栅。就在快要下到大路上去的时候，铁匠喊道：

“我的马、枪还靠在绿篱上呢，你们先走一步，我马上就回来。”

脚夫把正在路旁悠闲地啃着青草的马牵了过来，这时候西蒙听到几声尖叫。他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出了什么事。

“若奥在处治他。”脚夫说道，“随他去吧，我的主人。他这个人知道该怎么做。”

不一会，若奥出现了，一边走一边擦着破刀上的血迹。

“你太惨忍了，若奥先生。”大学生说道。

“不是我惨忍。”铁匠辩解说，“少爷您误解我了。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我可不愿意现在就去死。杀一个人和杀两个人反正都是杀人。既然已经把手伸进了面团，面多面少已无所谓。事情总归要了结的，但最好别把我们牵涉进去。法庭要调查，那就请便吧。但是不一定能调查成，因为能够提供证据的那两个人，我已经让他们到地狱报到去了。”

顿时，西蒙产生了一种杀人的恐惧感，后悔不该同这种人牵连在一起……

VI

西蒙·博特略的伤口疼得受不了啦，只好让铁匠这位“蒙古大夫”为他医治。子弹从后面穿透了左臂的肌肉，打断了一根大血管，所以光靠纱布还止不住流血。受伤几个小时之后，大学生就开始发烧，躺倒了，所以不得不接受铁匠的治疗。脚夫已经起程返回科英布拉，他的任务是散布消息说西蒙·博特略现在在波尔图。

疼痛和担心截肢使他忧心忡忡，但更使他焦躁不安的却是急切地盼望着得到特莱莎的消息。若奥·达·克鲁斯时刻都在探听消息，提防着法院可能会怀疑到他的头上。进城赶场的人都在传说发现了两具男尸，并且已经证实是卡斯特罗·达依列镇一家贵族的佣人，但是却没有听人说起是谁杀了那两个人。

这天下午，西蒙收到了特莱莎的下述来信：

上帝保佑你平安地到了这样一个好心肠人的家里。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确有一件我无法猜透的神秘的事情在进行。我的父亲整个上午都关在屋子里同我表兄密谈，而且不让我走出房间。父亲让人拿走了我的墨水，幸亏我有防备，准备了一瓶备用的。感谢圣母差遣老人到我的窗下行乞，否则，我真不知如何让她来取走这封信。我不知道她对我讲的是什么事，她对我说，死了两个佣人，但我无法理解……你的妹妹丽达在她房间的玻璃窗里向我打招呼……

现在，你的小妹妹告诉我，说我表兄家的两个佣人

在大路旁边被人打死。现在我一切都明白了。我想告诉她，你正在哪里，但是，时间来不及了。我的父亲时不时到走廊上踱来踱去，大声地唉声叹气。

亲爱的西蒙，你还好吗？……你没有受伤吧？不会因为我而使你命丧九泉吧？

告诉我你所知道的一切。现在除了你的性命之外，我已不向上帝祈求别的任何事情了。你从那里逃走吧，逃到科英布拉去。过一段时间，我们的情况也许会好起来。相信这个值得你信赖的不幸的姑娘……老人来了，我不想让她耽搁太久……我问她有没有关于你的传闻，她说没有。愿上帝保佑你。

西蒙给特莱莎写了回信，想稳定她的情绪。他把自己的伤势说得微不足道，让人觉得似乎用不着治疗。他答应只要能够让特莱莎不再担惊受怕，他马上就返回科英布拉。他对她说，如果要她进修道院的威胁真的要付诸实施的话，那就叫他来对付吧。

巴尔塔扎尔·科蒂纽被叫到法院接受询问以便立案。他回答说，死者确系他家的佣人，是陪同他和他的家人从卡斯特罗·达依列镇来到这里的。他还说，他不知道他们在维塞乌镇有什么仇人，他自己对其他人也没有丝毫敌意。

离尸体现场不远的居民们只能证实，那天深夜，他们听到同时响了两声枪响，过了不久又听见一声枪响。枪声只能说明发生了事，却不能解决法律问题，而且现场周围的树丛曾被砍伐过，在这种真相不明的情况下，法院也无可奈何。

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是谋害西蒙·博特略性命的同谋者。当他的侄儿向他透露舞会上他的女儿三番五次外出的原因时，是他主张干掉西蒙的。现在这个老头子和他的侄子都想抹掉可能把自己同两个死者扑朔迷离的案情牵连在一起的任何痕迹。下人的死不值得让他们的主人们冒着把自己的丑事败露的风险去为他

们复仇。指控西蒙·博特略的证据也无法提出来。他们估计，西蒙这时候可能正在返回科英布拉的路上，或者是隐藏在他父亲家中。现在，他们只能期望他已经身负重伤，并且死在远离出事地点的某个地方。

至于特莱莎，阿尔布凯尔克已决定把她关进波尔图的某个修道院里。他选中了蒙尼格修道院。因为这个修道院的院长是他的一位近亲。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要她为他的女儿准备房间，并致函他的代理人；要他去商办住进修道院的教会许可证明。尽管如此，老头子还是担心在办理许可证这段时间里出什么意外，因此，他决定不让特莱莎待在家里同自己住在一起。他请求维塞乌镇的一个修道院能暂时收留她。

傍晚的时候，乞丐把西蒙·博特略的一封回信吊在一根绳子上交给了特莱莎。她刚刚读完回信并把它藏在怀里，她的父亲就走进了她的房间并要她穿好衣服。姑娘遵照他的吩咐，随手拿起了披肩和一块手帕。

“你穿得像样子些，要知道你现在还姓我的姓。”老头儿严厉地命令道。

“我觉得晚上出门用不着穿得那么讲究……”特莱莎说道。

“你知道你要到什么地方去吗？”

“不知道……父亲。”

“那你就穿衣服吧，别惹我生气。”

“但是，父亲，希望你能听我说句话。”

“那就说吧。”

“如果你是想逼我嫁给我的表兄……”

“是又怎么样？”

“我不结婚，我宁可死，我愿意高高兴兴地去死，但是不同他结婚。”

“他也不愿意娶你，你不配做巴尔塔扎尔·科蒂纽家的人。有我们家族血统的男人，是不会要一个深更半夜到后院同情人幽会

的女人做老婆的。赶快穿好你的衣服，你现在是要到修道院去。”

“马上就好，我的父亲。我曾经多次求你为我做出这样的安排。”

“我不愿再听你的废话了。穿好衣服马上给我出来，你的表姐们在等你，她们陪你去。”

当她的父亲离去之后，特莱莎失声哭了起来。她想写信告诉西蒙，但那个时候还有谁能替她把信送给他呢？她面对圣母的挂像，祈求圣母能成全她忠实于自己的心上人。她双膝跪下，请求圣母保佑她，请求圣母给予西蒙以足够的勇气来承受这次打击，并对今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能使他矢志不渝。然后她穿好衣服，把一个小包裹紧紧揣在怀里。包裹里有墨水瓶、信纸和一沓西蒙的来信。她走出房间，一双泪眼又望了望圣母挂像。她见到父亲，请求他充许自己把这尊慈祥的圣母像带在身边。

“那里会有的。”父亲回答说，“如果你真的这么虔诚，知道廉耻的话，你本应该比现在这个样子要幸福得多。”

她的一个表姐，也就是巴尔塔扎尔的一个妹妹，把她叫到一边，悄悄地耳语道：

“我说表妹，家里乱成这个样子，你要想挽救，还来得及，就看你了……”

“怎么挽救？！”特莱莎一本正经地问道。

“去对你父亲说，你愿意同我哥哥巴尔塔扎尔结婚。”

“巴尔塔扎尔表哥不愿意娶我。”她笑着回答说。

“谁对你说的，特莱莎？”

“我父亲说的。”

“别提你父亲了，他就是因为爱你，已经有点神志颠倒了。你要不要我去对他说？”

“为什么？”

“为了把我们大家从这种不幸之中挽救出来。”

“你在开玩笑吧，表姐！”特莱莎反驳说，“如果我是个缺心眼

儿的人，那我一定会成为你的嫂子的。你哥哥知道我另有所爱，我要为他而生，但是，如果你们想要我为他而死的话，我将祝福对我下手的刽子手们。你就是这样去对巴尔塔扎尔表哥说。去吧，在你还没有忘记之前告诉他。”

“那么，我们可以走了吧？！”老头子说道。

“我已经准备好了，父亲。”

修道院的大门开了，特莱莎走了进去，没有掉一滴眼泪。她吻了吻父亲的手，当着修女们的面，他没有拒绝她。她乐呵呵地拥抱了她的表姐妹们，但是，当修道院的大门一关上，她却大喊一声，使得修女们目瞪口呆。

“我比任何时候都自由了，心灵的解放就是一切。”

修女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似乎从“心灵”这个词中听到了一种异端邪说，简直是在天主圣殿里亵渎神灵。

“你喊什么，姑娘？！”修道院院长从眼镜架的上方盯着她问道，同时从手绢里拈起一点鼻烟。

“我说，我在这里感觉非常好，我的女士。”

“请不要称呼‘我的女士’。”修道院的管事插嘴说道。

“那我该怎么称呼？”

“你应该说‘我们的院长嬷嬷’。”

“好吧，我们的院长嬷嬷。我说，我在这里感觉非常好。”

“但是，到天主家里来的人可不只是为了感觉好。”院长嬷嬷又说道。

“不是吗？！”特莱莎的确莫名其妙。

“到这里来的人，姑娘，必须修身养性，必须抛弃人间的七情六欲。好吧！这是负责新入院学员的教师嬷嬷，她将负责引导你和为你讲课。”

特莱莎没有说什么，她向教师行了个礼，便顺着院长指给她的路走去。

院长走进房间，对特莱莎说，她既然住在这里，那就是她的客人。然后，又补充说，她还不知道她父亲将把她安排在哪个修道院里。

“随便哪个修道院，那有什么关系。”特莱莎说道。

“那要看情况了，看你父亲愿意让你信奉哪个教派。”

“信奉教派！”特莱莎叫了起来，“我不愿在这儿，也不愿意在别的地方做修女。”

“你得遵从你父亲的意愿。”

“做修女？！不，谁也不能逼我这么做！”特莱莎倔犟地说。

“应该是这样，但是，”院长解释道，“姑娘，因为你还得在这儿实习一年，你会有足够的时间来适应这种生活。你将会感觉到在这儿修身养性是最好不过的了。”

“但是，我们的院长嬷嬷，”特莱莎笑着说道，似乎这种幽默对她来说已习以为常。“你刚才说过，没有人是为了感觉好才到这个家庭中来的。”

“这只是个说法问题，姑娘。我们每个人之所以有自己的苦修和唱诗或者干活的义务，就是为了应付精神上并不总是处于舒心状态的困惑，就像现在这样。但是，如果同你在外面的尘世相比，谢天谢地，修道院可就是天堂了！这里没有感情纠葛，没有担惊受怕，也没有忍饥挨饿。在这里，我们大家共同生活在一起，如同天主和天使。一个人需要什么，大家都需要。拨弄是非，姑娘，在这里你是绝对见不到的，这里既没有阴谋家，也没有说三道四的人。总之，天主将会安排一切。现在，我去厨房为姑娘取晚饭，马上就回来。我让琴师嬷嬷在这里陪你，这是个心地善良的人，还有我们新修女的导师嬷嬷，关于我们这个圣洁的大家庭里的道德规范，她比我讲得更好。”

院长刚刚转过身去，琴师嬷嬷就对新修女的导师嬷嬷说道：

“真是自欺欺人！”

“不学无术！”另一个接着说道，“姑娘，你别听她胡说八道。”

你想想办法，看你待在这儿你父亲能不能另外给你找个伴儿，院长是修道院里最大的是非精。虽然都快60岁了，可谈起外界的风流艳事，她什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年轻的时候她在修道院里干过最丢人现眼的事，后来年纪大了，还是丑态百出，因为，她总是不安于室，水性扬花。现在上了年纪，还摇摆着肥胖的身子到处说教，胡侃闲扯。”

特莱莎尽管内心里感到十分痛苦，但一想到刚才院长嬷嬷说的这里住着天主的眷属，过着天主和天使一般的生活，也还是忍不住大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院长端来晚餐，两个修女走了出去。

“刚才同你在一起的两位教友，你觉得怎么样？”院长问特莱莎道。

“我觉得她们很好。”

老院长努了努由于长期使用液体鼻烟而显得干瘪的嘴唇，嚷嚷道：

“哼！……行啦，行啦！……她们还不是最差劲的。但是，如果她们再好点儿就不至于失足了……好啦，现在让我们来吃饭吧，姑娘。这里有两只鸡腿，还有一碗连天使们都可以喝的汤。”

“我什么也不吃，女士。”特莱莎说道。

“这怎么行！什么也不吃？！你必须吃一点，不吃东西谁也受不了。感情这东西……让它见鬼去吧！……女人生来就是被人愚弄的，而男人们却一无损失……就拿我来说吧，谢天谢地，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感情是什么东西，但是，在修道院里生活了55年的人，我对于那些妖冶风流的女人的烦恼见得多了。远的不说，就说刚才出去的那两位吧，她们都为一些蠢事付出了代价，天主饶恕我吧。琴师已经40好几了，还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到会客室去；另一位呢，虽然是新修女的导师，可要不是我看管得紧，姑娘们早就让她带坏了。当时也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当这个导师，才让她当的。”

这场亲切的训话被修道院的管事嬷嬷的到来打断了。她一边剔着牙，一边向院长要了一杯开胃酒。她们每天晚上都要喝上一杯的。

“我正在向这位姑娘介绍琴师和那位新修女导师的故事呢。”院长说道。

“噢！我也正是为这事来向你禀报的。她们俩到门房的小屋去了。在这个时候用那些话打断你与姑娘的谈话真是罪过。”

“你去看看，看能不能听到她们说些什么，我亲爱的？”院长吩咐道。

管事嬷嬷也乐于干这种事。她悄悄地沿着宿舍一直走到一扇门外才停了下来，当然这扇门是挡不住室内那刺耳的嘻笑声的。

这时候，院长对特莱莎说道：

“这个管事倒是个满不错的姑娘，唯一的缺点就是爱喝点酒。再说，这样谁供得起呀！她倒是有一笔房产收入，但都让她喝酒喝掉了。让她进唱诗班吧，唱起歌来总带着丝丝的尾音，实在难听。别的缺点倒没有什么，是个纯洁的姑娘，对朋友比较实在。当然，有时候……（说到这里，院长站了起来，环顾了一下宿舍周围，然后把大门从里面关上）当然，有时候有点缺心眼儿，一旦犯起傻来，就把她的朋友们的那些毛病全都给抖搂出来。连我，她也造过谣呢，说我外出散步的时候，不单单是去散步的，而是跟别的姑娘一样，去干那种事去了。真不要脸！要是别人这样说，随她说去。但是她这样说，就使我很为难，她常常约几个不三不四的相好在栏杆处喝酒。不过，说句实在话，人无完人嘛！……她的确是个好姑娘……如果不是有那种令人讨厌的不良嗜好的话……”

这时候，唱诗的铃声响了。这位可敬的院长把第二杯酒一饮而尽，并对特莱莎说等她一刻钟，她到唱诗班去一下，马上回来。她刚离开，管事嬷嬷就进来了。这时候特莱莎正双手捂着脸，自言自语地说道：“修道院，我的天哪！这就是修道院！”

“就你一个人在？”管事问道。

“是的，女士。”

“怎么那个粗俗的家伙走掉了，把客人一个人留在这儿？看得出你是个有钱人家的女儿……你还有机会去闯荡世界，直到厌倦为止……我本来也得去唱诗班，但是，我不去了，我留下来陪你，姑娘。”

“你去吧，去吧，女士。我一个人在这儿待着很好。”特莱莎说道。她真想大哭一场来减轻自己的悲伤。

“不，我不去了……你在这儿会感到害怕的。但是院长一会儿就回来，她只要有机会从唱诗班脱身，就不会在那儿待久。我敢打赌，她刚才在这儿说我坏话了。”

“不，女士，恰恰相反……”

“说吧，你说实话，姑娘！我知道这只老鸛是从来不讲别人好话的。在她的眼里，别人都是娼妇和酒鬼。”

“不，她什么也没有说，女士，她没有对我说起任何人。”

“算啦，要说就让她说去吧。说到酒，她简直不是喝酒，而是吮酒，就像一块海绵。至于放荡，我要是弄到1000克鲁扎多，她一定也会从情夫那里如数弄到！你想想吧，姑娘！”

管事喝了一杯院长的酒，继续说道：

“你想想吧！她就像一座老教堂一样，上了年岁了。当我初进修道院的时候，她就一脸老相，就像现在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变化。我当修女26年了，姑娘，你算算看，她往那两只鼻孔里塞了多少鼻烟！告诉你吧，不管你信还是不信，她的相好，光我认识的就不下一打，这还不算小教堂的那个神父。神父到现在还给她送酒，当然是我们掏钱，明白吗？这是在挥霍大家的收入。我是管事，我知道她都捞了些什么东西。姑娘你住进这样的修道院，我感到非常遗憾。你千万别上她的当，我的小天使。我知道你的父亲曾派人通知她，让她管住你，不准你写信，也不准你收信，但是，我的孩子，如果你要写信，我可以给你墨水、信纸、胶水。如

果你愿意也可以到我的房间里去写。如果有人给你写信，可以告诉他写上我的名字，我叫迪奥尼西娅·达·依玛库拉达·贡塞桑。”

“非常感谢你，女士。”特莱莎被她的慷慨所鼓舞。“我希望能给一个乞丐老太婆带个口信，她住在……”

“没问题，姑娘。明天一早我就过去，你放心。除了我之外，你千万别相信任何人。你得当心，初学修女的导师和琴师是一对伪君子，别同她们闲扯。你如果相信了她们，那可就完了。那条懒虫来了……我们说点别的什么吧……”

院长走进房间，管事继续说道：

“不，没有比修道院的生活更舒心的了。而且你运气好，碰上了一位像我们修道院院长这样的院长……哟！是你呀，小姐？你瞧，我们正在说你坏话呢！”

“我知道你从来不讲我的坏话。”院长朝着特莱莎眨了眨眼，说道：“姑娘可以做证，我刚才还在说你品质好呢……”

“是呀，我也正在说你呢。”迪奥尼西娅·达·依玛库拉达·贡塞桑修女回答道，“你不用打听了，幸亏你听见我刚才说的话。但愿关于别人我也能说出这些话来，可惜她们把修道院的人的脸给丢尽了，而且总在这里惹事生非，简直是罪过。”

“怎么，你没有去唱诗班，小姐？”院长问道。

“现在有点晚了……不过，你是同意我缺席的，对吧？”

“我同意的，我同意的，但是罚你喝一杯酒做为忏悔吧……”

“一杯开胃酒？”

“当然！……”

迪奥尼西娅做了“忏悔”，然后走出房间，用她的话说，该是院长进行祈祷的时候了。

我们将不再继续描述修道院的那种合乎福音的楷模式的生活了。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把女儿送到那里，是要让她在那儿呼吸天使们的纯洁的空气。同时，在蒙尼格修道院为她准备另

一个更加纯洁而且没有任何不良习气沉淀的坩锅。

特莱莎心中十分痛苦，并且对这两个小时的修道院生活感到恶心。她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种事。她听人说起过修道院，总以为那里是道德、纯洁和永恒希望的庇护所。她以前曾经读过几封她姑姑，蒙尼格修道院院长的来信，从这些信中她觉得修道院院长一定是一位圣洁的人。她在家中，也曾听到过布道的修女们在维塞乌镇向上年纪的虔诚的女贵族信徒讲述道德、爱心，甚至一些奇迹。而现在这种失望太可悲了，她多么渴望赶紧逃离此地！

特莱莎的床就安置在院长的卧室里，床铺之间用幔帐隔开。

当院长告诉特莱莎可以睡觉的时候，姑娘问她是否可以给父亲写封信。院长回答说，第二天再说，因为阿尔布凯尔克先生曾经吩咐过不让她女儿写信，后来又补充道，如果她有墨水和纸，将不禁止她给父亲写信。

特莱莎躺下之后，院长跪在祈祷台前低声祷告，喃喃祷告声使客人感到厌烦。然而她的确没有太多的理由抱怨，因为虔诚的修女在祈祷圣父的时候已经开始打盹，不像刚才祈祷圣母时那样口齿清晰了。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地离开圣像走到床前，刚一躺下便鼾声大作。

这时候，特莱莎轻轻地拉开帐幔，从怀里取出了墨水和信纸。

祈祷台上的微弱的灯光照射在特莱莎放衣服的椅子上。她从床上下来，跪在椅子跟前，开始给西蒙写信，详细的描述了这一天发生的事情。信尾是这样的：

一点也不需要为我担心，西蒙。所有这些事情，如果同你因为爱我所遭受的痛苦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不幸不会动摇我的决心，更不应该影响你的计划。刮了几天暴风雨，不过如此。如果我的父亲有了什么新的措施，只要可能，我会马上告诉你的。如果得不到我的消息，你应该知道那是事出无奈。爱恋我这个不幸的女

太也，因为不信仰人总是更加需要爱、怜悯和宽待。我想说
说自己是不应该感到耻辱，平反入狱，但这也痛苦了，我
亲爱的朋友！——再见。



人吧，因为不幸的人总是更加需要爱情和安慰。我想试试自己是否能够超脱自我，平安入睡，但这太痛苦了，我亲爱的朋友！……再见。

VIII

若奥·达·克鲁斯的女儿玛莉亚娜看到父亲为西蒙包扎胳膊上的伤口时，吓得昏了过去。铁匠对女儿的脆弱表现放声大笑，而大学生则觉得十分奇怪，因为这个姑娘应该是经常看到她的父亲在集市上或宗教集会上为人治疗伤口的。

“几个月前，有一次我到拉梅戈的雷麦迪奥斯教堂去，头上被人打了三个洞，是她给我把头发剪掉，而且用剃刀为我剃光了头。”铁匠说道。“我看是不是少爷的鲜血引起姑娘翻胃……看来，我们遇到麻烦啦！我手上还有别的事，本来我想让她给我的病人当护理呢……闺女，你行还是不行？”当女儿睁开眼时，他对女儿说道。她对自己的脆弱感到不好意思。

“如果父亲愿意，我将非常乐意。”

“那好，姑娘。你除了到阳台上做针线活之外，就守候在西蒙少爷的身边。喂他喝汤，为他清洗伤口。要用醋一遍一遍地洗，直到伤口呈紫红色。还得同他聊天，别让他胡思乱想，也别让他写得太多，因为他的精气不足的时候，这样做是很不利的。少爷您也就用不着客套了，更别对玛莉亚娜说姑娘这样，姑娘那样。就直截了当地叫她‘丫头，把汤递给我’，‘丫头给我洗一下胳膊上的伤口，快点儿’。千万别那么客套。在这儿，她就是您的佣人，因为我已经对她说过，如果不是您的父亲的话，她早就到处要饭了，甚至更惨。当然，我当时还能留给她一点财产，这是我十多年来在铁砧子上流下的汗水换来的。此外，我还有从我母亲那儿继承了4000多列依，谢天谢地。但是，少爷你知道，当时如果我被绞死或者被流放，按照法律，一切费用都还得由我自己承担。”

“你的家境还可以，”西蒙插话道，“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把女儿嫁到一家富余农户的家里。”

“要是她愿意就好了。找个丈夫对她来说并不困难，连教堂的卫队长都想娶她。如果我把财产都给她做嫁妆，虽说不多，但也值4000多克鲁扎多了。问题是她就是不愿意出嫁。而我呢，说真的，家里只有我和她，我也不十分愿意让她离开我。我这么辛辛苦苦地干也是为了她。如果不是她的话，少爷，我可能不知干了多少蠢事！每次我去赶集或逛庙会，如果带她一起去，我就不会打架斗殴，也不会被人打得遍体鳞伤。如果我一个人去，那准得惹出事来。女儿知道我的酒量有多大，到时候她就扯扯我的上衣，连拉带劝地让我离开热闹的人群。如果有人喊我再喝一杯，她是不会让我去的。我呢，也乐意听从女儿的劝告。当她求我看在她母亲在天之灵的份上不要再去喝了，我就听姑娘的。她以我圣洁的妻子的灵魂的名义求我的时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玛莉亚娜听着父亲的唠叨，羞涩地用白色亚麻围裙遮住了半个脸。西蒙聚精会神地欣赏着这幅质朴的毫无夸张色彩的田园画面。

这时候，有人叫若奥·达·克鲁斯去钉马掌。临走时，他对女儿说道：

“我已经说过了，女儿。我可把我们的病人交给你了，你知道该怎样对待他，你要把他看做自己的兄长，或者丈夫。”

当父亲最后说的两个字一出口，玛莉亚娜像所有的姑娘一样，顿时脸色绯红。

她背靠在西蒙卧室的门框上一动未动。

“玛莉亚娜，落在你们家的可不是件好事呀！”大学生说道，“让你成了病人的护理，这样，你就没有时间到阳台上去做针线活儿了，也不能同过路的人聊天了……”

“这有什么关系！”姑娘一边抖动着围裙，一边把围裙的带子向下移到腰带处，带着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回答道。

“坐下吧，玛莉亚娜，你父亲说过让你坐下的……你去把你的针线活拿来，再把桌上的纸和铅笔递给我。”

“但是，父亲也对我说，不让您写字……”她笑着反驳说。

“少写一点点，没关系的，我只写几行。”

“那要看您写什么了……”她把纸和铅笔递给他，接着说道，“如果写信，一旦丢失，可就要全都败露了……”

“什么全都败露了，玛莉亚娜？你都知道些什么？！”

“难道把我当傻瓜吗？我不是同您说过，我知道您跟城里的一个贵族姑娘要好吗？”

“是说过，但这有什么关系？”

“因为发生了我担心的事。少爷您受了伤，而镇上的人都在谈论死人的事。”

“我同死人的事有什么关系？”

“您干吗对这些传闻装糊涂呢？！难道我不知道死的那两个人就是那位姑娘表兄家的佣人？看来少爷您还不信任我，还想隐瞒我也想不让任何人知道的秘密，以免给我父亲和西蒙少爷惹下麻烦……”

“你是对的，玛莉亚娜，我不该对你隐瞒我们目前的处境……”

“但愿天主保佑这是最后一次……我恳求天主医治您感情的创伤！……今后更糟糕的事可能还会发生……”

“不，姑娘，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我伤一好就回科英布拉去，而那位镇上的姑娘就让她平安地在家里吧。”

“如果真是这样，我情愿烧两柱高香，不过我的心没有告诉我少爷您会说到做到的……”

“你希望我好，这使我非常感激，”西蒙激动地说道，“我不知道怎样做才能不辜负你的友情。”

“只要看到您的父亲以往对我父亲的恩典就足够了。”她一边擦着眼泪，一边说道，“如果父亲不在了，如果他真的被送上绞架，

我可怎么活呀！……他被关进监狱的时候，我还很小，那时我才13岁。但是当时我已经下决心，如果他被判处死刑的话，我就投井自尽；如果他被流放，我也跟他去，他死在哪儿我就死在哪儿。那时候，我天天为您父亲祈祷，愿天主给予他无尽的欢乐，就像天上的繁星那样不计其数。我还特意进城去吻您母亲的脚，我见到了您的姐妹，您的小妹妹还送给我一条裙子，我至今还当做宝贝收藏着。后来，我每一次去赶集，都要到你们家周围去转上一大圈，看看是否能在窗口看见丽达小姐，所以，我见过西蒙少爷您许多次了。您也许不知道，两三年前您在水池边狠揍那几个佣人的时候，我正在一旁喝水。当时那些人呼天抢地，就像到了世界末日。我回到家里对我父亲讲起此事，他倒在地上放声大笑，就像疯子一样……后来就再也没有见到您了，直到这次您同科英布拉的表叔一起来到家里。但是，我已经知道您要碰上倒霉事的，因为我做了一个梦，梦中看到有人流了许多血，我开始放声大哭，因为我看到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倒在一条很深的沟里……”

“这是做梦，玛莉亚娜。”

“对呀，是梦，可我做的梦灵验极了。我父亲打死那个脚夫的那一次，我梦见他朝一个男人开了一枪。我母亲去世之前，我在梦中哭呀哭呀，都哭醒了，后来她又活了两个月……你们城里人笑话做梦，但天主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父亲来了……天哪！可能是什么坏消息！”

若奥·达·克鲁斯走进房间，手里拿着一封那个穷老太婆送来的信。当西蒙在阅读这封来自修道院的信的时候，玛莉亚娜那双蓝蓝的大眼，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学生的脸庞。他每皱一下眉头，她的心就感到一阵刺痛，她终于忍不住地问道：

“是坏消息吗？”

“你太冒失了，姑娘！”若奥·达·克鲁斯说道。

“不，不是坏消息。”大学生插话道，“若奥先生，请允许我把你的女儿当作我的朋友，有过不幸遭遇的人是知道如何安慰自己

的朋友的。”

“这倒是实在话，但是连我也不敢冒失地询问信上写了些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问，父亲。我只是觉得西蒙少爷在读信的时候心情不好。”

“的确如此。”伤员转向铁匠说道，“特莱莎被她父亲弄到修道院去了。”

“这老混蛋！”铁匠一边说，一边情不自禁地做出了一个好像是双手掐住了谁的脖子似的动作。

这时候，精明的观察家一定会从玛莉亚娜那对眸子中看到一种天真无邪的欢乐的目光在闪烁。

“您写信吧，我去看看肉汤，该开锅了！”

西蒙的信上写道：

必须把你从那里救出来，这种修道院一定要设法离开。你找个机会，并告诉我我应该在一天晚上几点钟去等你。如果你不能逃出来，盛怒之下，我将会破门而入。如果他们要把你从这里转到另一个更加遥远的修道院，你要设法通知我。我要单枪匹马或者找个帮手把你从转送途中抢救出来。你必须振作精神，以免被我的感情冲动所吓坏。你是我的！如果我不冒死把你解救出来，我不知道我这条命对我还有什么用处。我相信你，特莱莎。不管是死是活，你对我都是忠诚不渝的。你不能这样忍气吞声，你要勇敢地反抗。如果你的父亲只是以长辈的权力羞辱于你的话，屈从将使你更加抬不起头来。只要一有机会就给我写信。我差不多已经好了。对我说句话吧，叫我一声吧。这样，我就会觉得流这点血并没有使我丧失元气。

西蒙要过他的钱包，从中取出一枚银币交给铁匠，让他把钱和信一起交给穷老太婆。

然后又开始阅读起特莱莎的来信，同时回想着自己的复信。

若奥师傅走进厨房对玛莉亚娜说道：

“女儿，有件事，我有点不放心。”

“什么事，父亲？”

“我们的病人可能没有钱了。”

“为什么？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要取钱，让我把钱包递给他，可是钱包却像一只猪水泡那么轻，这样我就觉得里面没有钱了。我想给他一些钱，但又不知该怎么给他……”

“让我考虑一下，父亲。”玛莉亚娜边说，边思考起来。

“好吧，你想想办法。你的脑子比我灵活。”

“这样吧，如果父亲不想动用那 400 克鲁扎多的话，我这里还有卖牛犊皮的钱，差一点儿不足 11 个金币。”

“那我们就这样说定了。你得想个办法让他能接受我们的钱，而不致反悔。”

在若奥师傅的嘴里，反悔这个词的含义已略有改变，它成了“犹豫”或者“反感”的同义词。

玛莉亚娜把肉汤端到西蒙跟前，他正在冥思苦想，便心不在焉地拒绝了。

“您怎么不喝汤呀？”她伤心地问道。

“我喝不下去，也没有胃口，姑娘。我等一会儿再喝吧。请让我一个人呆一会，你出去吧，出去吧，别在一个心烦意乱的病人跟前浪费你的时间。”

“您不要我呆在这儿？我就走，等您叫我时我再过来。”

玛莉亚娜说完，泪水已夺眶而出。

西蒙看到她哭了，同时也想到了姑娘的一片苦心，但是仍然没有对她说一句话。他在考虑自己的困难处境，肯定有一些令人

伤心的忧虑在折磨他，而小说家们则很少把这些烦恼赋予他们的主人公。在小说中，所有的危机都能描写，惟独缺少钱花这种庸俗的困厄例外。小说家们都懂得，物质是低下的和微不足道的。单调乏味的格调绝非他们的意愿。巴尔扎克曾多次提到过钱，但他所说的钱都是上百万。在我所收藏的巴尔扎克的 50 部著作中，我尚未发现哪一部著作的主人公曾利用剧场休息的空闲，去绞尽脑汁考虑怎样才能弄到一笔钱，来支付裁缝的费用，或用来摆脱高利贷者的困扰。放债者布下了天罗地网，从官吏的家里到大街小巷，他们以百分之八十的利率进行盘剥。在小说中，大师们总是回避这些问题，因为他们非常清楚，只要主人公在这些大量的酒吧英雄面前畏缩不前，读者的兴趣将随之消失。对于这群英雄，有钱的读者本能地回避，其他人也敬而远之，因为他们之间无话可说。我真心实意地承认，事情平淡无奇，让人们把它的主人公看得那么庸俗，为缺少钱花而大伤脑筋，实在是有伤大雅，就像西蒙·博特略不久前写给他心爱的姑娘那封信那样。谁读了这封信都会说，这小伙子已经准备好了马车，一年四季随时都可能将逃亡的姑娘通过国家公路送到巴黎、威尼斯，或者日本！那时候，公路交通肯定是相当不错的，但是否有通往日本的公路，我不敢肯定。现在我相信是有的，因为人们对我说现在一切都应有尽有。

亲爱的读者，我已经通过若奥师傅之口，使你们得知法官的儿子没有钱了。现在我告诉你们，当玛莉亚娜为他送汤来的时候，他正在为钱的事焦虑。

依我看，他是在想这些事：

拿什么偿付主人若奥·达·克鲁斯的款待呢？

怎样感谢玛莉亚娜的关心呢？

如果特莱莎得以逃出，他拿什么来维持两个人的生计呢？

的确，西蒙·博特略在离开科英布拉的时候随身带了一个月的生活费用。这笔钱本来为数不多，租用马匹几乎花去了一大半，而且又大方地给了脚夫一些小费，因为他是这位用得着的铁匠的

亲戚。

剩下的一点钱，那天他又给了送信的穷老太婆。情况不妙呀！

他觉得该给母亲写封信了。但是，该对她说些什么呢？他住在别人家里，该怎么解释？这样，他会不会因此使巴尔塔扎尔·科蒂纽家的两个佣人神秘死亡案露了马脚？

此外，他深知母亲并不喜欢他，即便是私下曾寄给过他一些钱，也只是让他用作去科英布拉的路费的。处境太不妙啊！

他苦心积虑已经精疲力竭了。不幸者的保护神关照他进入了睡梦之中。

这时候，玛莉亚娜蹑手蹑脚地走进房间。当听到他那沉睡的呼吸声时，便贸然走进了他的隔间。她用小手娟轰走了在大学生脸旁飞来飞去的苍蝇。一座烛台就是这间屋子的装饰品。她看见他的钱包就放在烛台上，便拿了钱包悄悄地退了出来。她打开钱包，见有几张纸条，但她不识字。在夹层里，只有两枚硬币。她把钱包放回原处，又从衣架上取下了客人的裤子，西装背心和西班牙式夹克衫。她翻遍了所有的口袋，没有找到一个钱。

她退出房间，在阴暗的拐角处沉思起来。可怜的姑娘就这样苦思冥想足了有半个小时，突然她直起身子，去和父亲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若奥·达·克鲁斯听她把话讲完，表示不赞同她的想法，但他禁不住女儿的苦苦恳求，最后终于说道：

“那就照你说的办吧，玛莉亚娜。你把你的钱先给我，我现在就不用搬动壁炉的石板去动那40万列依的钱箱了。反正都一样，你的也就是他的了。”

玛莉亚娜忙不迭地走到她的衣柜跟前，取出一只里面装有银币、项链、戒指和耳环的亚麻口袋。她把金手饰装进一个小盒子里，然后把口袋交给父亲。

若奥·达·克鲁斯套上马走了，玛莉亚娜又走进了病人的房间。

她叫醒了西蒙。

“您还不知道吧?!”她不太自然地装出一副又高兴又吃惊的样子喊道。

“什么事，玛莉亚娜?”

“您的母亲已经知道您在这里了。”

“我的母亲知道了? 这不可能! 谁告诉你的?”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她派人把我父亲叫走了。”

“这太令我吃惊了! ……她有没有写信给我?”

“没有，少爷……现在，我想，她也许知道您在这儿待过，可能认为您现在不会在这儿了，所以就没有给您写信，会不会是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但是，会是谁告诉她呢? 如果她知道我在这儿，那么，那两个佣人的死，就可能怀疑同我有关了。”

“也许不会。他们现在只是怀疑，还没有证人。父亲说您一点也不用害怕。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您现在就别想这些了……我现在就去把汤端来，好吗?”

“去吧，玛莉亚娜，如果你愿意的话。上天又让我从你这里得到了一位姐姐的友情。”

兴奋的姑娘一时竟找不出话来回答这位青年人脸上流露出的柔情。

她把一“小”碗汤端了进来，“小”碗这是语言修辞学意义上的一种爱称，但事实上是一只又深又大的白碗，盘子里还有半只烤得焦黄的肥鸡。

“这么多呀!”西蒙笑着叫了起来。

“您就放开吃吧。”她说，脸上泛起一片红润。“我知道你们城里人不用大碗吃饭。可是，我没有更小的碗。您别嫌弃，这只碗还没有人用过，是我刚从商店买回来的，因为我想，您昨天不想吃东西，是不是嫌弃那只碗。”

“不，玛莉亚娜，你别误会。我昨天不吃东西，与我现在不想吃东西的理由是一样的，实在是没有胃口。”

“但是，我求求您，吃一点吧……请恕我冒失……您就看作这是您的一个姐姐对您的恳求，您刚才还对我这样说的。”

“这可真是天主赐给我的一位姐姐的友情……”

“正是这样……”

西蒙觉得这种奉献不仅对他的调养必不可少，而且也使含情脉脉的玛莉亚娜感到高兴。他被这个温柔多情的姑娘爱上了的猜想在他的脑海里闪过。这种猜想没有私毫炫耀的色彩。他扪心自问，如果承认这种感情实在是一件残酷的事，因为他无意对之回报，也不想对她隐瞒，但这样，他不仅不感到悲伤，相反这位温柔的姑娘的关怀使他感到心满意足。谁也体会不到那已被点燃而又不能分享的爱情的份量。在人生最痛苦的时候，在心脏就要停止跳动，生命就要与世诀别的时刻，一个已经既不能从爱情中摆脱忧伤，也无力挽回最后一线生的希望的人，还能被人爱上，实在是受宠若惊。尽管人心都是自负的和贪婪的，但无论如何，爱情所给予我们的，凭良心讲，还是当之无愧的。

因此，玛莉亚娜对特莱莎的情人的热恋并没有令人嫌弃。这在我们女读者的铁面无私的法庭上也许是一种罪过，但是，如果要我提些看法的话，我觉得西蒙·博特略的责任在于他的性格软弱。这种性格对天空、对海洋、对大地来说都是一种美德，但对人来说却只是一种不专一、荒唐和陋习。这种人尽管可以自诩万灵之长，但他只能在所谓的“好心”之中，虚度光阴，了却一生。

IX

若奥·达·克鲁斯在户外滞留了两个小时。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大学生的好奇已经变为焦虑。

“你父亲难道被捕了？”他曾经这样问玛莉亚娜。

“我的心没有这样对我说过，我的心是从来不会欺骗我的。”姑娘回答道。

西蒙又问道：

“那么，关于我，你的心对你说了些什么，玛莉亚娜？我的事，难道就此结束了吗？”

“我会对您说实话的，西蒙少爷。但是现在我不说……”

“告诉我吧，我求你了，因为我相信善良的天使发自内心的声音。告诉我吧……”

“好吧……我的心对我说，您的事还刚刚是个开始……”

西蒙屏气凝神地听着，一言不发。一个可怕的猜想使他忧心忡忡，而这种猜想实在是太委屈这位天真的姑娘了：“难道她想让我甩掉特莱莎而爱她吗？”

正当他在这样沉思的时候，铁匠走了进来。

“我回来了。”他装出一副喜气洋洋的样子说道，“您母亲派人把我叫去……”

“我已经知道了……但她怎么会知道我住在这儿呢？”

“她知道少爷您曾经在这儿待过，但认为您现在已经回科英布拉去了。谁对她说起的，我不知道，也没有问，因为对一位有身份的人是不能随便发问的。她说，她知道您为什么要隐藏在这儿。她对一些事情有点怨言。我呢，也尽可能地见风转舵，随声附和，

也就没有出什么事。她还问我，既然那位小姐已经进修道院了，您还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告诉她，您从马上摔了下来，受了点伤。她还问我，您身上有没有钱了，我说不知道。她走进房间，不一会儿拿出一个包裹，让我交给您。我原封不动地交给您，我也不知是多少。”

“没有给我写信吗？”

“她说她不能到书桌那里去，因为法官老爷正在那儿看书。”若奥师傅果断地回答道，“而且让我告诉您，不必给她写信，除非您回到科英布拉，因为，如果您的父亲知道您在这里，家里非闹翻天不可。这是您的东西。”

“她没有问起你关于巴尔塔扎尔家佣人的事？”

“她连提都未提！……现在城里已没有人谈论这件事了。”

“关于特莱莎，她对你说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说，就说她进修道院了。现在，我去给马盖条毯子，牲口已经汗流浹背了。姑娘，把毯子拿给我。”

正当西蒙数点差不多价值 11 枚金币的钱，并对母亲这种出乎意料的慷慨解囊惊讶不已的时候，玛莉亚娜在隔壁房间里拥抱了她的父亲，大声喊道：

“你这谎话编得真是天衣无缝！”

“姑娘，编谎话的可是你呀！这可是你这脑瓜儿里想出来的！只是我说出来的时候，有点添枝加叶，对吧？可他现在像吃糖饼似的把它吃下去了！行啦，你现在没有小牛犊了，不过，以后他会给你一条大牛来赔偿你的小牛犊的。”

“父亲，我可不是为了占便宜……”她有点生气地说道。

“这太好了！不过，俗话说：谁播种谁受益吗！”

玛莉亚娜陷入沉思，自言自语道：但愿他可别像我父亲这样想我，老天知道，我这样做丝毫没有个人打算。

西蒙把铁匠叫到跟前，对他说道：

“亲爱的若奥，如果我没有钱，我会毫不客气地接受你的恩惠。

我相信你的所做所为，并非为了赚钱，但是，现在我既然收到了这笔钱，你就一定得同意我给你一些钱来支付我的饮食费用。我欠你们的情是无法偿还的，实在是感激不尽，我将永远不会忘记你和你的心地善良的女儿……收下这点钱吧！”

“帐吗，最后再算吧。”铁匠一边把手往后缩，一边说道。“没有人要听我们对帐，谢天谢地。当我需要钱的时候，我来找您。现在嘛，鸡笼里的母鸡还多着呢，而且面包每周都在烤。”

“但是，你得收下。不管你怎么解释。”西蒙固执地说道。

“在我的家里，除了我之外，谁也不能发号施令。”若奥师傅装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说道，“收起您的钱吧，少爷。我们别再谈此事了，如果您想让事情圆满解决的话。”

以后接连五天，西蒙天天都收到特莱莎的来信。有几封信表示要听天由命或者写几句安慰话，而另外一些信则由于怀念而热烈冲动。其中一封信这样写道：

我父亲一定知道你在这里，而只要你在这里，他肯定不会让我离开修道院。最好你还是回科英布拉去吧，这样我们就可以使我父亲忘却最近发生的事情。不然的话，我亲爱的夫君，他既不会给我自由，我也不知如何才能从这座地狱中逃出去。你简直想象不到这是一座什么样的修道院！如果我能够掏出我的这颗心，来祭祀天主的话，我一定要找一个不像这儿这么肮脏的环境。我相信，别的任何地方都可以祈祷和修行，可这个修道院里不行。

在另外一封信中，她又写道：

别丢下我，西蒙。你不要去科英布拉。我担心我的父亲要把我从这里转移到一个更加严酷的修道院去。一

一位修女对我说，我就要离开这里了；另一位则十分有把握地对我说，我的父亲正在设法把我转到波尔图的一家修道院去。这一点使我感到特别害怕，但是我是不会屈服的，特别是当我得知我父亲的目的是要强迫我进行修行宣誓的时候。不管他采用什么暴力和虐待，也决不能使我改变主意。我不能不先当一年初学修女就去宣誓。我得经过三次考试，每次考试我都要说不。如果我能逃离这里该多好呀！……昨天我走到围栏跟前，见到有一扇车门，门外就是马路。我听说那扇门经常打开，让拉柴的车进来。但可惜的是，这扇大门在进入冬季之前都不开了。如果在这之前我逃不出去的话，我的西蒙，我一定要在进入冬季之后逃出去。

然而，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苦心策划也颇见成效。德高望重的蒙尼格修道院院长同意让这位非常虔诚的、热爱天主的表兄将女儿送进修道院。院长为她准备了房间，并对侄女的虔诚的决定表示祝贺。特莱莎没有收到这封贺信，因为信落到了她的父亲手里。信中，姑妈要她对自己的决定一定要三思而后行。如果只是因为一时不快而轻率地去寻找避风港的话，那么，在这里，感情的发展可能会变本加厉。

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安排好了各种防范措施之后，才对女儿说她在蒙尼格的姑妈想让她去陪住一段时间，而且是第二天凌晨就要启程。

当特莱莎得到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时，她那天给西蒙的信已经送出去了。她为自己束手无策而感到苦恼，于是决定装病。不过她真的由于过分激动而发起烧来，致使这次阴谋没有得逞。老头子本来不想因为女儿生病而改变计划，但修道院的医生对她父亲和热衷于暴力的院长的不人道行径表示不满。当晚特莱莎曾想写信告诉西蒙，但是院长已经对她起了疑心，院长的佣人遵照院长

的旨意，始终守在病人的床头。进行这种监视的起因是，管事嬷嬷有一次多喝了几杯，她说特莱莎晚上做梦还在祈祷，还通过一个乞丐，同天上的一个天使通信联络。有几个修女的确看见过乞丐婆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等待特莱莎的施舍，但她们以为这是姑娘在对一个穷老太婆行善。管事嬷嬷信口开河的话，被风言风语传开了，乞丐婆被勒令离开修道院。特莱莎得知此事之后，十分痛苦。她跑到窗前，叫住了正在离开的、被吓得惊慌失措的乞丐婆，朝院子里掷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们的通信已不可能，我将被从这里转往别的修道院，在科英布拉等待我的消息。

院长很快就得到了有关此事的消息，并吩咐修道院的园丁马上去追赶那个穷老婆。园丁在大门外追上了乞丐婆，揍了她一顿并抢走了纸条，然后便从修道院跑到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家，把纸条交给他。穷老太婆也没有退缩，她赶紧跑到铁匠家里向西蒙叙述了事情的经过。

西蒙从床上一跃而起，并大声呼喊若奥·达·克鲁斯。在这种紧要关头，他希望能够听到一种声音，他希望能有一位愿意为他赴汤蹈火的朋友。铁匠听完了他的叙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拭目以待”。西蒙不赞同这位莫逆之交的谨慎淡漠态度，表示要立刻启程前往维塞乌镇。

玛莉亚娜也在场，她听到了他们的谈话，认为她父亲的意见是对的，但当她看到客人焦急的心情时，便请求允许让她插一句话，说道：

“如果西蒙少爷愿意，我可以进城去一趟。到修道院去找布丽托，她是我的一个朋友，修道院一位修女的佣人。我可以把信交给她，让她转交给那位小姐。”

“这行吗，玛莉亚娜？”西蒙叫了起来，几乎要上去拥抱这位

姑娘。

“当然行！”铁匠说道。“能够做到的事就可以去做。你去穿衣服吧，闺女，我去给你备马。”

西蒙坐下来写信，但他心乱如麻，总也想不出一个有利于两人目前处境的解决办法。经过一阵踌躇之后，他建议特莱莎在天亮时，修道院的大门一打开她就逃出去，或者干脆强行让门房打开大门。他让她约定个时间，第二天他带着马匹来接应她外逃。在走投无路时，他可以带人冲进修道院，或者放火来打开修道院的大门。这项计划倒是符合这位大学生的性格，怒火中烧已经冲昏了他那可怜的脑袋瓜！他把信封好之后，便开始徘徊起来，仿佛在竭力压抑心中各种冲动。他用指甲狠狠地挠着头皮，揪下一撮撮头发，他像瞎子一样往墙上乱撞。一会儿坐下来，一下子又突然站起，一次比一次莽撞。他机械地握住手枪，飞快地抡动着胳膊。他把信拆开又读了一遍，差一点儿把信撕掉，因为他觉得已经晚了，或者也许到不了她的手里。正当他举棋不定的时候，玛莉亚娜走了进来。为了不使她发现自己的眼泪，西蒙一定十分窘迫。

你一定倍受折磨，一个纯洁的女人的高尚的心！你为这个年轻人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感激一个曾经救过你父亲性命的男人。这种美德实属罕见！如果你爱他，如果你是为了减轻他的痛苦，毅然亲自把他送上了一条使他永远离你而去的道路，我将如何来赞誉你的英雄行为呢？！哪位天使赋予了你这颗圣洁的忘我的心？！

“我已经准备好了。”玛莉亚娜说道。

“给你信，我的好朋友。请无论如何带封回信来。”西蒙一面说，一面把信和一个钱包交给她。

“这钱也是给小姐的吗？”她问道。

“不，这钱是给你的，玛莉亚娜，你买只戒指戴吧。”

玛莉亚娜接过信，迅速背过身去，以免西蒙看到她这种不太尊重他的举动，如果不是鄙视的话。

大学生不敢再固执己见，只好望着她走下台阶。铁匠正在院子里牵着马等她。

“别老用鞭子抽它。”若奥·达·克鲁斯对玛莉亚娜说道。她翻身上马，马鞍上铺着一块绯红色的坐垫。

“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黄，姑娘？”看到女儿面无血色，他大声问道，“你怎么啦？”

“没有什么，我会有什么事？！把鞭子给我吧，父亲。”

小马飞奔而去，铁匠站在马路中间望着女儿和她的坐骑，西蒙听见他自言自语说道：

“女儿，维塞乌镇的姑娘和小姐，哪一个能比得上你！她们就是再化装打扮，我也不会把我的小马给她们骑，就是摩洛哥人的国王来向我的女儿求婚，我宁愿让魔鬼把我带走，也不会把女儿嫁给他！这才是女人，而且是真正的女人！”

玛莉亚娜在修道院门前下了马，然后走到门房去找她的朋友布丽托。

“多漂亮的姑娘！”正在大门旁边的小屋里同修道院院长讨论如何拯救生灵以及关于松子酒问题的小教堂神父说道。他那天刚刚收到了几桶松子酒，其中一桶已经灌进了院长的肚子里。“多漂亮的姑娘！”教堂神父一只眼睛瞟着姑娘，另一只眼睛看着那间小屋，又重复了一句。院长妒忌地咬着嘴唇。

“行啦！别姑娘姑娘的了。你说吧，我什么时候派人去取酒。”

“什么时候去都行，院长小姐。但是你注意观察一下那个姑娘的眼睛，她的姿态，她的整个身材。”

“行啦，若奥神父。”院长回敬道，“请你注意，我还有别的事。”

她伤心地怀着极大的委屈走出了房间，脸上滚动着泪珠……也许是鼻烟呛的。

“你从那儿来的？”教堂神父和气地问道。

“从乡下来的。”玛莉亚娜回答说。

“这我看得出来，但是，你是那个村子的？”

“我现在不忏悔。”

“但是，对我说没有关系的，姑娘，我就是神父……”

“我看得出来。”

“好大的脾气呀！……”

“我就是这个样子。”

“你到修道院找谁呀？”

“我已经对她说过要找谁了。”

“玛莉亚娜，是你呀?! 快过来!”

姑娘向神父点了点头，径直向发出声音的会客室走去。

“我想同你私下谈谈，若阿金娜。”玛莉亚娜说道。

“你在这儿等一下，我去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小隔间。”

神父已经走出了院子，玛莉亚娜一边等，一边逐个地巡视着修道院的每一扇窗户。她看见其中有一个窗户里，隔着铁栏杆，有一个未穿修女装束的姑娘。

“难道是她?”玛莉亚娜自问道，同时心跳加快，“要是他爱我就像爱她那样……”

“玛莉亚娜，从那个台阶上来，进走廊的第一个门，我马上就到。”若阿金娜说道。

玛莉亚娜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看没有穿修女服的那个姑娘的窗口，重复地想着那句话：

“要是他爱我就像爱她那样该多好呀! ……”

一走进房间，她就对女友说：

“我说，若阿金娜，有一个脸色白的像牛奶一样，刚才站在那个窗口的姑娘是谁呀?”

“是个新入院的，这里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但是，她没有穿修女的服装。”

“啊，我知道了。那是堂娜特莱莎·阿尔布凯尔克。”

“这么说，我没有弄错。”玛莉亚娜沉思道。

“怎么，你认识她?”

“不，不过我现在来找你却是为了她的情人的缘故。”

“究竟是怎么回事? 你同这位小姐有什么关系?”

“就我个人来说，同她没有任何关系，但是我认识一个人，他非常爱她。”

“法官的儿子?”

“一点不错。”

“但是，这个人在科英布拉。”

“我不知道他在科英布拉，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你能不能帮我个忙？”

“如果我能做到的话……”

“你能。我想同她说几句话。”

“见鬼！这我可不敢说一定能办到，因为她现在是在修女们的眼皮底下，而且明天她就要转到别处去了。”

“转到哪儿？”

“转到另外一个修道院，不知是里斯本的，还是波尔图的。她的箱子都已经收拾好了。她正在为走的事气得要死。你想要她干什么？”

“我不能对你说，因为我不知道……我想交给她一封信……你把她叫来，我送给你一块做衣服的布料。”

“你发财了，玛莉亚娜！……”若阿金娜笑着说道，“我不要你的布料，姑娘。如果我能够告诉她让她过来又不致被人听见，我会告诉她的。现在倒是个好机会，因为刚刚敲过唱经的铃声……我现在就去告诉她……”

若阿金娜怀着艰巨的使命离开了。特莱莎正一个人呆在那里想心事，一双眼睛死死盯着玛莉亚娜进来的方向。

“姑娘请赶快跟我来一下。”修道院的女佣对她说道。

特莱莎跟着她走进了小房间，若阿金娜把门关上，说道：

“你们长话短说，然后在里面敲一下，我就来开门。如果有人问起你，我就说姑娘在了望台上。”

当特莱莎问玛莉亚娜究竟是什么人的时候，她声音有些颤抖地回答道：

“我是来给小姐送这封信的。”

“是西蒙的来信！”特莱莎喊道。

“是的，小姐。”

这位被禁锢在修道院里的姑娘激动地一连把信读了两遍，然后说道：

“我不能给他写信了，因为她们拿走了我的墨水。现在，谁也不肯把自己的墨水借给我。你告诉他，我明天一早就要到波尔图的蒙尼格修道院去了。让他别难过，因为我将矢志不渝。千万别让他到这里来，因为来了也是徒劳往返，而且十分危险。让他到波尔图去看我，我一定设法同他见面。你告诉他，好吗？”

“好的，小姐。”

“不会忘掉吧？告诉他，千万不要到这儿来。逃出去是不可能的，会有一大群人跟着我的。我的表兄巴尔塔扎尔，我的几个表姐妹，我父亲，我还不知道要去几个搬运行李的和轿夫。从半路上把我抢走简直是发疯了，会出人命的。你把这些都告诉他，好吗？”

这时候，若阿金娜在门外说道：

“姑娘，院长到你的房间找你去了。”

“再见，再见。”特莱莎慌忙说道，“拿着这个做个纪念，以表示我的感激。”

她从手上取下一只金戒指送给玛莉亚娜。

“我不能接受，我的小姐。”

“为什么？”

“因为我并没有为您做什么。如果要接受什么酬劳的话，也是该从派我到这里来的人那里得到。愿天主与您同在，小姐，愿您幸福。”

特莱莎走了出去，若阿金娜走进房间。

“你现在就走吗，玛莉亚娜？”

“现在就走，得赶紧，回头我会再找你好好谈谈的。再见，若阿金娜。”

“你还没有告诉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小姐的情人就在这儿附近吗？告诉我，我不会对任何人讲的，姑娘……”

“下次吧，下次吧。谢谢你啦，若阿金娜。”

返回途中，玛莉亚娜马不停蹄，同时还默默地重复着小姐的

口信。有几次，她也曾经走神儿，那是因为在回想家中这位客人的恋人的模样。她悄悄地对自己说：“她不仅是位富有的贵族小姐，而且像她这样漂亮的人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可怜的姑娘自愧不如，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西蒙透过他住房的窗户注视着远处的马路，全神贯注地听着远方马蹄声。

当他发现玛莉亚娜的时候，便不顾伤疼，跑下台阶，来到院子里。那天，他的伤口有点恶化，这是他受伤后的第八天。

铁匠的女儿一字不漏地转达了口信，西蒙平心静气地听着她的讲述，但当他听说特莱莎的表兄也要护送她去波尔图的时候，便按捺不住了。

“巴尔塔扎尔表兄……”他脸上带着一丝冷笑，喃喃地说道，“这位表兄总是在为他和我挖掘坟墓！……”

“是他的坟墓，少爷！”若奥·达·克鲁斯大声说道，“他必死无疑。3000万小鬼决不会放过他！但是少爷您，只要有我若奥在，您就一定能活下去。您就让那位小姐到波尔图去吧。在修道院是不会有危险的，天主会随时让她好起来的。您先到科英布拉去待一段时间，两三个星期之后，当老头子防范松懈，小姐也装着驯服了，那时候小姐还是您的。这就像阳光普照一样，毫无疑问。”

“我一定要在去科英布拉之前见她一面。”西蒙说道。

“可是她再三嘱咐我，让您别去那儿。”玛莉亚娜劝说道。

“就是因为她那个表兄？”大学生讥讽地问道。

“我想是的。另外，也许是因为即使您去到那儿也毫无用处。”姑娘怯怯生生地回答说。

“您愿意去就去吧。”若奥师傅大声喊道，“女人，您半道去把她抢过来，这总无话可说了吧。”

“父亲，你别让这位先生再去冒这么大的风险了好不好！”玛莉亚娜说道。

“别担心，姑娘。”西蒙插话道，“我也不愿意让任何人去冒险。不管风险多大，我决心要独自去闯一下。”

若奥·达·克鲁斯带着少有的极端严肃的表情，说道：

“西蒙先生，您对世事还一无所知。您不能单枪匹马硬把脑袋往墙上撞。正如一个对手所说的，他们如果瞄准了一个人，是决不会给他喘息机会的。我是个乡巴佬，但是，说句老实话，我也有过病急乱求医的时候。感情，让它见鬼去吧。没有人是靠感情养胖的。一个男人总不能因为一个女人，哪怕她是皇帝的女儿，就不顾一切，自掘坟墓。女人多不可数，就像池塘里的青蛙，一个扎进水里，四个浮出水面。一个像您这样有钱的公子哥儿，只要您愿意，就是蒙住眼睛也能找到，而且嫁妆可观。让她听天由命吧。如果她命中注定是属于您的，那就会像一个古老的成语说的那样，不管您走在前边还是走在后边，她总会嫁给您的。不过，少爷，这可不是害怕，您想想看，若奥·达·克鲁斯一下子送两个人去了地狱，这意味着什么。但是，您还不懂得什么叫害怕。如果您真想拦路抢劫，从她父亲手里，从她表兄手里，从跟随她的卫队手里把她抢出来，只要有必要，我马上骑马出去，三个小时之内我就能带回四个人来，这可是四条龙。”

西蒙注视着铁匠那一双闪光的眼睛，而玛莉亚娜却把双手抱在胸前，大声喊道：

“父亲，你不能给他出这种主意！……”

“闭上你的嘴巴，孩子！”若奥师傅说道，“你去把马鞍取下来，垫上毯子，让它落落汗。不叫你，就别到这儿来。”

“你别难过，玛莉亚娜。”西蒙对正在伤心离开的姑娘说道，“我不会采用你父亲出的这种主意。我会善意地听取他的劝告的，因为我知道他希望我好。但是，我必须做我的荣誉和良心让我做的事。”

晚上，当西蒙独自一个人的时候，他写了一封长信，下面就是我们从中选摘的几段话：

我觉得我就要失去你了，特莱莎。明天阳光依旧，而我却再也看不见它了。我周围的一切都有着一种死亡的气氛。看来，我坟墓中的寒气正在渗入我的血液和骨髓。

我不能成为你想要我成为的那种人。我的感情同不幸是格格不入的。你是我的生命。我曾经坚信，任何障碍都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夺去。只有害怕失去你的这种担心，一直在折磨着我。过去遗留给我的只是一种勇气，让我去寻找一种配得上你和我的死亡方式吧。不知你有没有毅力去承受那种缓慢的垂死挣扎，反正我承受不了。

人可以带着不幸的感情生活，但此仇不报犹如行尸走肉。我绝不是拿生命当儿戏，绝不是。你就要失去我了，特莱莎，但是，在我死去之后，对你进行迫害的无耻之徒也将不会有了。你生活的每时每刻，我都会嫉妒的。你一定要常常思念你天上的夫君，你永远不要把你心灵的目光从我身上移开，对于倒在你身边的那个破坏了我们多少美好希望的、禽兽不如的小人，你连看都不必看他一眼。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着你充满泪水的祈祷。祈祷吧！我已经感觉到有一束信念的火光在黑暗中照亮了我！……这是你用爱传给我的信念，特莱莎。我还相信，这火光是不会熄灭的，因为这火光来自于你，但是天不助我。

你要记住我。你要活在这个世界上，用影子般的忠诚，向世人解说我为什么被人推下深渊。你将会充满荣耀地听到人间的反响，说你无愧于我。

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

泪水使他再也写不下去。而后，玛莉亚娜又走了进来，她是

来摆小桌让他用晚餐的。在往桌上铺台布的时候，她用低沉的声音，似乎是在自言自语地说道：

“这是我在我家最后一次为西蒙先生摆放餐桌了！”

“为什么这样说，玛莉亚娜？”

“因为我的心这样告诉我的。”

这一次，大学生却以一种迷信的观念来考虑姑娘心中的预感了。他默默无语地沉思了一阵，这使她感到她的话言中了。

若奥·达·克鲁斯的女儿端着盛满鸡肉的盘子回到房间时，眼里充满了眼泪。

“你是因为怜悯我才掉泪的吧，玛莉亚娜？”

“我掉泪是因为我觉得我可能再也见不到您了，或者只能以另外的方式见到您，但这样我宁愿在见到您之前死去。”

“也许不至于这样，我的朋友……”

“我想求您一件事情，不知您能不能答应？……”

“那要看你求我做什么了，姑娘。”

“今天晚上不要出去，明天也要不出去。”

“你求我的事，我做不到，玛莉亚娜。我必须出去，因为我出不去，我将无法活下去。”

“如果这样，那就请您原谅我的多嘴了，愿天主保佑您。”

姑娘去向父亲讲述了大学生的意图，若奥马上走进房间表示不赞同他外出，并再三强调他的伤势的严重性。后来，由于劝说没有成功，于是决定陪他一起外出。西蒙感谢他的好意，但是坚决地拒绝由他陪伴。铁匠也毫不让步，他收拾好马枪，喂饱了马，说这是为了以防万一。大学生看出了他的意图，于是对他说，自己决定不去维塞乌镇了，决心好好养几天伤，然后跟随特莱莎到波尔图去。若奥·达·克鲁斯轻信了他的话，但是，玛莉亚娜总是相信自己的心灵的预感，她怀疑他的这种变化，于是，对父亲说，要注意少爷的行动。

晚上 11 点钟，大学生从床上爬起来。他听了听室内的动静，

除了马在马槽上吃草料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声息。他把两支手枪装满了子弹，又给若奥·达·克鲁斯写了个便条，把便条同他写给特莱莎的信放在一起。然后他打开了房间的窗户，从窗户跨到用木棍搭起的凉台上，再从这里往大路上一跳就万无一失了。他从凉台上刚跳下去，仅仅向前走了几步，凉台旁边的大门就开了一个缝，里面传来了玛莉亚娜的声音：

“再见了，西蒙先生。我祈祷圣母与您同在。”

大学生停住脚步，他仿佛听到一种发自肺腑的声音对他说：“你的保护神在通过一个女人的口对你说话，再也没有比你的爱所照耀的这颗心更具有智慧了。”

“请替我拥抱你的父亲，玛莉亚娜。”西蒙说道，“再见……一会儿见，或者……”

“审判末日再见……”玛莉亚娜接着说道。

“命中注定……那就听天由命吧！”

当玛莉亚娜点燃圣坛的蜡烛，热泪盈眶，跪在地下祈祷的时候，西蒙已经消失在茫茫黑夜之中。

1点钟，西蒙站在修道院门前，逐个地巡视着里面的窗口。没有一个窗口有灯光，只有圣殿灯架上的一盏灯，透过殿堂缝隙的玻璃，射出一丝微弱而阴森的光。他坐在教堂的台阶上，一动不动，直到敲响了凌晨4点的钟声。内心的痛苦使他万虑纷集。回首往事；玛莉亚娜合手祈祷的景象历历在目，但是，与此同时，他仿佛又听见了特莱莎的呻吟，她正在遭受思念的折磨，祈求天主将她从枉法乱为者的魔爪中解救出来。接着，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把女儿拖进修道院的场面更加激起了他复仇的欲望，而每当巴尔塔扎尔·科蒂纽那面目可憎的形象在脑海出现的时候，大学生的手都情不自禁地抓起手枪。

4点1刻，整个大地迎着朝霞在圣歌和欢呼声中苏醒。鸟儿在修道院的围栅上唧唧喳喳，然而它们那动听的歌声被教堂钟楼上晨祷的庄严的钟声所打断。地平线上已经由红晕变成鱼肚白，曙

光像一条巨大的火舌，发出万道光芒，照射在山坡上，洒向平原和田野，就像天使奉天主之命向人间展示夏日晨光万紫千红的奇观。

然而，无论是天空的光彩还是地上的奇景，都不能使我们年轻诗人的目光流露出丝毫兴奋的情绪！

4点半钟，西蒙听到了吱呀吱呀的抬轿子声音朝着他的那个方向走了过来，他换了个地方，钻进了正对着修道院的一条狭窄的胡同。

空轿停在了修道院大门口，随后出现了三位穿戴整齐的女士，她们无疑是巴尔塔扎尔的姐妹，两个佣人牵着骡子紧跟其后。女士们走过去坐在大门旁边的石凳上。不一会，沉重的大门缓缓打开，发出咯咯吱吱的噪音，三位女士随即走进门去。

未过多久，西蒙看见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在巴尔塔扎尔·科蒂纽的搀扶下走到门口。看得出，老头子有些萎靡不振，无精打采，而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花花公子则西装革履，显出一付洋洋得意的样子，指手划脚，不可一世，用别人的痛苦来换取自慰。

“别难过了，叔叔！”他说道，“看着她嫁入，你会更伤心的！我保证，不出一年她会治愈的。一年的修道院生活就是一付特效的清心剂，对于清除那些娇生惯养、为所欲为的女孩子们心灵上的陋习，这种办法是再好不过的了。如果叔叔你从小就对她严加管教，让她惟命是从，那她现在就会百依百顺，也就不至于发生自作主张选择丈夫这种事了。”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啊，巴尔塔扎尔！”老人一边说，一边抽泣。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侄儿回答说，“如果你还有另外一个女儿的话，失去她你就不会如此伤心了，对于她的大逆不道，你也不会如此悲愤了。你可以住在最亲近的女儿家里，尽管还得去申办剥夺长女继承权的手续。现在，我看你除了忍痛割爱，采用烧

灼疗法之外，别无出路，单靠贴药膏是治不好的。”

修道院的大门再一次打开，特莱莎跟着三位女士走出大门。

塔德乌擦了擦眼泪，向前走了几步，同女儿打招呼，她瞧着地面，始终没有抬起眼睛。

“特莱莎……”老人叫了一声。

“我在这儿，先生。”女儿连看都没有看他一眼，回答道。

“还来得及。”阿尔布凯尔克又说道。

“什么还来得及？”

“还来得及做一个好女儿。”

“可我的良心并不认为我不是一个好女儿。”

“还有什么？……你想回自己的家吗？你愿意忘掉那个使我们惨遭不幸的浑蛋吗？”

“不，父亲。我的命运就是进修道院了。我死也不会忘记他的，我是一个倔犟的女儿，但是我从来不说谎话。”

特莱莎抬起头来环视周围，当她看到巴尔塔扎尔的时候，浑身颤抖，大声喊道：

“滚开！”

“你是对我说话吗，表妹？”巴尔塔扎尔笑着说道。

“就是对你说的！你这可恶的身影干嘛老缠着我？”

“我是表妹的随从仆人中的一员。本来我还有两个佣人可以做表妹的随从，但是这两个人被人杀害了。失去了他们，我只好自告奋勇了。”

“我用不着你献殷勤。”特莱莎激烈地说道。

“但是，我不能不为你效劳，因为我的两个忠实的仆人不在，他们被一个暴徒杀害了。”

“活该。”她带着讽刺的口气说道，“因为胆小鬼藏在背后，让佣人去替他送死。”

“最后的帐，还没有清算呢……我亲爱的表妹。”贵族少爷反唇相讥道。

这段对话很快就结束了。当时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正在和修道院院长及其他修女们告别，巴尔塔扎尔跟着四位女士出了修道院的前院，正好和靠在对面街道墙角的西蒙·博特略打了个照面。

特莱莎看到了他……她首先猜到是他，于是喊了一声：

“西蒙！……”

法官的儿子一动不动。

巴尔塔扎尔对这种会面感到害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他，还有点迟疑不决。

“可真难相信，这个卑鄙的家伙也敢到这儿来！”卡斯特罗·达依列镇的公子哥儿大声嚷嚷道。

西蒙向前走了几步，平静地说道：

“我……卑鄙？！为什么？”

“卑鄙，卑鄙的凶手！”巴尔塔扎尔喊道，“你从我面前滚开！”

“真是个白痴！”大学生说道，“我不想同阁下争辩……小姐，”他转向特莱莎，激动地说道，面部表情也由于内心的爱恋而有所变化，“你去忍辱负重吧，我愿意为你的忍辱负重做出个榜样。拿起你的十字架，不必诅咒暴力，也许在你背负十字架忍辱负重的中途，神的慈悲会使你勇气倍增。”

“这个浑蛋在说些什么！”塔德乌喊道。

“他是到这儿来羞辱你的，叔叔！”巴尔塔扎尔回答道，“他在用蛊惑人心的语言，来教唆你的女儿！这太过份了！你看我怎么收拾他，这个浑蛋！”

“正是你这个浑蛋在对我进行威胁，但你决不敢再向我靠前一步。”法官的儿子回敬道。

“我不怕你。”巴尔塔扎尔气急败坏地说道，“你别以为我好欺负。我要当着我叔叔的佣人的面来教训你，你也可以认为他们都在保护我，你这浑蛋！”

“如果是这样的话，”西蒙笑着说道，“我希望永远不要再见

你。我想不到你如此胆小如鼠，如此厚颜无耻。我一定要让你在大街拐角碰到的第一个流氓揍你一顿。”

巴尔塔扎尔·科蒂纽疯狂地扑向西蒙，当他就要用双手卡住了西蒙的脖子的时候，突然间手指无力地松弛开了。当女士们赶到他们中间把他们拉开的时候，巴尔塔扎尔的额头上已经挨了一枪，脑袋开瓢了，他晃了一下，便直挺挺地倒在特莱莎的跟前。

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扯着嗓子大声呼叫，轿夫和佣人们已经把西蒙团团围住，他的手指还扣着另一支手枪的扳机。下人们你推我，我推你，在老头子的喊声唆使下拥向杀人凶手。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一个蒙面男子从对面街上跑过来，提着马枪站在西蒙身旁，向前拥挤的人群站住不动了。

“快跑，马就在街头。”铁匠对他的客人说道。

“不，我不逃跑……你自己走吧，赶快。”西蒙回答说。

“快逃走吧，不然后人越聚越多，一会儿士兵就到了。”

“我已经对你说过，我不逃跑。”特莱莎的情人固执地说，他一直注视着昏倒在教堂台阶上的特莱莎。

“这样您就完了！”若奥·达·克鲁斯又说道。

“我已经完了。你走吧，我的朋友。为了你的女儿，我求你了。你可能对我还有用，你逃吧……”

就在铁匠跨上马逃走的时候，沿街的门窗全都打开了。

修道院隔壁的一个邻居，由于职业的关系，第一个跑上街道，他是法院的勤务长。

“抓住他，抓住他！他是杀人犯！”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还在大喊大叫。

“谁是凶手？”法院勤务长问道。

“是我。”法官的儿子回答道。

“阁下！”勤务长大吃一惊。然后他走到近前，低声地说道，“跟我来，我放你逃出去。”

“我不逃走。”西蒙说道，“我被捕了，这是我的武器。”

他交出了手枪。

当塔德乌·达·阿尔布凯尔克从惊恐中缓过劲儿来，便立刻让人把女儿塞进轿中，吩咐两个佣人把她送往波尔图。

巴尔塔扎尔的姐妹们则跟随着她们兄长的尸体返回叔父家中。

地区法官被家中的喧闹声吵醒。他以为睡在隔壁房间的妻子也一定被这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了，于是便大声询问妻子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由于没有听到回答，他便歇斯底里地摇起铃来，同时大声呼叫，以为家里发生了火灾。当堂娜丽达应声跑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穿短裤，连裤子也穿反了。

“干吗吵吵闹闹的？谁在大喊大叫？”多明戈斯·博特略大声问道。

“叫得声音最高的是老爷你自己。”堂娜丽达回答说。

“我？但是，谁在哭哭啼啼？”

“是你的女儿。”

“为什么？你倒是说呀！”

“好吧，我说。西蒙杀了个人。”

“在科英布拉？……你们就是为这闹得家里天翻地覆！”

“不是在科英布拉，是在维塞乌镇。”堂娜丽达说道。

“夫人不是在捉弄我吧？！小伙子人在科英布拉，而在维塞乌犯案杀人！这种情况，王国的刑律上倒是没有明文规定。”

“你好像在开玩笑，老爷！你的儿子今天凌晨把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侄子巴尔塔扎尔·科蒂纽打死了。”

多明戈斯·博特略顿时脸色骤变。

“被捕了吗？”地区法官问道。

“现在在地方法官的家里。”

“派人去把勤务长叫来。你知不知道他怎么杀的人？为什么杀人？……去把勤务长给我叫来，马上去。”

“你干吗不穿上衣服，自己到法院院长家去一趟呢？”

“我到 he 家里去干什么？”

“去打听一下你的儿子究竟是怎么回事。”

“我现在不是父亲，我是地区法官，我不能直接审问他。堂娜丽达夫人，我不愿意听到哭哭啼啼的声音。去告诉姑娘们，让她们闭上嘴巴，或者到后院哭去。”

奉命到达的勤务长详细地报告了他所知道的情况，而后又说，据他了解，他们两个人同时都爱上了阿尔布凯尔克的女儿，是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

多明戈斯·博特略听完勤务长的讲述，对他说道：

“地方法官会依法办案的。如果他执法不严的话，我会要求他这样做的。”

勤务长离开之后，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对丈夫说道：

“你用这种口气谈论你的儿子，究意是什么用意？”

“我的意思是，我是本地区的大法官，我不袒护由于妒嫉而行凶的杀人犯，而且还是因为我所痛恶的一个人的女儿争风吃醋引起的。西蒙一定要同这一家勾勾搭搭，我早就想让他死掉了。我曾经多次写信警告过他，如果有人向我证实他同那个女人暗中通信，我一定要将他赶出家门。夫人，你总不至于为了一个不听教诲的而且现在又成了杀人犯的儿子，逼我去牺牲自己正直无私的名声吧。”

堂娜丽达一方面是由于母爱，而更多的还是因为心理上的矛盾，同丈夫争执了很长时间，但最后终因丈夫执拗不化且大发雷霆而不得不做出让步。她从来没有听到过他使用如此激烈而生硬的言词讲话。当他对她说：“夫人，在吃饭穿衣这些琐事上，你说了算，我可以让步，但是，在事关声誉的问题上，你不能随心所欲，请你别再搀和了！”当堂娜丽达听到了这些话，再看看丈夫的脸色，才意识到自己终归是个妇道人家，于是退出了房间。

这时候，地方法官正好走进会客室。地区法官看见了他，但

没有丝毫热情的表示，既不感谢他手下留情，也不恳求他网开一面，相反，他眉头紧皱，似乎要指责地方法官在这个时候来访，会给人留下一种法律的天平在他手中也会摇摆不定的印象。

“首先，我要对阁下公子的不幸表示慰问。”地方法官说道。

“谢谢你，我都知道了。立案了吗？”

“我是不允许接受这种指控的。”

“如果你不接受，我会强迫你履行职责的。”

“西蒙·博特略少爷的处境十分不妙。他对什么都供认不讳。他承认他打死了那个摧残他所爱恋的女人的恶棍……”

“这很好。”地区法官打断了他的谈话，声音沙哑地发出一声惨笑。

“我问他是不是为了自卫，暗示他做肯定的答复，结果，他回答说不是。他说，如果要自卫的话，用皮靴踹他一脚就够了，用不着开枪。我曾经寻求各种体面的办法引导他回答‘当时神志不清’或‘精神失常’，但是，他在回答和辩解的时候神态自若，使我无法推断这次凶杀并非完全出于蓄意，或者是在神志不清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样，阁下就处在一种特别难堪的境地。我本想帮您解围，但现在实在无能为力。”

“我不能这样做，也不需要你这样做，地方法官先生。他已经入狱了吗？”

“还没有，现在还在我家里。我就是为此事来请示阁下的，请您决定是否为他配备优待牢房。”

“我什么也不决定，你就只当犯人西蒙在此地没有任何亲戚。”

“但是，地区法官阁下，”地方法官觉得良心上有点说不过去，难过地说道，“阁下终究是他的父亲。”

“我是地区法官。”

“这过于严厉了。请原谅我的多虑，其实我是好意。对他自然要绳之以法，但是阁下不必怀着仇恨的心情来处罚他。不幸的遭遇甚至可以消除外人的恩恩怨怨，更何况您作为父亲由于爱而引

起的这种气愤呢？”

“我并不仇恨他，法官先生。我不认识你对我说的这个人。去履行你的责任吧，这是地区法官向你下达的命令。作为朋友，以后我会感谢你的关照的。”

地方法官回去之后，马上就以同样严厉的表情去见西蒙。

“我刚刚同你父亲谈过，”地方法官说道，“我看他火透了，可不是一般地发发脾气，因此，我想，眼下你不可能指望你父亲的影响或帮助。”

“这有什么关系？”西蒙平静地说道。

“非常有关系，博特略先生。如果你父亲愿意的话，以后就有办法为你减刑。”

“判刑对我来说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地区法官的儿子反驳道。

“看来，你对上绞刑架也无所谓了？”

“是的，先生。”

“你说什么，西蒙先生？！”问话者惊讶地问道。

“我是说，我的心对我的头颅的命运已经漠不关心了。”

“你可知道，你的父亲甚至不给你任何保护，连狱中的必需品都不提供？”

“我不知道，但这有什么关系？饿死或者上断头台，不一样都是死吗？”

“你为什么不写信给你的母亲？请求她……”

“我能要我母亲做些什么？”

“请求她劝说你的父亲暂且息怒。不然，博特略先生，没有什么人能供养你。”

“阁下以为我是一个可怜虫，为我操心今天中午用餐的地方。我想，这种吃喝琐事就不必劳地方法官先生的大驾了。”

“我当然不管。”地方法官说道，他显然已被激怒，“那你就请便吧。”

地方法官把勤务长叫来，将犯人交给他，并嘱咐他不必叫士

兵押送。

监狱看守很客气地接收了犯人，并把他安置在监狱中最好的一间牢房里。但这只是一间空房，连一件起居用的家什都没有。

另一个在押犯借给他了一个木凳，西蒙坐在凳子上交叉双臂开始沉思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父亲的一个佣人为他送来了午饭，告诉他说，这是他的母亲背着他的父亲让他送来的，并把他母亲的一封信交给他。信的内容应该让读者知道。西蒙对放在地上的饭盒里的午饭连动都未动，便先读起下面这封信来：

不幸的儿子，这一下你全完了！

我是丝毫帮不上你的忙了，因为你的父亲已经铁了心。午饭，我还是背着 他派人送给你的，我不知道还能不能让人给你送晚饭！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啊！真不如生下来的时候就死掉！

有人曾对我说过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死的，但是，尽管你的劫数是命中注定的，我仍然舍不得就这么撒手不管。

你为什么要离开科英布拉？你来这里干什么，你这不幸的人？我现在才知道，你离开科英布拉已经有15天了，可你从来没有只言片语对你妈妈说过！……”

西蒙停住了，并自言自语道：

“这是怎么回事？这么说，我母亲并没有把若奥·达·克鲁斯叫去过？！那钱不是她给我的？”

“你看，午饭都凉了，少爷！”佣人说道。

西蒙继续读信，他根本没有听见佣人说话。

你一定没有钱花了，但是不巧得很，今天我一分钱

也给不了你。你的哥哥曼努埃尔自从逃到西班牙之后，把我的全部积蓄都花光了。过些时候看看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但是我非常担心，你父亲可能要离开维塞乌镇，把我们带到雷阿尔镇，抛下你，任凭无情的法律对你进行审判。

我可怜的西蒙！这15天里你都藏在哪儿了？！今天，你父亲刚收到一位教授的来信，才知道你缺课的事，并根据陪同你的脚夫提供的消息，知道你去波尔图了。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了，你父亲已经把小丽达狠揍了一顿，因为她想去监狱探望你。

像你父亲这样正在气头上，你可怜的妈妈守在他的身边，你不能指望她能为你做些什么。

西蒙·博特略思索了片刻，他已经确信他收到的那些钱是若奥·达·克鲁斯自己的。当他从沉思中醒悟过来之后，眼中充满了泪花。

“别哭了，少爷。”佣人说道，“苦难就是留给男人们的。天主会善待这一切的，吃饭吧，西蒙少爷。”

“你把饭拿走吧。”他说道。

“那你吃不吃饭了？！”

“不吃，你也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没有家，我父母家的什么东西我都不想接受。告诉我的母亲，就说我很平静，住得很好，也很幸福。我为自己的命运感到骄傲，你马上走吧。”

佣人出去了。他对监狱看守说，他的不幸的主人已经疯了。堂娜丽达觉得佣人的怀疑可能是真的，因为，他从儿子的谈话中明显地感觉到有些疯疯癫癫的症状。

当监狱看守回到西蒙的房间时，身边还跟着一个农村姑娘。她就是玛莉亚娜。直到此时甚至连摸都没有摸过客人的手的若奥·达·克鲁斯的女儿张着双臂向他跑了过去，脸上的泪水夺眶而出。



监狱看守退了出去，一边自言自语道：“这姑娘可真比贵族小姐还要漂亮！”

“我不想看到眼泪，玛莉亚娜。”西蒙说道，“在这里，要是应该有人哭的话，那该是我，但是，男儿有泪不轻弹。我的眼泪是要感激我从你和你父亲那里得到的恩惠，现在我才知道，我的母亲根本没有给过我钱，我收到的那些钱是你父亲的。”

玛莉亚娜把脸埋在围裙里，用它擦了擦眼泪。

“你父亲有什么危险吗？”西蒙用只能让她听见的声音轻声问道。

“没有，先生。”

“他在家吗？”

“在家，而且在大发雷霆。他想来这里，但是我没有让他来。”

“有人跟踪他吗？”

“没有，先生。”

“你对他说，不必张皇失措。你赶快回去安慰安慰他，让他稳住。”

“他对我说的话我还没有做，我不能就这样回去。我出去一下，但马上就回来。”

“让人给我买一张台桌，一把椅子，一瓶墨水和一些纸。”西蒙一边说，一边把钱递给她。

“一会儿都会有的。本来可能早就有了，但是父亲让我在没有弄清楚你们家里给您送来什么必需品之前，什么也别买。”

“我没有家，玛莉亚娜。拿着钱。”

“没有得到父亲的允许，我不能接受您的钱。买这些东西，我带的钱足够了。您的伤口现在怎么样了？”

“直到现在，我才记起我还有伤呢！”西蒙笑着说道，“应该没事了，因为我一点儿都不觉得痛……关于特莱莎，知道点什么消息吗？”

“只知道她已经到波尔图去了。听说她的父亲让人把她抬进轿

子里的时候，她还不醒人事。还听说这位贵族老爷家的门口聚集了一大群人。”

“好吧，玛莉亚娜……如果没有临危遇难之时，哪有扶危济困之人呢。你去吧，要想着你的客人，愿你成为他的慈悲天使。”

姑娘的眼睛又重新布满了泪水，她抽泣着说道：

“您别着急，您不会无依无靠死去了。从今天起，您就把我当作您的姐姐。”

她边说，边从宽大的口袋里掏出了一包饼干和一瓶桂皮酒放在凳子上。

“这午餐不一定合口，但是我没有找到别的现成的食品。”她一边说，一边急急忙忙走了出去，似乎是为了让这位不幸的人，不必再说感激的话。

XII

当天，地区法官命令妻子和女儿们收拾好行装，并于第二天离开维塞乌镇，把凡是能够用马驮走的东西全部带走。

几个月以前，我收到了这个家庭中的一位女士写给我的一封信，现在我将她朴实而痛苦的回忆摘录一段：

已经过去 57 年了，但我仍然记忆犹新，童年的悲惨事件就像发生在昨天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今天对童年的事记忆得这么清楚。我觉得 30 年前我并没有记住这么多情况和细节。

当母亲对我和姐姐们说要我们收拾箱子的时候，我们便嚎啕大哭起来，哭声使父亲勃然大怒。姐姐们年岁大一些，知道挨打的滋味，立刻就闭上了嘴，但是，我以前只挨过一次打，也是因为西蒙的事，所以我继续哭泣，而且还天真地请求父亲，让我在离开维塞乌镇之前去狱中探望一下哥哥。

为此，我第二次挨了打，而且打得很重。

到狱中送晚饭的佣人又把晚饭带了回来。他对我们说西蒙的牢房里已经有了几件家俱，而且正在吃晚饭，外表很平静。正在那个时候，维塞乌镇钟楼上的钟都为巴尔塔扎尔的亡灵敲响了。

佣人还说，他身边有一个漂亮的农村姑娘，面带愁容，满脸泪痕。西蒙指着她，对正在看着她的佣人说道：“这才是我家里的人。”

第二天天刚亮，我们就起程到雷阿尔镇去了。母亲一直哭哭啼啼，父亲为此怒形于色，离开了他同母亲一起乘坐的轿子，让我坐在他的位置上，而他一路上就骑着我的马。

我们初到雷阿尔镇，由于西蒙的原因，家里总是乱哄哄的。父亲为此离家出走，一个人住到了蒙特泽罗斯农场。母亲也想离开我们，去里斯本找她的表兄弟来搭救哥哥，但是，父亲的脾气突然变得反复无常，当他得知母亲的意图之后，便威胁我母亲说，他从法律的角度出发，不准许她离开她的丈夫和女儿们的家。

母亲给西蒙写信，但从未收到过回信，她以为儿子不会给她写信了。几年之后，我们才从父亲的卷宗夹里看到了她写的全部信件。显然，父亲从邮局中把信取了出来。

维塞乌镇的一位女士写信给我母亲，对她的母爱和仁慈大加赞扬，说她使自己不幸的儿子在生活上得以满足。这封信是托一位脚夫带给她的，否则大概也会遭到与其它信同样的下场。我的母亲对她朋友的来信感到惊讶，她向她承认她并未帮助过儿子，因为他拒绝了她曾经想为他做的那一点点帮助。为此，那位女士后来又写信说，有一位姑娘，就是铁匠的女儿，当时住在监狱附近，是她在照顾犯人的饮食和起居，但她所做的一切，她都说是遵照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夫人的吩咐并由她出资的。我母亲的这位朋友还说，有几次，她派人把这位漂亮的姑娘叫去，想让她给西蒙送点不是经常能够吃到的菜肴。她拒绝了，她说西蒙先生什么都不会接受。

我们不时地收到一些这样的消息，每次我们都感到十分痛苦，因为，由于父亲不在维塞乌镇，可想而知，那里几乎所有的人都对我不幸的哥哥群起而攻之。

我的母亲写信给住在首都的亲戚们，求他们设法营救儿子，但这些信未出邮局便都落到了我父亲的手里。

然而，我父亲却待在农场里，不顾家庭，不顾荣誉，也不管当时我们生活如何拮据。他究竟在干什么呢？原来他领着一群农场工人在耕种那一大片荒地。这片土地虽然后来又荒芜了，但直到今天在荆豆和欧石楠的灌木丛中，还可以见到当年他种植的葡萄树的遗株。母亲写信给他，对儿子的处境表示忧虑。父亲只是回答说，法律不是儿戏，过去还有亲生父亲处决自己犯罪的儿子的。

有一天，母亲终于按捺不住对父亲提出：请求允许她到维塞乌镇去一趟，狠心的父亲拒绝了她，并气势汹汹地把她痛骂了一顿。

过了七个月后，我们才知道西蒙被判处绞刑。绞刑架就竖在原来的杀人现场。家里的窗户关闭了八天，我们都穿了丧服，我的母亲也病倒了。

当这个消息传到雷阿尔镇以后，当地有名望的人士都来到蒙特泽罗斯农场，婉言劝说父亲运用自己的影响去营救就要被处决的儿子。几位亲戚也从里斯本赶来抗议这种丑事，认为这将是家族的奇耻大辱。我的父亲千篇一律地对他们大家说：绞刑架不是专给那些连他爷爷的名字都不知道的人发明的，家族的耻辱是不良行为，法律除了处罚罪犯之外并不会给谁脸上抹黑。

我们有一个年迈的、德高望重的叔祖父，名字叫安东尼奥·达·维加，是他创造了奇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他去见我父亲并对他说：“天主让我活了83岁了，我还能再活两年还是三年？这已经算不上生活了，但是我一直体面的活着，至今没有什么污点，然而现在就一定得有这样的下场。我的眼决不能看着你们家出这种不

光彩的事。多明戈斯·博特略，或者你答应我，把你的儿子从绞架下救出来，或者我当着你的面自刎。”说完，就拿着剃刀往脖子上划。我的父亲拉住了他的胳膊，并对他说，西蒙将不会被绞死。

第二天，父亲就到波尔图去了，他在波尔图法院有许多朋友，然后，又从波尔图赶到里斯本。

1805年3月初，我母亲异常兴奋地得知，在克服了由于原告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和死者的姐妹竭力反对而造成的种种巨大阻力之后，西蒙终于被转到了波尔图地方法院的监狱。

后来……

这封信我们就摘录到此为止，以免提前讲述了以后发生的事，而且，从艺术角度来讲，在断线的地方打结也是必要的。

西蒙满不在乎地等到了判决的一天。他坐在为杀人犯安置的板凳上，既没有庇护人，也没有辩护见证。在提审时，他的回答和法官的提问一样冷冰冰的。在不得不讲述犯罪的原因时，他如实供认，只是从不提起特莱莎·克莱曼蒂娜·德·阿尔布凯尔克的名字。当控方律师提到这个名字时，西蒙·博特略一跃而起，大声喊道：

“你为什么要在一个丑恶的、血腥的地方提及一位女士的名字？这位指控者未免太卑鄙了。你难道不知道，只靠犯人的供词就足以证明执行死刑的必要而无须再玷污一位女士的名声吗？对我的指控已经成立了。是我杀的人。现在就请法律判决吧。而你这个不损害别人的名誉就不知道如何指控的流氓，还是闭上你的嘴巴吧。”

法官让他安静。西蒙坐了下来，一边嘟囔道：

“全是些无耻之徒！”

犯人听到了对他判处绞刑的判决，绞架就设在犯罪现场，与

此同时，人群中发出了令人肝肠寸断的哭喊声。西蒙转过身来，面对乱哄哄的人群，说道：

“你们将会看到一场精彩的表演，先生们！送人上绞架，这是民众的唯一盛大节日！请你们将这位可怜的失声痛哭的女士从这里搀扶出去吧！这是唯一的一位女士，对于她，对我的行刑将不是一种消遣。”

玛莉亚娜被搀回到监狱附近的小屋中，搀扶她回去的就是她的父亲。

西蒙·博特略，这位敏捷、健壮、才18岁的小伙子，在从法庭回监狱的路上，断断续续地听到了如下一些议论：

“他什么时候去受刑？”

“活该！他父亲下令绞死了那么多无辜者，让他去抵命吧。”

“还想靠舞枪弄棒强娶人家的长女！”

“这些豪绅贵族不就是认为只有杀人才能解决问题吗！……”

“他杀死的要是一个穷光蛋，你看吧，他现在还呆在家里呢！”

“真的，这倒也是！”

“你看他那趾高气扬的样子！”

“让他趾高气扬吧，要不了多久就会有人让他趴在地上！……”

“听说行刑的刽子手已经在路上了。”

“昨天晚上已经到了，而且一只刀鞘里还装了两把砍刀。”

“你见着人了？”

“没有。我教母说，是她的姐夫的邻居对她说的。还说，刽子手现在藏身在一个地下室里。”

“你要带你的孩子去看受刑的人吗？”

“当然！这机会可不能错过。”

“绞刑我已经看过三次了。我记得好像都是因为杀人才被处以绞刑的。”

“所以，两年前，在那个恶魔家里，你没有敢要阿马罗·兰普

列亚的命！……”

“是这样，但是，假如我不打死他的话，他会要我的命的。”

“那么，现在要树什么榜样？！”

“我怎么会知道树什么榜样？方济会的弗雷·安塞尔莫到处宣传，让父亲们带着儿子去看绞刑。”

“这肯定是为了告诫人们，不要去剥他的皮，可他用募捐的方式把我们盘剥得够狠的了。”

西蒙的神情是这样悠闲自若，有几次嘴角上还现出一丝微笑，似乎是在对民间有关绞刑的议论挑战。

回到牢房之后，他接到通知，可以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他回答说，他不上诉，他对自己的命运感到满意，对法律同他的良好配合感到满意。

他问起玛莉亚娜，监狱看守告诉他已派人去叫她了。若奥·达·克鲁斯来了。他流着眼泪说，他将失去女儿，因为他听见她说梦话，她提到绞刑，还恳求先把她杀死。此时，大学生心如刀绞。他仿佛顷刻之间明白了一切：玛莉亚娜深深地爱着他，已经到了愿意以死殉情的程度。在这一时刻，可以这么说，特莱莎的形象暂时从他的心中消失了。他觉得，特莱莎就像是一位随时都在造物主的平静关怀下的天使；而玛莉亚娜则是倍受折磨的象征。她被一点一点地折磨而死，一刻也没有得到过爱的报偿，得到的只是殉情的荣誉。一个在被爱之中死去；而另一个，临死也没有从那张嘴里听到一个“爱”字，只是偶尔喃喃地说出几句彬彬有礼的感激之词。

所以，那么刚强的人也流下了眼泪，他的泪正是要慰抚玛莉亚娜的痛苦。

“请照顾好你的女儿，克鲁斯先生。”西蒙热切的恳求铁匠，“别管我了，我很好，而且精力旺盛。你去安慰她吧，我的星相不好，也影响了她。你带她离开维塞乌镇，带她回自己家，救救她吧，以便让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两个姐妹为我哭泣。你对我的恩情，

我这短暂的生命已经无法报答了。过几天，请让人把我的尸首收殓，抬进灵堂，最好别让你的女儿知道。”

回到住处，若奥·达·克鲁斯发现女儿倒在地上，脸上有跌伤，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疯疯癫癫的。他不得不把她捆起来驮回家里，并委托另外一个人照顾犯人。

这个倒霉的人此时的孤独真是凄惨透了。直到这一天，受监狱看守尊敬的、得到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的朋友保护的玛莉亚娜一直可以随时进出监狱，犯人很少有一个独处的时候。那时候，每当他写信的时候，她就收拾房间或打扫卫生，当西蒙因病卧床不起或精神欠佳的时候，刚刚学会写字的玛莉亚娜就坐在小凳上不停地写着“西蒙”这个名字，而且常常是一边写，一边掉泪。就这样，在这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她从来没有听到，也从来没有提起过“爱情”这两个字。每天晚上，在照顾西蒙睡下之后，她或者祈祷，或者干杂务，或者三更半夜赶回家里去探望一下父亲。

在等待赴刑的日子里，他再也没有见过那位温情脉脉的姑娘走进那扇把他与外界隔绝的大铁门的门坎。他在沉思，在考虑，让那绞架上的绳索去享受绞杀一个人的全部荣耀吧，他再也见不到她了！

现在，每当他想起特莱莎的时候，眼前模模糊糊地总有一个玛莉亚娜的影子与她并排而立，他仿佛看见她们涕泣涟涟。于是，他立刻从床上跳了下来，手指插在窗户上那密密麻麻的铁条中间，他真想一头撞在这铁栏杆上。

他对地不抱希望，对天也不抱幻想。神的光芒从未照进过他的牢房。依附在那位天仙身上的仁慈的天使已经疯了，或者已经随着她的灵魂回到了天庭。他之所以没有自杀并不是对天或者对人还寄托希望。他的想法是：“最后关头，难道还胆怯不成！既然生命已经无望，何不死得壮烈一些？！既然已经到了荣誉之路的尽头，走向绞架就是一种胜利！”

XIII

特莱莎怎么样了？

女士们一定会不失时机地提出这个问题，而且如果有人指责我为了一些无关紧要的区区小事而遗忘或舍弃了她，我是不会抱怨的。

忘掉她，当然不会。很久以来，她就像一位理想的、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在我那几乎是漆黑一团的房间里闪闪发光，围绕着我飞翔。她像只天上的神鸟在乞求我把她洒在地上的血迹用鲜花覆盖起来。苦命的姑娘呀，你流下的泪水比血还要多！其实鲜花就是你的眼泪。你从天上对我说，在天主的身旁，那些鲜花的芳香远不如虔诚信徒的祈祷更有价值。这种香气，实际上只不过是凡夫俗子们的虚伪的或者愚蠢的嗅觉在作怪。

特莱莎在众目睽睽之下被人从她跌倒的台阶上塞进轿子送往波尔图。当她清醒之后，看见面前有一个女仆，对她冷冰冰地、不痛不痒地讲了些宽慰的话。父亲身边的女仆有几个跟她很要好，然而这个人肯定不是她们中间的一个，这是老头子蓄意安排的。可怜这位悲痛欲绝的姑娘连放心大胆地发泄喊叫一声都不能够！但是，直到此刻对女主人始终无动于衷的女佣，心中似乎突然升起了一丝怜悯之情。

特莱莎自思那可怕一刻究竟是不是一场梦！她突然感到浑身无力，天旋地转。当她再次醒来的时候，意识到了自己的不幸。女佣已动了恻隐之心，同她一起落泪，劝她休息，并对她说道：

“有话您就讲，姑娘，没有人跟着我们。”

“谁都没来吗？！”

“您的表姐表妹都留下了，只来了两个轿夫。”

“我父亲呢，他也没有来吗？”

“没有，小姐……您想哭就哭吧，想说话就说吧，请随便。”

“我这是在去波尔图吗？”

“是的，小姐。”

“你都看到了吗，康斯坦莎？”

“真可怕，我都看见了……”

“怎么回事？你同我讲讲。”

“姑娘知道，您表哥已经死了。”

“死了？！我只是看见他倒在我跟前，但是……”

“当场就死了。当时，仆人们在您父亲的召唤下想逮住西蒙先生，但是他另一只手里还提着一支手枪……”

“那么，他逃走了？”特莱莎异常兴奋地插话道。

“结果他自己要求蹲监狱。”

“他被捕了？！”

这时候，特莱莎用手帕蒙住脸，已经泣不成声，康斯坦莎慰抚的话一句也未听进去。

一阵悲切的呜咽和抽泣过后，特莱莎渐渐恢复了平静。她向女佣提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计划，恳求女佣在她们的第一个停靠站放她逃走，以便让她回到维塞乌镇同西蒙见上最后一面。

女佣费尽心机才使她打消了这个念头。她对她说，如果这样做可能会给她的恋人带来新的危险。她鼓励她，说西蒙由于父亲的影响还可望得救，尽管她的父亲穷追不舍。

这些道理使特莱莎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

一路上，特莱莎时而哭啼啼，时而焦心积虑，有几次还昏厥了过去。经过五天的长途跋涉，终于到达了蒙尼格修道院。

修道院院长已经得知事情的经过，因为轿车行走缓慢，送信人已先于轿夫到达蒙尼格。

特莱莎受到姑母的坦诚接待，因为根据塔德乌·德·阿尔布

凯尔克的意见，她必须接受严格的管束，并绝对禁止给任何人写信。

院长从侄女的口中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并阅读了西蒙·博特略的每一封来信，姑侄二人抱头痛哭了一场。但是，已经习惯于严格教规的院长揩干了女性的眼泪，以一个修女的身份，以一个将身心奉献于教义40年的修女身份规劝侄女。

特莱莎无力进行反驳，这使得她的姑妈自负地以为，自己具有一种神圣的祓除感情恶魔的能力，她向死亡天使投去微笑，那天使已经将一只黑色的翅膀横亘于爱情和希望之间，不时发出光亮照耀那些不幸的心灵。

特莱莎想写封信。

“写给谁，我的孩子？”院长问道。

特莱莎没有回答。

“写信的目的何在？”她说道，“你想想看，姑娘，你的信能够送到他手里吗？你这样做岂不是更加剧了你的父亲对你和你的那位不幸犯人的愤怒？如果你爱他，不管怎么说我相信是这样的，应该考虑如何营救他。如果你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你可以只当没有听见。如果你能够委曲求全，强压心中的痛苦，使你的父亲不断得到你已经变得非常听话的消息，也许他会对你可怜的朋友产生一种怜悯心。”

特莱莎没有反驳。院长又向死亡天使投去微笑，请求天使保护她，保护她的爱情，保护她的希望，把一切都置于那黑色的翳翼下。

蒙尼格修道院院长每个月都收到她表兄的来信。这些书信成了他发泄复仇情绪的渠道。每封信中，老头子都要说上一句：杀人犯非上断头台不可。她的侄女是看不到这些信的，但是，她注意到了以慈悲为怀的姑妈的脸上的泪水。

体质虚弱的特莱莎愈来愈憔悴了，医学已判定她死亡在即。当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得知这一消息后，回答说：“我并不希

望她死，但是，如果天主一定要把她领走，那就让她平静地死去吧，但名誉不能染上半点污垢。”维塞乌镇的贵族老爷的名誉真是洁白无瑕！……名誉，据说这是直接来自苏格拉底的品德，来自耶稣基督的品德，来自千千万万当他们向人类施以爱心和宽恕的时候却落入了野兽魔爪的英烈们的品德。

高烧一下子就弄得特莱莎憔悴不堪。蒙尼格修道院堪称楷模的修女们的同情和怜悯给了她许多安慰，并最终使她退了烧，然而这一切努力都于事无补。特莱莎泪汪汪地承认自己十分可怜，同时，她从这些安抚中断定医生们已经认为她的病是不治之症，对此，她反而感到欣慰。

一天，一位没有得到警告的修女无意中向她提起，她在拉梅戈的雷麦迪奥斯教堂的一位女友对她说西蒙被判了死刑。

特莱莎浑身颤抖，连喊都喊不出声来，她有气无力地喃喃道：“而我却还活着！”

之后，她一会儿祈祷，一会儿哭泣，然而抑止不住感情冲动的老毛病仍然如故。

她问告诉她消息的修女，她在雷麦迪奥斯教堂的女友肯不肯帮她个忙，把一封信转交到西蒙手中。在征询了院长的意见之后，修女满口答应了下来。院长明白，两个不久于人世的人之间最后的笔谈，无论是对他们暂时的生存，还是对今后的永生，都不会有什么危害。

这就是西蒙在宣判 15 天之后才读到的那封信：

西蒙，我的丈夫。我一切都知道了……死亡已向我们逼近。你看，我现在给你写信已经不再流泪了。我这样病病歪歪的已经有七个月了，上天有眼，这样就使我不致于犯罪了。我已经听到了你不久将要命赴黄泉的消息，因此，我也就明白了我为什么在一步一步地走向死亡。这是我们最后的日子了，西蒙！……要看到我们的

希望！当你向我诉说你幸福的梦想时，我也会把我的梦想告诉你的！……我们这些天真的愿望究竟怎么得罪了天主？！为什么别人能够得到的，而我们却无缘得到？！难道一切就这样结束了吗，西蒙？我无法相信！我觉得永生对我来说是漆黑一团，因为指引我从你那里走向信任的火光是希望。但是，你不能就这样结束我们的一生，你看看能不能抓住你生命的最后一线希望，西蒙。难道我们只能在另一个世界上才能重逢吗？天主会允许我去见你吗？我祈祷，我恳求，但每当我想起你舍身殉义那最后一幕的情景时，我就丧失了信心。我的病是微不足道的，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对一个心安理得的人来说，死亡本无所谓，但令人受不了的，是思念，是对你我心心相印的那种希望的思念。既然我们除了这条命之外一无所有，那还在乎什么。至少，死可以让我们忘却一切。即便现在你还能够活下去，我对你究竟还有什么用处？我也已经被判处死刑了，而且无可救药。跟我走吧，西蒙！别再留恋生活了，别再留恋了；尽管还有某种理由向你预示你可能会生活得很幸福，但是，如果在我把你引向死亡的路上，你碰不到我的话……我的天哪，这算什么死亡！接受这种死亡吧！你千万别后悔。即使有什么罪过的话，天上的法律也会因为你最近的一些日子在监狱中所遭受的磨难而宽恕你，而且被处……”

特莱莎正要写下面一个字的时候，笔从她手中滑落，一阵抽搐使她全身哆嗦了很长时间，这个字终于没有写出来！一想到“绞刑”她的生命就停滞了。修女走进房间取信，因为邮差就要起程了，特莱莎向她指了指信，说道：

“如果愿意的话，你可以读一读。请帮我把信封上，因为我连贴信封的力气都没有了。”

以后一连三天，特莱莎都没有下床，看护她的修女们倒是希望她能早点闭上眼睛。

“看来，死也真不容易呀！”病人不止一次地说道。

许许多多安抚的话使她在弥留之际感到一丝宽慰。

听着这些宽抚的话，特莱莎不安地说道

“天意让他离开！……可我的天啊，这算什么天意啊？”

修道院的教堂神甫也说不清天上的好事同尘世上虚伪地称为欢乐的事，是否就是一回事。当修女们向她讲述天主施福于人的时候，某些疾病症状引起的以及随着生命的火花最后闪烁产生的精神上的细微变化，病人都曾有出现过。有时，教堂神甫在特莱莎清醒的时候来为她讲道，每当涉及理论范畴，谈到灵魂不死这个主题时，这位没有信仰的女士总是语言简练，理由明确地主张在尘世间就是夫妻的人，他们的灵魂也将永远结合。对这个论点教堂神甫也有点犯疑，这该不是异教邪说，旨在对四福音书中没有明确写明的条文挑起争论。

医生们对那个生命的顽强生存能力感到震惊。本来院长已经写信给她的表兄塔德乌，催他前来探望将不久人世的天使。老头子在怜悯之心的驱使下，加上父爱，决定把女儿接出修道院，以便挽救她的生命。另外还有一个促使他这样做的更大的理由，就是那个被判刑的犯人也要转到波尔图监狱了。于是，这位贵族老爷急急忙忙动身，当他赶到波尔图的时候，转交信件的修女，也就是那位修女在拉梅戈修道院的朋友，刚刚把西蒙的一封信交到病人手中：

你还不能就这样离我而去，特莱莎。我已经不会被处以绞刑，也不会被判处死刑了。我的父亲保护了我，得救已经有望。你一定要系住你生命最后的游丝。当我对你说我将等待的时候，你一定要保全性命。明天，我就要到波尔图监狱去了。在那里，我一定要等待赦免或者

减刑。生命就是一切。就是在流放中，我也会爱你的。天南地北，何处没有天空、鲜花和神灵。只要你活着，总有一天你将是自由人，但是，一旦压上了墓碑，你可就永远站立不起来了。要活下去，特莱莎！一定要活下去！我不会忘记，几天之前，是你的泪水洗掉了我这个被处以绞刑者的脸上的血污。这场令人可怕的梦已经过去了。现在，我就在这个地狱中忍辱偷生。梦中，刽子手的绳索已经不再往我的脖子上套了。我举目苍穹，看见了不幸者的保护神。昨天，我看到了属于我们的星辰，我们天各一方的夜晚，它们代表我们的秘密。我又恢复了生命，我的心充满了希望。你不能死，属于我心灵的人！

已经夜深人静，特莱莎还坐在床上读信。她叫佣人帮她穿上衣服，又让人把房间的窗户打开，然后把脸依在窗户的铁栏杆上。这扇窗户面临大海，是夜，辽阔的大海银光闪烁，月光显得特别明亮，使得一些星星的光辉黯然失色。特莱莎正在寻找这些星星。

“就是那几颗！”她大声喊道。

“什么那几颗，我的小姐？”康斯坦莎问道。

“我的星辰！……像我一样苍白……生命！啊，生命！”她大声说道，同时站立起来；用干瘪的手拢了拢前额的头发，“我要活下去！让我活下去吧，天主！”“你一定要活下去，姑娘！你一定要活下去，因为天主是仁慈的！”佣人说道，“但是，晚上你别这样受夜晚的凉气。这种雾气对你身体很不利。”

“别管我，别管我，因为这一切都是生活……有很长时间我没有看到天空了。呆在这儿，我觉得自己又恢复了生机，康斯坦莎！以前我为什么不每天晚上都呼吸点这种空气呢？我还能再活几年吗？我能吗，康斯坦莎？你也祈祷吧，你也多祈求祈求圣母马利亚！我们俩人一起去祷告吧！我们乞求天主不要让西蒙死掉……我的西蒙还活着，而且他也要我活下去。明天他就到波尔图了，也

许已经到了……”

“谁到了，小姐？”

“西蒙，西蒙要到波尔图来了。”

佣人以为她的女主人在说梦话，但未加反驳。

“小姐收到他的信了吗？”佣人想让她高兴，又发问道。

“收到了……你想听听吗？……我读给你听……”

她读了信，康斯坦莎才恍然大悟，相信确有其事。

“现在我们去祈祷，好吗？……你不是她的仇人，对吧？听着，康斯坦莎，如果我同他结婚的话，你来陪我们吧，你肯定会很幸福的。你愿意吗？”

“愿意，小姐，我当然愿意，但是他真能逢凶化吉绝处逢生吗？”

“一定能，你看着吧。他父亲一定会挽救他的……圣母马利亚一定会让我们生活在一起的。但是，我要是死了的话……我要是死了的话，我的天哪！”

突然，特莱莎的双手颤颤抖抖地搂在胸前，喘着粗气呜咽道：

“我已经精疲力尽了！……都说我要死了，连大夫也不给我开药了！……要死，还是现在早一点儿死掉的好！让我怀着希望死去吧，圣母呀！”

于是，她跪倒在那尊她从维塞乌自己的卧室里带来的、令人尊敬的圣像，她的母亲和祖母都曾跪在那尊圣像前祈祷过。从前，两位奄奄一息的妇人的目光也是在那张慈祥的脸上，熄灭了她们的最后一丝光芒。

XIV

在发生上述事情的第二天，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就出现在蒙尼格修道院的门口。

第一个到会客室来迎他的就是他的表妹，一边走一边擦着脸上由于兴奋而流下的泪珠：

“你别以为我是伤心才掉泪的，表兄。”她说道，“我们的天使，谢天谢地，有救了。一大早，我就看见她在卧室里走来走去。今天她气色多好呀！表兄，这是我们修道院那两位女圣徒显灵的结果。这个修道院里的好几位重病病人的康复，都是托福于她们。如果情况继续好转的话，特莱莎就有救了。老天爷一定会让这个天使在我们中间再多活几年的……”

“听了你这一番话，我可就大大松了一口气了，我的好表妹。”这位贵族赶紧插嘴说道，“我决定马上带她回维塞乌镇去。在那里，在父亲身边，她将会恢复得更快，而且那里的空气也比波尔图的空气要好得多。”

“表兄，她进行这样的长途跋涉似乎还为时尚早。你大概根本不曾考虑过她是否能够上路。你可曾记得，昨天我们还在想，她可能活不到今天了。请你让她在这儿再待上几个月吧，以后我不会说不让你把她带走的。但是目前，我不能同意你这样疏忽大意。”

“更大的疏忽大意，是把她留在波尔图。”老头子辩驳说，“再过几个小时，那个杀害我侄儿的该死的凶手就到波尔图来了。也许表妹你还不知道吧？……消息千真万确。地区法官这个浑蛋出面保护了他，使地方法院过了法定的上诉期，还接受了他的上诉，而且他不满足于此，还把他的儿子转到了波尔图监狱。我现在正

在四处奔走，力争能维持原判。我希望能达到目的，但是，当杀人犯到了波尔图的时候，我不想让我的女儿留在这里。”

“表兄你是她的父亲，而我只是她的一个亲戚。”院长说道，“最后还是你说了算，想见见女儿吗？”

“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那好吧，我这就去叫她。请你进右手第一个房间等，特莱莎到那儿去见你。”特莱莎一听说她父亲正在等她，本来已经恢复正常并令几位修女感到兴奋不已的脸色，一下子又变得像往常一样苍白。看到她成了这个样子，姑妈打算不让她走出房间，并推迟她同父亲的会面。

“一定得见。”特莱莎说道，“我这就去，姑妈。”

当她的父亲看到她的时候，不禁为之一震，脸色也变了。他曾料到女儿要有变化，但没有想到变化竟如此之大。他想，如果不是预先通知他是去见自己的女儿的话，他简直认不出她了。

“我可又见到你了，特莱莎！”他激动地说道，“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告诉我你的情况？”

特莱莎笑了笑，说道：

“我的情况并不像我的朋友们想像的那么坏。”

“你还有力气同我回维塞乌镇去吗？”

“不，父亲。我甚至连对你说‘我不回维塞乌镇’这几个字的力气都没有了。”

“为什么？这可关系到你的身体呀！”

“恰恰相反，我要么活在这儿，要么就死在这儿。”

“别这样，特莱莎。”塔德乌装出一副仁慈的样子说道，“如果我弄清楚了这里的空气有损你的健康的话，你就应该离开，因为，我有责任引导并设法纠正你那倒霉的星相。”

“已经纠正了，我的父亲。死亡可以把生命中的过错一笔勾销。”

“我知道。但是我要你活下去，所以你得恢复体力准备上路。”

只要你出去走上半天，你看吧，你的身体马上就会奇迹般地恢复过来。”

“我不走，父亲。”

“你不走？！”老头子气急败坏地喊了起来，气得发抖的双手向栏杆上乱抓。

“正是父亲用这些铁栏杆把我们隔开了，把我们永远隔开了。”

“那么法律呢？你以为我没有权利把你弄出修道院？难道你不知道你才不到 18 岁？”

“我知道我不到 18 岁，但是，什么样的法律我不知道，而且，对于这种无知，我毫不介意。不过，如果想用暴力把我从这里拖出去，你可以相信，父亲，那只使用暴力的手触摸到的只会是一具尸体，此后……要怎么处置我，那就悉听尊便。然而，现在，只要我还能够说出‘我不走’这几个字，我向你发誓，父亲，我不走。”

“我知道怎么回事了！”老头子暴跳如雷道，“你已经知道那个杀人犯来波尔图了？”

“是的，先生。我已经知道了。”

“你还这样厚颜无耻地提到他，你可真不要脸！你还……”

“父亲，”特莱莎打断了他，“我不能再继续听你说下去了，因为我感到不舒服。请允许我离开……如果你要报复的话，那就请便吧。在这漫长的苦难之中，我感到荣幸的就是能在那个杀人犯的绞架旁边再竖起一座绞架。”

特莱莎离开会客室。她想回到自己的房间，但是只走了几步，突然感到一阵眩晕，便靠在墙上。她的姑姑和佣人过来搀扶她，但她轻轻地推开了她们，喃喃道：

“用不着……我还行……这样的打击才能赋予我活力，姑妈。”

她不要人搀扶，独自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塔德乌狂怒而滑稽可笑地一次又一次地捶打着修道院的大门，吓得门房和修女们惊慌失措，她们从未遇到过这种事情。

“你这是干什么，表兄？”院长严肃地问道。

“我要让特莱莎出来。”

“怎么出来？谁敢把她掷出来？”

“你。你不能在这里收留一个胆敢违背自己父亲旨意的女孩子。”

“这倒也是，但是你得谨慎从事，表兄。”

“没有什么谨慎不谨慎的，半点谨慎也不需要。我要让我女儿出来。”

“可是，她要不愿意走呢？”

“不行，院长。”

“那你就等一会儿，让我们劝说她出来，因为我们谁也不能把她拖出来交给你。”

“如果必要的话，我进去拖她出来。”他火气更大，嚷嚷道，“你们把这些门给我打开，我进去把她拉出来。”

“没有上司的同意，这些门是不能随便打开的，我的表兄。修道院的规矩不能只为了满足某种乱七八糟的感情而随意破坏。你冷静些，先生！你回去先消消气，然后再同我约个对双方都合适的时间咱们再谈。”

“我明白了！”老头子做出一副要向会客室的隔墙砸去的样子喊道，“你们串通一气同我作对！你们等着瞧吧，我非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不可。院长你听明白，我不愿意我女儿再收到那个杀人犯的信件，你听清了没有？”

“我相信特莱莎从未收到过杀人凶手的什么信件，我也不认为她今后会收到这类信件。”

“我不管你知道还是不知道，我要对修道院进行监视。同她在一起的那个佣人，你们把她赶出来，懂吗？”

“为什么？”院长有些不耐烦地问道。

“因为我交给她的任务是向我报告情况的，可她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那是因为她没有什么情况要对你说，先生！”

“你别跟我胡扯了，表妹！那个女佣人，我要看着她离开修道院，马上叫她滚出来！”

“我无法使你称心如意，因为我从不干这种缺德的事。如果阁下想为你的女儿另派一位女佣，你让她来好了。至于你女儿现在的女佣，一旦不再服侍她，本院许多姑娘都想雇用她，而且她本人也愿意留在这里。”

“我明白了！”他大声喊道，“你们都想气死我！但是你们办不到，魔鬼是不得好死的！”

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蹒跚地走出了修道院的前院。他由于恼羞成怒而丑态百出：脸上流着汗水，而脸部的肌肉则不停地抽搐着，深陷的双目布满了血丝。

他跑到警察局找总监，请求总监采取措施把他的女儿交还给他，总监回答他说，采取这种措施不是他的份内之事。他又提出，要监狱看守不要让一个来自维塞乌镇名叫西蒙·博特略的杀人犯向外发信。总监对他说，没有正当的理由，他不能阻止犯人给任何人写信。

塔德乌此时气冲牛斗，怒不可遏。他径直去找波尔图的地方法官，神气活现地提出了上述要求。这位地方法官是多明戈斯·博特略的至交，他不耐烦地打发走了这位不速之客并对他说，人一旦上了年纪，老朽昏庸，有时候做出事情的确是既令人可笑，又令人可悲。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简直气昏了头，他在波尔图的大街上毫无目的的东奔西走，苦于找不到一个与其家族地位相称的复仇办法。第二天，他又走访了好几位法官，他发现他们对西蒙·博特略的态度比法律更加宽容。其中一位法官和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是童年的朋友，她曾向他求过情，所以他对这位气急败坏的贵族这样说道：

“阿尔布凯尔克先生，过不了多久你也会成为杀人犯的。如果一些对手反对你的狂暴，试想今天你会杀死几个人？对于这个不

幸的年轻人，你对他挑起了疯狂的暴力，而他却在这种大祸临头的时刻始终维持着自己的尊严。父亲抛弃了他，让他被判处绞刑，而他面对这种极大的悲惨遭遇，从未发出过一声乞求宽恕的喊声。在八个月的监狱生活中，一个陌生人为他提供了食宿费用。他接受了这种施舍，这无论对他或者对施舍者都是一种荣幸。今天我去探访了这位公子，他的母亲我还是在宫廷里认识的，当时就坐在国王和王后夫妇身旁。在狱中我看到他穿了一身黑白相间的粗绒呢外套。我问他是不是缺少衣物，他回答说，他以自己的方式解决穿着问题，并说这条裤子和夹克衫是一位好心的铁匠送给他的。我又问他，要不要写信给他父亲以便使自己穿得体面些。他对我说，他绝不会向那个竟然同意让他上断头台来补偿自己心中罪孽以及自己的尊严和声誉的损失的人乞求任何东西。这个19岁的年轻人，身上有着多么不凡的气质啊，阿尔布凯尔克先生。如果当初阁下答应你的女儿去爱西蒙·博特略·卡斯特洛·布兰科，可能也就保住了那个厚颜无耻的人的性命了。谁知，他竟敢对西蒙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作为一个有自尊心的人，西蒙如果不进行回击，岂不名声扫地。如果阁下当时不反对你的女儿那高尚而真挚的爱情，法律也就不会下令竖起绞架，你的侄儿也就不至于由于你这不称职的父辈的顽固不化而一命呜呼。难道你真的认为，你的女儿同地区法官的儿子结婚，会有损阁下家族的荣誉？我不知道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先生的贵族头衔从那个世纪开始世袭。但是，堂娜丽达·特莱莎·玛加丽达·普列西奥莎·卡尔德劳·卡斯特洛·布兰科的家族，我可以根据王国名门家谱的真实记载向你介绍一些情况。从他的父亲一方来讲，西蒙·博特略有着山后省最优秀的血统关系，完全可以同维塞乌镇的阿尔布凯尔克家族相抗衡。当然，我所说的阿尔布凯尔克家族绝对不是路易斯·德·卡蒙斯提到的那个惨无人道的阿尔布凯尔克家族……”

最后这句挖苦的话深深刺痛了塔德乌的心，他腾的一下子站

了起来，拿起帽子和金柄大手杖，躬身告辞。

“事实往往是苦涩的，不是这样吗？”法官莫劳·莫斯克依拉笑着对他说道。

“阁下你知道你想说什么，而我知道我该做什么。”这位贵族也诙谐地反唇相讥。他感到他的荣誉，乃至祖辈 15 代的荣誉都受到了侮辱。

法官又回敬了他一句：

“悉听尊便，但是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无疑的，如果这对你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西蒙不会被处以绞刑了。”

“咱们走着瞧吧……”老头子恶狠狠地说道。

这是1805年3月13日的一天。

西蒙坐在地方法院监狱的一间简陋的牢房里。一张木板床，一条简单的褥垫，一张松木小桌和一把椅子，还有一个当枕头用的小衣服包，这就是他的全部家当。桌子上放着一只乌木盒子，里面珍藏的有特莱莎的来信，几枝干枯的花，他在维塞乌镇监狱时的手稿和玛莉亚娜的一条围裙。这条围裙是她在他被宣判的那天擦拭眼泪用的，后来她精神开始失常时从身上解下来的。

西蒙一遍又一遍地读着特莱莎的来信，把裹着枯萎花束的纸包打开来，然后出神地望着那条亚麻围裙，仿佛在寻找那早已消失的泪水的痕迹。后来又把脸和胸脯贴在窗子的铁栏杆上，眺望远处由瓦龙戈山和格拉列依拉山环抱，又被加亚、康达尔、奥利维拉几处秀丽的山峰和皮拉尔山修道院的建筑所分隔的地平线。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春天万紫千红的景象一齐映现在蓝天，空气中散发着馨香，花园里，颤动的花枝喷洒着那些含苞待放的花朵中令人陶醉的芬芳。一股莫名其妙的兴奋迎着3月的阳光从心底升起，使自然界充满了乐趣。春光和鲜花构成的壮丽景色被一种热烈的气氛所笼罩，而这种气氛又使这壮丽景色更加艳丽多彩。

这是充满爱和希望的一天，天主把它送进了半山腰的小茅棚里，也送进了金碧辉煌、灿烂夺目的宫殿里，送给了腰缠万贯游山玩水的财主，也送给了已经筋疲力竭，依靠在寺庙的柱基上暂歇手脚的乞丐。

西蒙·博特略避开了明媚的阳光和鸟儿的喧闹，默默地沉思

着。他含着泪水，写下了伤感之情：

除了每天的面包和让我这纯洁无瑕的面庞靠在你的胸前休息片刻之外，我没有向天主乞求过别的什么。

我觉得自己是个16岁的男子汉。通过你的爱，我认识了美德。我认为情爱是神圣的，它包含了其他一切感情，或者说，它用自己的圣洁的火焰纯化了其他情感。

我的思想从来就不是漆黑一团，我的欲望都可以在大庭广众面前承认。你说，特莱莎，我的双唇亵渎过你纯洁的耳朵吗？你可以问问天主，我何曾想过要把你的屈辱作为我的爱？

从来没有过，特莱莎！从来没有过！否则，上天可以惩罚于我！

如果你的父亲要我跪倒在他的脚下作为对你的回报，我会跪下亲吻他的双脚的。如果你要我去死以便成全你同另一个男人结合的幸福，我也一定会去死的，特莱莎！

但是，你却是如此孤独和不幸，因此，我认为那个害苦你的人不应该再留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我就成了杀人犯，但是，我并不后悔。对于犯罪的无知，使良心感到震惊，当然我说的不是自己的良心，因为我已经不再畏惧走上绞架的台阶。每天，当我醒来的时候，总感到有一阵窒息时的挣扎。

我每时每刻都在等待着被叫进祈祷室进行祷告。我对自己说，我要对耶稣基督诉说。

我并不害怕。在那精神挣扎的70个小时里，我已经想好了，并且预感到了某种安慰，这就是犯了罪是不敢期待不受天主法律的惩罚的。

我为你感到难过，特莱莎！我的这苦酒里包含着你

泪水中的多少悲苦。

我的耳旁常常伴着你的呻吟，苦命的人！你在梦中，也将会看到我在做垂死的挣扎。同样的死，会引起一种大祸临头的恐惧。迟早你终不免一死。我的这种形象不是以一个殉义之士在向你招手，而是从断头台上站起来的一个幽灵。

你将如何死去，我圣洁、善良的朋友？！

直到若奥·达·克鲁斯奉警察总监之命走进房间，他才停住了笔。

“你来啦？！”西蒙喊道，并拥抱了他，“玛莉亚娜呢？你把她一个人留下了？！也许，她死啦？！”

“她既非一个人留在家里，也没有一命呜呼，少爷！小鬼并不总是躲在门后……玛莉亚娜已经恢复理智了。”

“真的吗，若奥先生？”

“岂能骗你！……对我来说，也算是一种巫术吧……放血疗法，皮下穿线，额头冷敷，甚至传教士驱邪。我什么也未对她说过，姑娘现在已经没有事了，只要稍微有点精神，她就会上路的。”

“谢天谢地！”西蒙大声说道。

“阿门！”铁匠加了一句，“那么，这房子准备怎么收拾？这张长凳干什么用？这儿得有张床，总得有个让基督徒就坐的地方。”

“这已经够好的了。”

“看得出……那么，吃的呢？我们怎么才能弄点好吃的呢？”

“我还有钱，我的朋友。”

“您一定还有不少，毫无疑问，但是我的钱更多，所以阁下尽管吩咐，您看看这封信。”

西蒙读了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写给铁匠的一封信。信中她让铁匠营救他的儿子，为他提供必要的开支，以后她将按照他提交的有西蒙签字的单据付给他钱。

“这样是合理的。”西蒙说着，把信还给铁匠，“因为我应该有一部分遗产。”

“您看，这样就用不着为吃的问题去求爷爷告奶奶了。我去给您买些东西去……”

“请敞开你高尚的胸怀，替我做另外一件更有意义的事吧。”犯人赶紧插嘴说道。

“说吧，少爷。”

西蒙请他把一封信送到蒙尼格修道院交给特莱莎·德·阿尔布凯尔克。

“见鬼，看来我被缠住了！”铁匠说道，“也许她会来信的。她的父亲在这里，您知道吗？”

“不知道。”

“他在这里。要是魔鬼让他撞到我身边，不知道我会不会揪住他的头往墙角上撞。我已经想着要在半路上等他，勒住他的脖子把他吊在树叉上……要回信吗？”

“只要你把信交给她，我想会有的，我亲密的朋友。”

当铁匠到达蒙尼格修道院的时候，正好一位法院的官员、两名医生和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走进修道院的院子。

法院的官员对修道院院长说，他以地方法官的名义请求院长同意两位医生应特莱莎·克莱曼蒂娜·德·阿尔布凯尔克的父亲的要求进修道院为她检查病情。

院长问两位医生是否有教会颁发的进入蒙尼格修道院的特许证明，得到了否定回答之后，院长说修道院的大门不能打开。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请来的两位医生说这是修道院的规矩，他们对这位严厉的院长也毫无办法。

这些人离开之后，铁匠才考虑起如何转交这封信。第一个想法他觉得不错，于是走到窗口喊道：

“修女小姐！”

“你有什么事么？”院长问道。

“劳驾您对维塞乌镇的特莱莎小姐说，那个乡下姑娘的父亲来找她，您问她认不认识？”

“你是谁呀？”

“我就是她认识的那个乡下姑娘的父亲。”

“我知道了！”特莱莎喊着从里面跑出来，进了会客室。

院长退到一旁，说道：

“你看你在干些什么呀，我的孩子……”

“你的女儿给我写信了吗？”特莱莎问若奥·达·克鲁斯道。

“是的，小姐，信在这儿。”

他把信放在窗台的托盘里。院长看了看信，笑着说道：

“恋爱的花样可真多，特莱莎……但愿天主保佑，你可别以为你这老姑姑比那个乡下姑娘的父亲傻。”

特莱莎在慈祥的姑妈的脸上亲吻了几下作为回答，然后便聚精会神地读信，并写了回信。她把信交给铁匠之后，说道：

“你看见那条凳子上坐的那个穷老太婆了吗？”

“看见了，小姐，我认识她。魔鬼怎么让这个女人呆在这儿？我还以为上次这可怜的老太婆被看菜园子的打了之后，再也无法到这儿来了呢！看样子她倒是依然如故！”

“你小声一点。”特莱莎接着说道，“你看，你将来再带信来的时候，把信交给她，好吗？我已经让她到监狱去过了，但是不让她进去。”

“好吧。这样安排还不错，天主保佑您，姑娘。”

这个好消息使西蒙兴奋不已。这一天，天主对他格外恩典，玛莉亚娜恢复了理智，特莱莎又同他取得了联系。对他这个不幸的在押犯来说，真是喜从天降。

西蒙喜不自胜，当着若奥·达·克鲁斯的面感谢天主洪恩。正在房间里收拾买来的旧家俱的若奥，这时停下了手中的工作，大声说道：

“还有一件事，本来不想告诉您，想让您感到点意外。”

“什么事？”

“玛莉亚娜也同我一起来了。她因为有点不舒服，留在旅馆里了，但是明天她就要来这里为您做饭和收拾房间。”

这个消息一下子使得西蒙思绪纷乱，他停了一下，痛苦地说道：

“毫无疑问，我这倒霉的星运一定要把你不幸的女儿拖进我这危机四伏的深渊。可怜的仁慈的天使，你本该是天上的仙女！”

“您在说什么呀？”铁匠打断了他，“好像这消息使您有些伤感！……”

“若奥先生，”在押犯严肃地说道，“你不要把你亲爱的女儿留下来。你让我见她一面，你带她到这里来一次，但是不要把她留在这里，因为我不能影响她的前途。她怎么能无依无靠，孤身一人在波尔图生活呢？而且，她那么漂亮，免不了有人想要欺负她！……”

“欺负她？！那可真是胆大包天了！她可不是好惹的。谁要是对她不怀好意，必定是自找倒霉。我的朋友，女人就像未熟透的梨，当一个男人去摸它的时候，感到有些发硬，最好就此摆手，别再想吃它，这样就平安无事。这姑娘就像她母亲。我那老伴儿，现在天主已经把她招去了，那时候我正在追她，有一天，我在她腿上拧了一下，她便不依我，硬是朝我鼻梁上打了两拳，使人至今难以忘却。而玛莉亚娜，……她可不是好惹的！如果有一天您见到了维塞乌镇的那个门德斯少爷，您可以问问他。那一次，玛莉亚娜骑在马上，就是因为他去摸她的鞋，结果挨了她几马缰绳，出尽了洋相！”

听了对姑娘大胆泼辣举动的赞扬，西蒙笑了。他暗自感到自豪，因为在几乎连续八个月的相处中，她一直对他含情脉脉。

“可是你怎么能没有女儿的陪伴呢？”犯人坚持道。

“我自己会尽力安排的。我还有一个老嫂子，我把她接来照顾我的饮食。您在这里也不会待长的……法官大人正在设法救您出

狱。毫无疑问，您会出来的。事到如今，我就竹筒倒豆子，一古脑儿对您说了吧。这姑娘，我如果不让她到波尔图来，她会死活不依的。我又不是傻瓜，少爷，她是打心眼里爱上您了，这是明摆着的事，就像我是若奥一样。这也是她命中注定的。您说，我有什么办法？就由她去吧，况且是为了西蒙先生，对她也不会有什么不好。要不，这世界上还有什么荣誉可言。”

西蒙扑向铁匠，大声说道：

“要是我能成为你女儿的丈夫该多好呀，我高尚的朋友！”

“什么丈夫！”铁匠眼里含着泪花说道，这是西蒙第一次见到他掉眼泪，“我从未想过这事，她也没有！……我知道，我只是个铁匠，而她也知道，她只能做您的仆人，别无其他，西蒙先生。但是，您知道吗？我宁愿我的朋友们都遭到不幸，只要您能同那个可怜的姑娘成婚！行啦，我们别谈这事了。真奇怪，连我也哭了，我只要一哭就泪如泉涌。我们还是来收拾房间吧。桌子就放在这儿，柜子放在那儿，两个凳子放在这边，另外两只放在对面，床就放在那边，箱子塞在床下面，脸盆和水瓶就放在这个我也叫不出是什么东西的上面。床单和别的铺盖在姑娘那儿，明天这个房间就会像一个小教堂一样。玛莉亚娜已经对我说了，要买一对那个……插花用的，那种东西叫什么呀？”

“花瓶。”

“对，一对插花用的花瓶，但是，我不知道哪儿有卖的。现在我得去取晚饭了，不然姑娘会以为人家不让我离开监狱。我还忘说了，昨天下午，他们不让我进来，但是由于我带了一封您母亲写给地方法官的信，我去找了他。今天上午我在旅馆就得到了警察总监开的探监许可证。再见。”

XVI

这时候我遇到了一起意外的事件。这件事虽然同我说的这个故事并无太大的瓜葛，但是却能暴露那个顽固不化的，现在已经被免职的前维塞乌镇地区法官的嘴脸。

地区法官的长子曼努埃尔·博特略，前面我们已经提到过，回到科英布拉攻读数学，但未过多久就勾搭上了一个背弃丈夫的女人，两人一同逃往西班牙。这个女人的丈夫是一位在医学系就读的亚速尔群岛的学生。

曼努埃尔·博特略依靠偏爱他的母亲的接济，同那个女人在拉科鲁尼亚生活了一年。为了给他寄钱，堂娜丽达一点一点地卖掉了自己的珠宝首饰，减少了每年给女儿们的零用钱。

这些东西卖光了，又没有其它财源，堂娜丽达最后不得不对儿子说，她由于没有钱财了，所以只好放弃营救西蒙，现在连这点少得可怜的节余也无法寄给他了，因为她得把西蒙的伙食费还给在维塞乌镇以及后来在波尔图出于怜悯而对西蒙慷慨解囊的人。为了安慰儿子，她劝他返回雷阿尔镇，并带上那个可怜的女人。他回来住在家里，让那女人暂住客栈，然后再想办法为她安排住处。并且说这是个机会，因为你的父亲现住在蒙特泽罗斯农场，几乎和家里断绝了来往。

在西蒙进入波尔图监狱 15 天之后，曼努埃尔·博特略带着那个女人经米尼奥省回到波尔图。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兄弟俩一向不和而且互不尊重。但是西蒙的不幸遭遇也算是为他致命的倔犟脾气造成的过失付出的代价，他的倔犟使他失去了父爱和母爱，唯一留下的是他对他的

妹妹丽达的深切思念。

曼努埃尔来到监狱，张开双臂拥抱弟弟，但弟弟的反应却十分冷淡。

曼努埃尔向他询问这次事件的经过。

“案卷上都写得清清楚楚的。”西蒙回答说。

“那么，弟弟还有获得自由的希望吗？”曼努埃尔又问道。

“这我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不能给你什么东西，因为我财源匮乏，不得不回到家里去住，但是，如果你需要衣物，我可以把我的衣服给你一些。”

“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只接受那个女人的施舍。”

曼努埃尔已经注意到了玛莉亚娜，姑娘那似玉如花的姿色使他得出了错误的判断。

“这姑娘是谁？”曼努埃尔问道。

“一位天使，……别的，我无可奉告。”

玛莉亚娜笑了笑，说道：

“我是西蒙先生和阁下的仆人。”

“你是波尔图人吗？”

“不，先生，我是维塞乌镇郊区的。”

“你一直陪着我弟弟吗？”

西蒙此时打断了玛莉亚娜那含含糊糊的回答，说道：

“你的好奇使我感到不快，曼努埃尔哥哥。”

“我觉得这并不算是冒犯。”他一面说，一面拿起帽子，“向母亲要什么东西吗？”

“什么也不要。”

这天下午，当曼努埃尔·博特略正在收拾行装准备继续他的行程前往雷阿尔镇的时候，地方法院院长莫劳·莫斯克依拉和刑事法官前来拜访。

“多亏警察局帮忙，”刑事法官说道，“我们才知道我的老朋友、老同学和老同事的公子住在这家旅店。我们是来向你问候，并来

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这位是你的夫人？”法官看了一眼这位亚速尔女人，问道。

“不是我的夫人……”曼努埃尔含糊其词道，“是……我的妹妹。”

“你的妹妹……”莫斯克依拉说道，“这是你三个妹妹中的哪一个？五年前我在维塞乌镇见过她们。这姑娘变化可真大，她们的模样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这是不是堂娜安娜·阿玛莉娅小姐？”

“就是她。”曼努埃尔说道。

“我说，小姐，你现在可真漂亮，只是脸形和以前相比，变化太大了！……”

“你们是来探望可怜的西蒙的吧？”刑事法官插嘴问道。

“是的，先生，我们是看望我可怜的弟弟的。”

“这小伙子也真是降临在你们家的一颗灾星！……”莫斯克依拉补充说道，“但是，你可以相信，判决是不会执行的。请把我亲口说的话转告你的母亲。我的法庭准备把对他的判决减为流放印度十年。你的父亲，在前往雷阿尔镇的时候对我说过，他已准备好了上诉材料交宫廷判决；然而，我听说死者在两个司法部门中都有有势力的亲戚。我们也想把他释放回家，但这无论如何也办不到，因为西蒙杀了人，还得意地承认是他杀的，甚至不同意说 he 是在自卫中犯的案。这个可怜的疯子情操可真高尚！许多证词都对阿尔布凯尔克有利。他们四处活动，鼓动群众的情绪，要求将这个可怜的小伙子处以极刑。”

“而那个姑娘是造成这次不幸事件的起因吗？”曼努埃尔问道。

“她可是个巾帼英雄！”刑事法官回答道，“当西蒙转到这里的时候，人们都以为她就快要玉殒香销，谁知自从她听说他有了减刑的可能之后，便一脚把死神踢开。据医生对我说，她又活过来了。”

“你对她十分了解吗，我的小姐？”地方法院院长向冒充曼努

埃尔妹妹的女郎问道。

“十分了解。”她回答道，同时向她的情人瞥了一眼。

“据说她十分漂亮！”

“的确如此。”曼努埃尔赶紧说道，“她十分漂亮！”

“很好。”刑事法官起身说道，“请替我们拥抱你的父亲。告诉他，他的老同学还在这儿，忠心耿耿，随时效劳，一如既往。我得简单地给他写几句。”

“另外，还要替我们拥抱你心地善良的母亲。”法院院长补充说道。

“我不相信！”莫斯格依拉对同事说道。“据说一年前，曼努埃尔·博特略同一个已婚女人逃到了西班牙，我们见到的那个女人不是他的妹妹。”

“是呀，这个混蛋竟敢对我们撒谎，让我们对一个作妾的女人以礼相待！……我得弄弄清楚……”法院院长说道，他觉得自己的尊严受到了伤害。

所以，在后来的一个邮班里，他给多明戈斯·博特略寄了一封信，最后写了这么几句：

我很高兴认识了你的儿子曼努埃尔和你的一个女儿。我让你儿子代我拥抱，也想让你的女儿代我拥抱你，如果老头子们叫漂亮的姑娘如何拥抱父亲符合时尚的话。

曼努埃尔已经到家。他在善良而且宽大厚道的母亲的帮助下，正忙于为那个亚速尔女人安排一个简陋的家。多明戈斯·博特略早已得知儿子回来。他说过不愿意见他，并说在他告假弃学之后，他已成了第六骑兵团的逃兵。后来，他接到了刑事法官的信，便立即派人暗中调查在雷阿尔镇是否有信中提到的那个女人。调查

证实确有其人，还住在旅馆里，当时曼努埃尔·博特略正在为她找寻住房。于是，这位地区法官便写信给地方法官，地方法官随即派人把这个可疑的女人叫到跟前，听她声泪俱下地讲述了全部经过。地方法官善心大发，向他的同事说明了调查情况。多明戈斯·博特略来到雷阿尔镇，并住在地方法官家里。于是，那个女人再次被叫来问话，与此同时，省防司令也对布拉甘萨骑兵团的在逃士官生签发了逮捕令。

亚速尔女人进屋见到的不是地方法官，而是一个相貌丑陋的男人。此人脸色阴沉，皱着眉头，看上去有点存心不良。

“我是曼努埃尔的父亲。”多明戈斯·博特略说道，“我了解你的情况，是他不好，你只是一个受害者。对于你的惩罚，自从你的良心对他说你干了一件不应该的事的时候起就已经开始了。如果你的良心还未曾对他说过这句话，将来一定会对他说的。你是哪里人？”

“法亚尔岛的。”这个女人回答说，声音有些颤抖。

“有家吗？”

“我有母亲和姐妹。”

“如果你求你母亲收留你，她会答应吗？”

“我想会的。”

“你知不知道曼努埃尔是个逃兵，此时此刻他要么已经被捕，要么还在逃亡？”

“我不知道……”

“这么说你没有保护人……”

可怜的女人哭了起来，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你为什么不回到你母亲那里去？”

“我一点钱也没有。”她回答道。

“你愿意今天就动身吗？在旅馆门口不远的地方有一顶轿子和一个仆人，他们会送你到波尔图。到那里后，你把这封信交给一个人。收到我的信的这个人会为你安排到里斯本的旅程的。到里

斯本后，另外一个人会把你送上开往亚速尔群岛的第一班轮船。我们就这样说定了，好吗？你同意吗？”

“我愿意吻阁下的手……像我这样一个不幸的女人，不能期待更大的仁慈了。”

几个小时之后，这位医生的太太……

“也许医生早已因失恋和羞愧而一命归阴！”一位感情脆弱的女读者这样喊道。

不，女士。这位医科大学学生这一年仍在大学读书。因为他在病理学方面已有较深的造诣，所以才从羞愧的死亡中幸存下来。这种死亡方式是阿·加莱特子爵在《弗莱依·路易斯·德·索乌扎》这个剧本中创造的。他也没有死于失恋，而这一种死亡方式则是由情人们在他们的绝望信中猜想出来的。不过，这种形式，对于那些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接受希腊和罗马哲学观念的丈夫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众所周知，古代的哲学家们曾经把妻子当作礼品馈赠友人，而当时他的朋友们并无强夺人妻的邪念。那么，今天，这种哲学^①……

所以，这位未来的医生并没有死，甚至毫无影响，或者说，他在专心研究一种极有意义的处方，旨在关心人的情绪，对治疗学

① “那么，今天！……”我给你们讲一段一个近代哲学家的轶事。通过这件事我也看透了此人。今天（即1861年9月21日）我正好在著名律师若阿金·马塞利诺·德·马托斯的办公室里。一位顾客走了进来，讲了下面一段话：

“律师先生，我是……街一家商店的老板，我的老婆偷了我80万列依，同她的情夫逃到了维亚纳。我来问问，我能不能告她，要回我的钱。”

“你可以起诉，”律师回答说，“如果你有人证的话。你想以通奸罪起诉吗？”想告状的人回答道：

“我只想要回我的钱。”

“但是，”律师说道，“你可以起诉他们两个人，告她通奸罪，告他窝藏脏物。”

“这样能要回我的钱吗？”

“这要看情况了。我怎么知道她拿没有拿你的钱？！我只知道你不能告她是小偷。”

“但是，我那80万列依哪儿去了？！”

“喂！你是不是认为你的妻子逃走了；不再回来了？”

则不屑一顾。

毫无疑问，比起她的丈夫来，这位夫人倒是显得非常沮丧和虚弱。她一钻进轿子便泪如泉涌。她非常怀念亲人，此时此刻，她感到既无前途，亦无希望，没有任何人来安慰她。到达波尔图后，她找到了刑事法官，把多明戈斯·博特略先生的一封信交给他。信中有这么一段话：

是你告诉了我一个我并不认识的女儿的消息，我不承认有这么个女儿。这位夫人的母亲住在法亚尔，她要到那里去。请你或者请你派人安排她到里斯本的交通工具，然后再委托什么人把她送上开往亚速尔的第一班轮船，一切费用由我负担。我的儿子曼努埃尔至少还算有点德性，在诱拐人妻的时候没有杀人，现在，这也算是时代风尚。一个年轻人不把他所爱的女人的丈夫杀掉，已经算是十分高尚的了。现在，将军正在那里，你能不能去说说情，宽恕这个小伙子。他是第六骑兵团的逃兵，据说，可能藏在某个亲戚家中。至于西蒙，我相信已不可能把他从暂时的流放中解救出来了……让他免于绞刑已经大费周折。在里斯本，还有相当大的势力四处活

“不，律师先生，让她见鬼去吧。我要的是我的钱。”

“这样吧，你先把他们两个告下，然后我们再看情况。”

“但是，能不能要回我的钱还不一定吗？”

“我不能说死。这要看你上告后，司法当局能不能将小偷和你的钱一起抓获。”

“如果他已经没有了钱呢？”这位沮丧的丈夫问道。

“如果他已经没有了钱，你已经告他犯了通奸罪，也算出了这口气了。”

“要花钱吗？”

“当然要花钱的，但是，你报了仇啦。”

“我想要的是我的钱，律师先生，至于那女人，随她去吧，她已经50岁了。”

“50岁了！”律师喊道，“你已经被她的情人解放了。回家去吧，别再告了。该可怜的是他。”

动，欲加害于他，而我，由于我的离职，总监对我已有看法……等等。

亚速尔女人起程前往里斯本，然后从里斯本返回故乡，回到了她母亲那里。母亲本来以为女儿早已不在人世，现在，女儿的归来使她又度过了几个虽然说不上是幸福，但却是平平静静而且再无噩梦惊吓的年头。

曼努埃尔·博特略由于刑事法官的说情而得到宽恕，并从团队调往里斯本。他在里斯本一直待到父亲去世，才请求退役返回故里。

XVII

1805年8月4日，若奥·达·克鲁斯坐在桌子旁，愁眉苦脸，不思饮食。

“你怎么不吃饭，若奥？”嫂子问道。

“一点儿也咽不下去。”他把手指放在咽喉处比划了一下，回答道。

“你怎么了？”

“我有点想女儿了……现在，我真想不顾一切把女儿叫回到我的身边。她那双眼睛好像一眼就能看穿一个人内心的苦闷。我这一生苦不堪言，现在又要让我失去女儿，天才知道这究竟是暂时的，还是永远！……如果我不朝脚夫开那一枪，也不至于欠下地区法官这份情，也就用不着管他儿子的死活了……”

“但是，如果你思念她，”若瑟珐嫂嫂说道，“你找个人去把女儿接回来，让她在家住些时候，然后再送她去照看西蒙少爷。”

“这岂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大丈夫的所作所为，若瑟珐。如果没有她，小伙子肯定难熬铁窗之苦，必死无疑。今天，我倒突然有了个想法……你说还有什么？钱乃身外之物！明天我就到波尔图去。”

“对，你是该这样做的。”

“就这样说定了，活人还能让尿憋死。戒指去了指头还在，眼下凭我的力气，什么也能对付。姑娘那儿钱虽不多，先对付着用。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

铁匠师傅的脸上又有了点喜色。堵在喉头的东西也随着到波尔图去的计划而无影无踪。

午饭过后，他又靠在桌子上沉思起来。

“你还在发什么呆呀?!”若瑟珐问道。

“我总觉得有点魂不附体，嫂子，不知姑娘是要生病，还是快要死了?”

“她是三圣一体的可爱的天使，”嫂子大声叫道，双手都举了起来，“你胡说些什么呀，若奥?”

“可是，我这心里就像煎锅锅底一样，漆黑一团!”

“这是你想得太多了，兄弟。去吧，到外面呆一会儿，干点什么活儿舒舒心。”

若奥·达·克鲁斯走到放有工具柜和铁砧子的棚子底下，开始锤打马蹄铁。

几个路过的熟人按照通常习惯过来跟他聊天，发觉他沉默寡言，毫无兴致。

“你怎么啦，若奥?”其中一个人问道。

“没什么，你干你的活儿去吧，让我安静一会，我没有心思闲扯。”

另一位停了下来，说道：

“天主保佑你，若奥先生。”

“彼此，彼此。有什么消息吗?”

“我孤陋寡闻，什么都不知道。”

“那你就请便吧，我们没有什么谈的。”

铁匠掷下铁锤慢慢地坐在树墩上，神经质地挠着头皮，然后又重新起来干活，但是却如此心不在焉，不是砸坏了蹄铁，就是砸在了手指上。

“真见鬼了!”他大声喊道。然后走进厨房，找到一把酒壶，对着壶嘴就像嗜酒如命的酒鬼那样潇洒地一饮而尽。“我非把你驱走不可，你这缠住我灵魂的浑帐东西!”铁匠醉醺醺地继续说道，一边挥动着胳膊在地板上跺脚。

然后，他又回到棚子底下。这时一位过路人骑着一头骠悍的

骡子走了过来。这位骑士披着一件西班牙式的大斗篷，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装出一副心平气和的样子。他穿着一双生皮马靴，扣着黄灿灿的马刺，帽子向下塌拉着遮住了眼睛。

“你好呀！”过路人招呼道。

“你好！”若奥师傅回答说，同时瞥了一眼骡子的四只蹄子看有无活路可做，“这头骡子可真壮实！”

“是不赖。你就是若奥·达·克鲁斯先生吧？”

“愿为你效劳。”

“我来这里，是为了还清你的一笔债务。”

“还给我？你什么也不欠我的，这我清楚。”

“不是我欠你的，是我父亲。他让我替他还清这笔债务。”

“你的父亲是谁呀？”

“我的父亲是卡尔桑的一个脚夫，名叫本托·马沙杜。”

骑马人刚说了半句话，便飞快地撩起斗篷，朝着铁匠的胸部开了一枪。伤者后退了几步，大声喊道：

“杀人啦！……玛莉亚娜，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凶手骑着受惊的骡子疾驰到50步开外的地方。此时若奥·达·克鲁斯伏在凳子上断了最后一口气，脸朝下趴在了地上。十年前，也就是在这里他朝那个脚夫的胸部开了一枪。

过往的行人谁也没有注意那个骑马者，大家都围到了尸体的周围。若瑟珐听到枪声赶紧跑了出来，但是她已经听不到小叔子最后的遗言了。她想把他抬进屋里，然后去请医生，这时候正好有一位外科大夫也在人群中，他说已经没有救了。

“谁杀了他？”几十个人异口同声地问道。

当天，维塞乌镇法院就来人立案并进行了现场调查，但没有找到这位神秘杀手的任何蛛丝马迹。来自孤儿院的书记官对现场的物件逐一登记造册。当若奥·达·克鲁斯的尸体入殓的时候，所有的钟楼一齐敲响了丧钟。书记官关上了死者家的大门。

天主是能够从你那凶残的禀性中看到你灵魂中高尚的一面

的！你曾经意识到你性格上的这种矛盾，你对我解释说这是天意，你那倔犟的对立的两重性格使我感到惊讶，而天主却把你的这种性格灌注在你的精神之中。现在，你已长眠于地下，没有任何法律会再去追究你曾经夺去过他人生命的责任。当然，有人采用你所采用的方式夺去了你的生命的责任，也将不了了之。但是，如果还有惩罚和怜悯的话，当着最高法官的面，你女儿的眼泪将表明你的人生价值。

若瑟珐写信给玛莉亚娜，告诉她她父亲遇害的消息，但是，为了保险起见，信封上写的是西蒙·博特略的名字。信到他手里的时候，玛莉亚娜也正在牢房里。

“字迹我认不出来，玛莉亚娜……封边是黑的……”

玛莉亚娜看了看签名，脸色立刻变得苍白。

“我认得这字迹，”她说道，“这是若阿金·达·罗加的字。赶快打开，西蒙先生……是不是我父亲死了？”

“什么记性！三天前你不是才收到他的信吗？……信上不是说他很好吗？”

“这又怎么啦？您看看是谁签的名。”

西蒙找到了签名，念道：

“若瑟珐·玛莉娅……是你伯母写给你的。”

“您读呀，读呀。她说些什么？您快读给我听呀……”

在押犯默默地看信，玛莉亚娜要求道：

“您大声读。是关于谁的，西蒙先生？我有点发抖……您的脸色怎么变得这么苍白……怎么啦？我的天哪！”

信掉在了地上，西蒙有气无力地坐了下来，玛莉亚娜赶紧把信捡了起来，他抓住她的手，喃喃地说道：

“可怜的朋友！……我们会为你哭泣的……玛莉亚娜，我们会为他哭泣的，我们就像他的儿女一样爱他……”

“他死了吗？”她喊道。

“死了……他被人杀害了！……”

姑娘发出一声尖叫，一头向铁栏杆上撞去，西蒙一下子把她拦在怀里，亲切而激动地对她说道：

“玛莉亚娜，要知道你是我的支柱。你记不记得你父亲最后的话，他把我这个不幸的人托付给你。我只从你那仁慈的手中得到我赖以生存的面包。玛莉亚娜，我亲爱的姐姐，你一定要克制使你痛不欲生的悲伤。为了对我的爱，你一定要保重自己。听到我说的话了吗，我知心的朋友？”

玛莉亚娜大声喊道：

“您就让我哭吧，好心的人！……唉！我的天呀，您让我重新失去理智该多好呀！”

“那我怎么办？”西蒙插嘴说道，“你将把你那颗抚慰我这多灾多难之人的高尚的心交给谁呀？流放中，有谁能对我说一句知心的话，让我重新鼓起信仰天主的勇气呢？玛莉亚娜，你不能失去理智，因为，我知道你敬重我，爱我，也知道你会勇敢地面对这可能使我走向地狱的最大的不幸！哭吧，我的姐姐，哭吧！但是，请你透过泪水看着我吧！”

XVII

几天之后，玛莉亚娜回到维塞乌镇去接受父亲的遗产。勤劳的铁匠给她留下了一笔相当丰厚的财富，光田产的收入就足以维持她的生计。在屋子里，玛莉亚娜掀开壁炉上的石板，找到了若奥·达·克鲁斯准备养老送终用的40万列依。她卖掉了土地，但把房产留给了她的婶婶。这幢房子是她的出生地，也是她父亲成家立业的地方。

清理完遗产，她又回到波尔图，并把钱财全都存放在西蒙·博特略手里。她说她担心在她的住处被人窃去，她的住处就在圣本托大街，地方法院的对面。

“你怎么把你的土地卖了，玛莉亚娜？”在押犯问道。

“我卖了它是因为我不准备再回到那里去了。”

“不再回去了？……那我流放之后，你准备上哪儿去，玛莉亚娜？要留在波尔图吗？”

“不，先生，我不留在这儿。”她轻声地说道，似乎对这样的问题感到奇怪，因为她认为她的心早已做出过回答。

“那你有什么打算？”

“如果阁下您要我陪您的话，我也准备去流放。”

西蒙装出一副吃惊的样子，自己也觉得滑稽可笑。

“我料到你会这样回答的，玛莉亚娜，也知道你不会有别的答复。但是，你知不知道什么是流放，我的朋友？”

“我以前常听到别人提起过，西蒙先生……那地方比我们这儿热得厉害，但是，那儿也有面包，也能生活……”

“那里的太阳会晒死人的。在那里，思念之苦会使人积劳成疾

一病不起的。在那里，狱吏的虐待往往置人于死地，他们从不把犯人当人看待。”

“不至于那么严重。我向一个犯人的妻子打听了许多那里的情況，这个犯人在印度服刑十年，在一个名叫索罗尔的地方，还在那里开了个小店。她说要不是想家，她就不回来了，因为她在那里的生活比这儿还好。我呢，如果您愿意，我也开个小店，您会看到我是怎么安排生活的。我对于炎热已习以为常，您还不习惯，但是，只要天主保佑，一切都会过去的。”

“你想想看，玛莉亚娜，如果我没有到达流放地就死掉呢？”

“我们别再谈这个了，西蒙先生……”

“我们还得谈，我的朋友，因为我预感到我已经离死不远了。一想到我对你的前途的责任，我的内心就感到沉痛……如果我死了呢？”

“如果您死了，我知道我也不会活下去的。”

“谁也不能想死就死呀，玛莉亚娜……”

“哎！想死就死！……想活就活……特莱莎小姐不是这样对我说过吗？”

“她对你说过什么？”

“当阁下到达波尔图的时候，她的病情也有了好转，您的到来给了她新的生机，很多人都是这么说，西蒙先生……而且，小姐身体比较弱，而我是农村妇女，什么活都能干。如果要让我在胳膊上扎根针放血自杀的话，我眼都不会眨一下的。”

“你听我说，玛莉亚娜，你期待我什么呢？”

“我有什么要期待的！……您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西蒙先生？”

“玛莉亚娜，你为我所做的和想要为我做的一切牺牲，只能有一个报答，尽管你并不图回报。玛莉亚娜，向我敞开你的心扉吧，好吗？”

“您让我对您说些什么呢？”

“你就像我自己那样了解我，对吧？”

“我了解您，那又怎样？”

“你知道，那个姑娘的死活是和我连在一起的，对吧？”

“还有什么？此外，谁还说过什么？”

“内心的感情，我只能以友情来感激。”

“我向您要求过别的什么吗，西蒙先生？！”

“没有，玛莉亚娜，但是，这使我欠你这么多的情，感情的债务使我变得更加不幸。”

玛莉亚娜没有回答，反而哭了起来。

“你为什么哭？”西蒙温情地问道。

“这简直是忘恩负义……您说我使您不幸，我可不敢当。”

“你没有明白我的意思……我之所以不幸，是因为不能使你成为我的妻子。我希望玛莉亚娜能够说‘我是为我的丈夫做出牺牲的。自从我在我父亲家里看到他受伤之后，每晚都守护在他的身旁；当他不幸身陷囹圄，是我给了他面包，而这些东西连他有钱有势的父母都不曾给过他；当我听说他要被判处绞刑的时候，我急疯了；当我的理智的火光使我能够发出一丝神圣的、怜悯的光芒时，我便又到了这第二所监牢，为他做饭，替他穿衣，把他那窝里光秃秃的墙壁装饰一新；当人家要流放他的时候，是我陪伴在他身边。我把他那颗可怜的心当做自己的故土。我冒着烈日干活，不惜牺牲自己，为的是能够让他免遭曝晒，免受苦劳和不再感到无依无靠，因为这种恶劣的环境会要他的命的……’”

玛莉亚娜的理解能力还跟不上这位在押犯人的表达技艺，但是她的心已经猜到了他话里的含义，可怜的姑娘一会儿笑一会儿又哭，西蒙继续说道：

“你已经 26 岁了，玛莉亚娜。你虽然活着，可你的存在只不过是一种默默地活受罪。你虽然活着，可你不应该把一切都奉献给我这个只能使你流泪而不能给你任何回报的人。我流放的时间可能为期不远，盼望会有另外一种更好的结局只是一种痴心妄想。

假如我还能够留在故土，不管放不放我出去，我都会要求我的姐姐把怜悯我的慷慨之举善始善终，直到我向你说出我一生中的最后一句话，但是你不要同我一起去非洲或者印度。我知道你只能在我闭目之后只身返回祖国。如果我的流放是暂时的，而且死亡有意要把我留在以后更大的失败之中的话，终有一天我会回到祖国去的。我需要玛莉亚娜你在这里，让我能够说上一句‘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了’，因为这里还有一颗诚挚的心灵在等我。如果你有了丈夫和孩子，你的家就是我的家。如果你仍然孤身一人，我一定去陪伴姐姐。你怎么回答我，玛莉亚娜？”

若奥·达·克鲁斯的女儿抬起眼睛说道：

“如果西蒙先生要去流放，我会考虑我该怎么办的……”

“你现在就想想吧，玛莉亚娜。”

“用不着想了……我的主意已定……”

“你说吧，我的朋友，说说你的主意。”

玛莉亚娜稍微犹豫了一下，然后严肃地回答道：

“当我感到您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就一死了之。您可曾想到，关于自杀我想了很多？我没有了父亲，没有了亲人，我的生命对谁都无关紧要了。西蒙先生您离开我还能够活下去吗？请等一等！……反正我不能……”

她没有把话说完，似乎对自己的大胆感到羞怯。犯人激动地抓住了她的胳膊，说道：

“去吧，同我一起去吧，我的姐姐。不过请你更多地想一想我们两个今后的遭遇。这是我们共同的命运，这是一副毒药，我们不能不把它一起吞下。在那里，我们也会像在祖国一样有一块庄严的葬身之地的。”

从这一天起，一种暗自的喜悦使得玛莉亚娜的心情欢喜若狂。我们想像不到这种自我克制的奇迹。玛莉亚娜的心也是一颗女人的心灵，她爱他，就像一只精灵兴高彩烈地把这种爱比做天使之恋。他们拍打着翅膀翩翩起舞，从一个舞会飞到另一舞会，只是

在需要的时候才落下来相互观望和爱抚，表现出一幅诗情画意。她爱他，甚至对特莱莎有点嫉妒，这种妒忌无论在得意或在受辱时都不会冷却，这是一座无声的地狱，即使在火热的亲吻中也不会消失，因为，只要睁开眼睛，泪水就会夺眶而出将这火焰熄灭。她总是把流放地往好处想，因为谁都不会在不幸者的床头呻吟。如果有人要她放弃作为那个人的姐姐这个不太光彩的使命，她会拒绝这种要求，并且说：“谁也没有像我那样爱他，谁也没像我这样无私地为他分忧。”

然而，在从特莱莎手上或那个乞丐婆手上接受向西蒙转交的信件时她从来没有犹豫过。每当这位在押犯在阅读信件时痛苦的皱一下眉头，密切注视着他但又装作若无其事的玛莉亚娜便感到一阵揪心，并自言自语地说道：“那位女士为什么一定要这么折磨他呢？”

其实，这位可怜的姑娘也处在极度痛苦之中！

那颗心灵曾经重新燃起过希望。但是，未过多久，幻梦的破灭更加剧了她的不幸。她曾经想到过自由、宽恕、结婚、幸运和荣誉的花环，她的女友们更会为她的幻想涂脂抹粉。一些人是因为不了解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实情；而另外一些人则是过分相信了修道院中修女们的祈祷。如果这些女圣徒们的预言真的能够实现，西蒙岂不早就脱离了监牢，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岂不早已老死或者气死，他们的婚礼岂不是早已热热闹闹的举行了，在这个世界上，不幸者的天堂岂不从此应运而生。然而，经过五个月的监狱生活，西蒙·博特略已经知道了自己的命运。他觉得有必要预先提醒她，以免她经受不住这不可避免的离别的打击而倒下。他本想怀着希望把流放的暗淡前景描绘得光明一些，但是这种安慰是如此无力和冰冷，连他自己都有一种自欺欺人的感觉。特莱莎是不会受骗的，她的心中有一只闹钟总是在最后的时刻准时叫醒她，尽管一些表面现象常常蒙蔽一些局外人。

此时，她在写给男友的信中流露出了惋惜之情。她祈求天主，

甚至出言不逊地同命运抗争，有时候温文尔雅，而有时候则对父亲使性泻气。她紧紧抓住就要弃她而去的生命，她向死神乞求暂时还不要使她从灵魂和肉体的折磨中解脱出来。

七个月之后，中级法院宣布最后判决为流放印度十年。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到里斯本上诉，并扬言谁要能使对西蒙·博特略的绞刑维持原判，他愿意将全部家产馈赠。犯人的父亲接到了儿子曼努埃尔告诉他的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之后也赶到了里斯本，同塔德乌·德·阿尔布凯尔克的金钱以及他在上诉法院和王室法庭培植起来的势力相抗衡。多明戈斯·博特略胜诉了。他之所以这样做仅仅是出于冲动而不是父爱。他设法得到了摄政王的恩准，让犯人在雷阿尔镇的监狱里服刑。

当西蒙·博特略听说了这个决定和摄政王的恩典时，他表示不接受这种恩典，他情愿等待流放后的自由。他抗议司法当局给予他并未要求过的恩惠，他认为这比死亡更可怕。

当多明戈斯·博特略得知儿子拒绝了这种恩典之后，回答说那就随他的便吧，但是他的胜利却是全面的，彻底挫败了那位维塞乌镇贵族的保护者和被他用黄金收买的人。

警察总监接到通知，西蒙·博特略的名字被列入流放印度的名册中。

有时候，真实会成为一部小说作品中的暗礁。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之所以接受它，是因为它来自我们见到的事实，或者来自逻辑推理。但是，在小说中，可能会使我们感到为难，因为作者如果要进行编造的话，绝不可能编造得天衣无缝，而依葫芦画瓢，则又失去了艺术创作的价值。

一部小说，如果只把它的自身价值局限于某个事实，那么这部著作一定是冷冰冰的，矫揉造作的，既不刺激，也不吸引人，那怕是暂时的也做不到。它倒使我们想起了一种水车，我们都成了水车上的水斗，七上八下，完全被利己主义的轱辘所操纵。

真实！如果这种真实是丑陋的，为什么还要把它端出来公诸世人呢？！

人心的真实！如果人心被铁丝紧紧地拴在它出生的土地上，或者被压在地下，或者使其陷入原始罪恶的泥潭之中，为什么还要使它浮出地面，为它涂脂抹粉并向公众推销呢？！

将功补过那是理智健全人的事，既然我已经失去了研究真实的理智，那么我现在要做的事就是复仇，就是要把它丑陋的、令人恶心的本来模样描绘出来。

不幸能够激发或者毁灭爱情吗？

这个问题我想请聪明的读者来回答，我在这里摆出来的只是事实而不是结论。画家画人的眼睛并无必要解释这种视觉器官的光学功能。

经过了19个月的铁窗生活之后，西蒙·博特略渴望得到一丝阳光，渴望呼吸一点不是从铁窗透进来的新鲜空气，渴望仰望无

际的天空。他那斗室的屋顶已经压得他喘不过气来。

他现在最渴望的是生存，而不是爱。

绞刑架前担惊受怕的六个月一定使他的心肌纤维变得松弛，然而爱心却依然绷得很紧，非常强烈。可以说，他赢得了爱。那是他用自己清白的血，经历了满怀希望的苦恼，用使他充满欢乐并增强他克服挫折的勇敢的兴奋情绪换来的。

在西蒙的眼里，那令人胆战心惊的绞架倒下了，但是手上却带上了镣铐，只能呼吸监牢里的沉闷的空气。他的心灵被禁锢在这愚蠢的冰窖之中，四周是布满硝碱的潮湿的墙壁，脚下是回荡着死囚赴刑的脚步声的地板，死亡就像水珠一样一滴一滴地从顶棚上跌落下来。

什么是人心？什么是一个挨过了 19 个月停滞的生活，不但毫无反悔反而充满荣誉感的 19 岁的青年人的心？

他的心作为器官由于缺少活动受到伤害，最初又为同自然融为一体的灵魂的反叛所窒息。那颗他所需要的、渴望得到的心，又在遭受折磨的挣扎中被扭曲。对那种已经不复存在的幸运的怀念等于是伤口上撒了把盐，沿着那条想入非非的幸福之路走向深渊的爱情甚至不能算是一种慰藉。

当套在颈上的法律的绳索松开时，西蒙感到了一刻欣慰。他觉得好像双臂一挣绞架便四分五裂了，于是，又促使那个曾经失去他的姑娘向往参加他的生命与希望的第二次婚礼。

后来，这个希望又同样离他而去，逃到了亚洲荒漠，他的内心苦不堪言。爱情已被窒息，如果没有缝隙能透进一线希望在他那黑暗阴郁的心底发出一丝亮光，死亡将不可避免。

西蒙·博特略还有无希望？希望在哪儿？

印度，屈辱，痛苦，贫困。

那颗心所渴望的只是一个名字。为了他所爱的人的幸福，他用尽了他的智慧。但是，除了爱情，还有荣誉、名望以及所谓的不朽英名，而所有这些只有对于那些伟人以及能够预知后世的天

才来说，才不是异想天开。

但是，从爱情的花环上的毒刺里流出的血一般的毒汁，把一种腐蚀性极强的毒素注进人们的思想，扑灭了人们心中那高尚的无畏之火，使人们放眼世界的思想受到局限，使人们心中的激情发生致命的痉挛而瘫痪。

不幸的人，你一定是这样想的。当19个月的铁窗生活中，在你面前只摆着绞架或流放两种可能的时候，你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一定遭到扼杀。

关于你的过去，你一定会对自己提出质问。如果你的心敢于回答，必将在理智的诘问下退缩。

在修道院那边，另一颗心也正在挣扎，痛苦的呻吟会使你感到苦上加苦，而你由于不知情，无法对她进行安慰。你求慈悲的天使带话给她，得到的却是失望的魔鬼捎来的信息。

十年的铁窗生活，这期间尽管有人会要求为你减刑，但对你来说，那十年的铁窗生活将比走上绞架更加可怕。如果你喜欢天堂，也许愿意接受这种生活？可天堂中特莱莎会呼吸有毒的空气。我相信，你愿意接受牢房，因为在这里你还可以听到朋友的沉闷的喘息声，感情的最后一束火光在向死亡闪烁的时候，能为我们照亮通往天堂的路。在这条路上，不幸的爱情的天使愿意以死殉情以换取生者的魂灵。

特莱莎恳求西蒙·博特略接受这十年监禁的判决，为了她等待着释放。这位住进了蒙尼格修道院的姑娘对他说道：

十年！在十年中，我的父亲会死掉的，而我将成为你的妻子，我将去请求国王宽恕你，如果你还没有服刑期满的话；但是，如果你去流放，我将会永远失去你，西蒙，你会死掉的，或者回来的时候，将不再记得我。

这个可怜的姑娘在她那奄奄一息的生命力尚能在心底凝聚的

片刻，还在幻想！

现在她又显得忧心忡忡，脸色苍白，虚弱憔悴，本来刚刚有了点血色，现在又大口大口地咳起血来。

为了爱情，或者出于同情，这位犯人即使愿意接受在那寂寞孤独的长夜里开关 3650 次门闩，特莱莎也招架不住那时刻都在向她压下来的墓石。

他在给她的信中写道：

什么也别再指望了，特莱莎，同不幸的命运抗争是无济于事的。我已经不能再斗了。我们的相会是一个可怕的错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无所有。让我们在阴间幽会吧……有一个谜只有在安葬之后才能揭晓：我们能相会吗？

我走了。我厌恶这个国家，厌恶我的家庭。在我的眼里，这块土地上布满了绞架。多少人都在讲我所说的话，我相信我听见他们都在咒诅刽子手。在葡萄牙，既不可能获得自由和财富，现在也不可能实现你的爱给予我的希望，特莱莎！

忘掉我吧，你应该在四大皆空的宁静中睡去。我愿意去死，但是不是在这里。我眼睛中的亮光就要熄灭了，但是，天上的亮光我还需要！我要用我的目光最后再看看天空。别再求我接受十年监禁生活了，你不明白十年里没有自由是什么滋味！你不理解我这 20 个月中所受的折磨。在这期间，我唯一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那个每天向我施舍面包的、富有同情心的女人的声音和那个向我转达好消息的法院小官吏的声音。这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好消息，就是国王恩准让我在监牢中挣扎十年来取代绞架上的当场死亡。

如果可能的话，你要设法自救，特莱莎，不要再顾

及一个大可怜虫的声誉了。如果你的父亲要你回去，你就回去吧。如果你还能够获得一点平安的曙光，那就去享受这一天的幸福吧，否则，就不如死去，特莱莎，因为死亡也是一种幸福，被痛苦撕碎的肌体将化作灰尘，为摆脱屈辱的种种痛苦的回忆将被遗忘。

对于这位不幸者在神情恍惚中写下的那封事关重大的来信，特莱莎的回信只写了几句话：

我就要死了，西蒙，我就要死了。请你原谅我这样的命运……我已经失去了你……你清楚地知道我本想给你带来好运的……我要死了，因为我现在不能，而且也将永远不能把你赎回来。如果可能，你要活下去，我不愿你死，西蒙。我要你活着为我哭泣，我的灵魂会来慰抚你的……我很平静，我已经看到了平安的曙光。天堂再见，西蒙。

在收到这封信之后，西蒙一连许多天都保持着一种可怕的沉默，他没有回答玛莉亚娜的提问。你们一定会觉得他正处在自我毁灭的极度痛苦之中。被天主安置在这位有着19年苦难历程的年轻人身旁的姑娘一直在哭哭啼啼，但是，她的眼泪一旦被西蒙看到，就会使沉默无言的他产生一阵痛苦的冲动，最终弄得他精疲力竭。

又过了六个月。

特莱莎依然活着，她对垂头丧气地陪伴自己的女友说，她已经准确地知道了自己的归期。

西蒙·博特略已经在狱中度过了两个春秋。第三年的春天，菜园里已经有了菜花的芳香，康达尔森林已经变得郁郁葱葱。

这是1807年3月，

3月10日这一天，犯人接到了乘坐从杜罗河开往印度的第一班轮船的通知。这时候，这里开来了几艘运送流放者的轮船。这几艘船还要绕道里斯本接运有着同样命运的人。

谁也阻拦不住玛莉亚娜登船了，因为她向刑事法官声明，她是流放者的女仆，她的主人为她购买了船票。

“这票对你倒很合适！”法官诙谐地说。

西蒙以一种可怕的沉静看着将他的行李装箱，好像他对自己的命运一无所知似的。

他多次想给生命垂危的特莱莎再写最后一封信，可他的信不再带有一星泪痕。

“太黑暗了，我的天哪！”他大声喊道，双手揪下了大把的头发，“让我哭吧，天主！让我痛哭一场或者干脆把我杀死吧，这种痛苦我已经再也无法忍受了！”

玛莉亚娜惊呆呆地望着他的这些近似疯狂的举动，或者说是一种令人恐怖的迷离恍惚状态。

“特莱莎！”他突然一阵痉挛，大声呼唤道，“可怜的姑娘，是我把你害苦了。我再也见不到你了，永远见不到你了！谁也不会把你去世的消息带到我流放的地方！当我呼唤你，请你看看我的死也无愧于你的时候，有谁能够把我的死讯告诉你，我的特莱莎？！”

1807年3月17日，西蒙·安东尼奥·博特略走出地方法院的监狱，同75名囚犯一道在利贝拉码头登上了轮船。这位前维塞乌镇地区法官的儿子，根据地方法官莫劳·莫斯克依拉的请求及司法部总监的命令，不必用绳子同其他囚犯的胳膊拴在一起。他走下监狱的台阶，登上轮船，旁边是押解官，玛莉亚娜跟在最后，照看着行李箱。法院院长是堂娜丽达·普列西奥莎的挚友，他上到船上，向船长交待要他对犯人西蒙另眼相待，可以允许他留在后甲板上，坐在他的桌子旁，然后又把西蒙叫到一边，交给他一袋金币，这是他母亲给他的。西蒙·博特略接过钱，当着莫劳·莫斯克依拉的面，请求船长把给他的这些钱分发给他流放中的同伴。

“你疯了，西蒙先生?!”法院院长说道。

“我人格上害了癫狂症。我正是由于爱惜自己的尊严才堕落的，我现在倒想看看她能够把爱她的人们弄到何种不幸的地步。只有出自内心而不是出于义务的慈爱才不会使我感到屈辱。我不认识给我钱的这个人。”

“那是你母亲。”莫斯克依拉说道。

“我没有母亲，阁下要将这份被拒绝的施舍退还给她吗?”

“不，先生。”

“那好，船长先生，请照我的请求办吧，要么，我把它掷进河里。”

船长接过金币，而法院院长则面对这个年轻人提出的令人尴尬的条件，惊讶地下船而去。

“蒙尼格修道院在哪儿？”西蒙问玛莉亚娜道。

“在那边，西蒙先生。”她回答道，同时用手指给他看。修道院就在米拉戛亚山下，杜罗河的岸边。

西蒙交叉着双臂，透过望台的栏杆看到了一个身影。

这是特莱莎。

前不久，她收到了西蒙的告别信，作为回答，她把自己的发辫剪下来派人送给他。

那天傍晚，特莱莎请求望弥撒，并在唱诗班前，在她的女仆的搀扶下领取了圣餐。那天晚上，她大部分时间是坐在她姑母的圣像前度过的。她的姑母为她祈祷了一整夜，好几次，她让人把她搀扶到面向大海的窗前，对于袭人的寒气她毫无感觉。她一本正经地同修女们谈话，同她们一一告别，并走到行动不便的修女们的房间同她们吻别。

大家都关心她，想使她重新振作起来。好心的修女们装出一副她还有希望的样子，用善意的言词来鼓励她，特莱莎只是报以微笑并不回答。第二天早上，特莱莎把西蒙的来信一封一封地又读了一遍。有几封写于蒙德沽河畔的来信使她动了情，眼泪随即夺眶而出。这些信是对未来幸福的赞歌，是当感情的诗篇被这种向往赋予某种色彩的时候，人类心灵中产生的最美好的东西。一幅美丽如画、激动人心的自然景观使它更加绚丽多彩。于是，对于那些日子的回忆，一些情景又活生生地出现在她的脑海：那种如痴如醉的兴奋，甜蜜的忧伤，掩盖了思念之苦的希望；同西蒙的妹妹的无言的交谈，令她神驰遐想的芬芳的天空，一些想入非非的欲望，以及所有一切可以使不幸者回忆起来的情景。

然后她把信摺在一起，从一把干枯的花束上解下一根丝带把信捆上。这束花还是两年前西蒙从他的窗子里掷进她的房间的。

散落的花瓣几乎都成了碎片，特莱莎触景生情地说道：“就像我的生命一样……”她吻着光秃秃的花托潸然泪下。当初她得到这些花时它们还是盛开的鲜花。

她把信交给康斯坦莎，并交待她如何处理这些信，以后我们将会看到。

然后她去祈祷。她在地上跪了半个小时，身体半靠在凳子上，起来的时候，几乎是被人拉起来的。她喝了一碗汤，而后笑了笑，轻轻说道：“该动身了……”

上午9点钟，她求康斯坦莎陪她到了望台上去。她坐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这是生死离别，她一直目不转睛地望着那条已经挂起风帆，正在待命起航的运载流放囚犯的大船。

当她看到犯人们一对一对地被绑在一起，走上后甲板的时候，特莱莎感到一阵暂短的恍惚，眼睛中那微弱的亮光一下子熄灭了。她的双手不住的抽搐，仿佛想抓住那逝去光亮。

这时候，西蒙望见了她。

与此同时，一条小船停靠在大船旁，小船上一个穷老太婆正在呼叫西蒙。他走近舷梯，把手伸向老太婆，接过了包着他的书信的包裹。从纸张上看，他认出了最上边的一封信不是他自己写的，但是他没有马上打开。

他看到一条手帕在挥动，于是也摇起手帕回答。轮船驶往大海，正好从修道院的前面经过，西蒙清楚地看到了一张面孔和两条耷拉在铁栏杆上的胳膊。那不是特莱莎的脸，而是一具从修道院爬到了望台上的尸体，从脸上的骨骼来看好像是一个待葬的传染病患者。

“那是特莱莎吗？”西蒙向玛莉亚娜问道。

“是的，先生，是她。”心地善良的姑娘用呜咽的声音回答道，仿佛她的心在对她说，这个犯人的灵魂不久也将跟随着那个亡灵逝去。

突然，那条在了望台上摆动的手帕不动了。西蒙望见几只胳膊一阵忙乱，特莱莎以及后来他才认出来的康斯坦莎的身影随即都消失了。

轮船在索布列依拉斯村的对面停了下来。一片乌云从地平线

上升起，顿时风浪大作，船长只好下令停止航行。接着从河口处开来一条小船，船上的领航员让船长抛锚待命，后来一直拖延到第二天才启航。

然而此时，西蒙·博特略像一具木乃伊一样，一双闪亮的眼睛木呆呆地死盯在一个地方，仿佛要看穿昏暗的了望台内的情景。没有一丝生命的迹象，时光在慢慢地流逝，直到最后一线阳光在修道院的栏杆上消失。

傍晚，船长从岸上回到船上，眼中含着泪水望着正在凝视了望台上空的几颗星辰的流放者，说道：

“在天上寻找她吗？”船长问道。

“在天上寻找她！”西蒙机械地重复着这句话。

“是的，她现在一定在天上。”

“谁一定在天上，先生？”

“特莱莎。”

“特莱莎！……她死了吗？”

“死了，就在那边，死在了望台上。她当时正在那里挥动手帕。”

西蒙俯身爬在船舷上望着激流，船长赶忙用胳膊搀扶住他，对他说道：

“坚强一些，不幸的人，坚强一些！海员们都信仰天主！但愿天庭能为那个纯洁的姑娘敞开大门！”

玛莉亚娜站在西蒙身后一步来远的地方，她已经抬起了双手。

“一切都完了！”西蒙低声说道，“这就是说，我已经无牵无挂了……可以去死了……船长先生，”他忽然口气坚定地接着说道，“我不会自杀的，你可以放开我了。”

“我请你回船舱里去，你的床就在我的床边。”

“是强迫我回房间吗？”

“对阁下不存在强迫，只是恳求。我请求你回房间，不是命令。”

“我就回去，谢谢你的同情。”

玛莉亚娜以一种忧伤而温柔的目光跟随着他。这种目光像诗

人卡蒙斯笔下当诗人弃船登岸时，对爪哇人满怀激情地描述的那样。

西蒙面对着她，对船长说道：

“这个不幸的姑娘怎么办？”

“让她跟着你吧……”这位以海为家的、信仰天主的、富有同情心的男人回答道。

西蒙蜷缩在床上，船长坐在他的对面，而玛莉亚娜则待在房间的角落里哭泣。

“西蒙先生，你说点什么吧！”船长说道，“要么你发泄一通，大哭一场。”

“我是要哭的，先生。”

“我从未想到过还会有像你这样的痛苦，人类的发明还创作不出一幅如此可怕的图画。我的确感到毛骨悚然，虽然陆上的、海里的许多可怕景象我以前都见到过。”

船长故意挑动西蒙发泄怨气，但他仍然一言不发。他听着玛莉亚娜的抽泣，把目光落在了放在小桌上的那一包书信上。

船长接着说道：

“在米拉戛亚，当人们告诉我那个姑娘亡故的消息时，我请一位与该修道院有关的人为我找来一名修女，请她为我讲述一下这个悲惨的故事，这位修女向我讲了这个故事，与其说是讲述，不如说是哭诉。这时我才知道，当我们顺流而下，到达河口时，她曾大声喊道：‘西蒙，永别了！永别了！’然后一头栽倒在女仆的怀里。女仆一声尖叫，几个修女急忙赶到了望台上，把已经半死的她抬了下去。说她半死不如说已经死了，因为她们再也没有听到她说过一句话。后来，人们对我叙述了在过去的两年零九个月里，她在那所修道院所遭受的折磨，以及她对你的爱。她经历了无数次的死去活来，而每一次都使她心灰意冷。多么可怜的姑娘呀！而你也真够命苦的了！”

“要不了多久了……”西蒙自言自语地说，或者说他在意念中

同自己讲话。

“我相信，我相信。要不了多久。”船长继续说道，“但是，如果你的朋友们肯搭救你，先生，我可以在印度为你安排一些比在葡萄牙更可信赖的人。我以我的名誉担保，我愿意出面向总督求情，让你居住在果阿。我保证你在那里的生活会有一个愉快的开始，生活环境会使你觉得就像她在亚洲一样。别为流放的事担心了，西蒙先生。你要坚强些，一定要克服自我，你一定会幸福的！”

“请你开开恩，别再说了，先生。”流放者插话道。

“我知道，计划未来还为时尚早。请原谅，因为我同情你，所以说话不免有些唐突。但是，在这种危难的时候，请接受我这样一位朋友吧！”

“我接受，而且非常需要一位这样的朋友……玛莉亚娜！”西蒙招呼道，“请到这儿来，如果这位绅士答应的话。”

玛莉亚娜走进房间。

“这位女士一直在照顾我。”西蒙说道，“由于她的帮助，我在蹲监狱的这两年零九个月的时间里才没有挨饿。她卖掉了全部家产来供应我吃穿，现在，又要陪同我去流放地。先生，请你尊重她，因为她是如此的纯洁、真诚。垂危者能口吐真言，如果我死了，船长先生，请接受我的嘱托，将她看作我的姐姐，用你的爱心帮她一把。如果她愿意回归祖国，请你做她的旅途保护人。”他向他伸出手去，换了一种腔调问道：“你能答应我吗，先生？”

“我向你发誓。”

船长有事走上甲板，留下了西蒙与玛莉亚娜。

“这样对你的前途我就放心了，我的朋友。”

“我早已打定了主意，西蒙先生。”她回答道。

很长一段时间，他们谁也没有说话。西蒙把脸伏在桌子上，双手按在怦怦跳动的太阳穴上。玛莉亚娜站在他的身边，两眼望着那盏晃来晃去将要熄灭的灯。她像他一样也想到了死。

东北方向传来了中桅帆吱吱嘎嘎的响声，如同一个人在呻吟。

结局



结 局

晚上 11 点钟，船长已经躺在了床上，玛莉亚娜仍然坐在地上，脸靠在膝盖上，好像被一天的辛劳和忧伤折磨得支撑不住了。

西蒙一直未合眼，他沮丧地呆在房间里，双手交叉在胸前，眼睛望着那盏吊在一根铁丝上的晃来晃去的灯，耳朵也许在静听室外的狂风呼啸。那尖锐的呼啸声，他觉得好像是一种悲凄的哭声，这是天地之间万籁俱寂中的唯一的一种声音。

半夜，西蒙颤抖地伸出胳膊，拿起特莱莎托人送交给他的那叠信。他看了看放在最上面的那一封信，显然这是她写的。他撕开信封，在房间里调整了一下位置，以便能够够着那盏灯的暗淡的灯光。

信中这样写道：

这已经是我的灵魂在同你说话了，西蒙。你的女友已经死了。你可怜的特莱莎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已经永远安息了。

我应该不再使你受到这最后的折磨，我不应该再写信给你，但是，请原谅你天上的妻子，因为我感到在这个时候，在我生命临终的最后一刻，同你说话是一种安慰。

如果不是我自己，谁能够对你说我已经死了，西蒙？再过一会儿，你就看不见这座修道院了。你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在世界的任何角落再也听不到有人对你说：“不幸的人儿将在另一个世界等待着你，并乞求天主

将你赎回。”

如果存在幻想的话，我的朋友，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活在世上，并期待着在你流放归来的时候再见到你？也许有这种可能，但是，就在现在，在这个庄严的时刻，一种要让你感觉到我已经活不下去的愿望支配了我的意志。好像这种不幸，有时候有着一种要显示自己的虚荣心，不达目的，不肯罢休！我希望你能说：“你死了，我把你最后的希望打碎了，你就死了。”

我不是在抱怨，西蒙，不是抱怨。如果你在的话，也许我还能够再支撑几天，但是，无论如何，当最后这口气就要断掉的时候，闭目安息已是在所难免。这最后一口气就要出尽了，我已经听到了它呼出的声音。

这些话不是要增加你的痛苦。天主已将我从悔恨和思念中解脱出来。

如果我还能够看到你幸福地活在世上，如果天主允许我的灵魂看到这些该多好呀！……愿你幸福，我可怜的囚犯！……我认为你有能力得到幸福，这并非有意使你感到屈辱，但如果精神的创伤没有使你倒下，流放地的恶劣环境也没有把你折磨死的话，相思之苦也会要你的命的。

生命是美好的，的确的确，西蒙。如果我们能有我刚刚读过的你的信中描绘的那样的生活该多好呀！我看到了你在信中描绘的科英布拉前面的那座小房子，四周林荫环绕，花香鸟语。你曾想像在宁静的夜晚同我一起漫步在蒙德沽河畔，天空中繁星闪耀，月光河水碧波粼粼，我的心默默无语却同你的沉静息息相通。我被你的微笑所鼓舞，把脸庞贴在你的胸前，就像靠在我母亲的怀里一样。这一切都是我在你的信中读到的。看起来，当心灵在回忆的时候，痛苦的挣扎也是会暂时停息的。在

另一封信中，你还对我讲过胜利和荣誉，以及你的名字将永垂不朽。当时，我也紧紧地跟随着你的愿望，或者说走在你的愿望的前面，因为希望分享你精神上的绝大部分快乐。三年前我还是个孩子，西蒙，我已经懂得了你对荣誉的渴望，并曾想着就像对待我自己的事一样来实现这些愿望，如果当时你对我提起的话。你曾经多次对我说过，如果没有我的爱在激励着你，你将一事无成。

哎，西蒙，我们是从多么美丽的天空降临尘世的！在我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你正在登上运载流放者的轮船，而我则正在走向坟墓。

如果我们此生永远不能实现我们三年前的愿望，死了有什么可惜的呢？！你能够在绝望中生活吗，西蒙？我不能。片刻的睡眠是天主给予我的一点小小的恩典。对我来说，死亡是一种迫切的需要，是天主的一种怜悯，一种恩赐。

如果失去志同道合的伴侣，你将如何生活？你将在哪里寄托你那颗被不幸摧残的心，而不忘怀这个温柔的、盲目追随你那悲惨的命运之星的女人的音容笑貌？！

你永远不该再爱了，我的丈夫，不是吗？如果什么时候我的影子从你那哭干了泪水的眼前一闪而过，你会感到害臊吗？当你在大海阅读这封信的时候，你要回答的这些最后的问题会使你女友的心非常非常难过的。

黎明将至，我要去看我的最后一道曙光了……这是我18年生涯中的最后一次。

祝福你，西蒙！愿天主保佑你，并将你从漫长的折磨中解救出来。我把所有的痛苦都用来为你赎罪，以减轻你的过失。如果上天的刑律责备我这般缺乏耐心，你，我的朋友，就向天主倾诉你的痛苦吧，以便我能够得到宽恕。

永别了！凭借着永生的光辉，我仿佛已经看到了你，
西蒙！

流放者站了起来，看了看自己周围并惊诧地盯着玛莉亚娜，她抬起头，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

“您怎么了，西蒙先生！”她问道，同时也站了起来。

“你还在这里，玛莉亚娜？……你不去睡觉？！”

“我不去，船长允许我留下来的。”

“但是，你怎么能这样过夜的？！我求求你去睡觉吧，因为你不必要做出这样的牺牲。”

“如果我不打扰您的话，就让我呆在这儿吧，西蒙先生。”

“呆在这儿吧，我的朋友，呆在这儿吧……我可以到甲板上去吗？”

“你要到甲板上去吗，博特略先生？”船长也从床上起来，问道。

“我想到甲板上去，船长先生。”

“那我们一起去吧。”

西蒙把特莱莎的信同他的信捆在一起，步履蹒跚地走了出去。他坐在甲板上的一堆缆绳上，向着蒙尼格修道院的了望台眺望。奇峰突兀的山下的这座建筑物已经是黑黢黢的一团了，现在只有一条复活之路通向那里。

船长从船头到船尾来回徘徊，但却全神贯注地听着流放者的动静。他害怕他有轻生的念头，因为玛莉亚娜曾向他提到过这种怀疑。这位老海员本想对他说几句安慰的话，但后来又想道：“能对一个有过如此遭遇的人说些什么呢？”他几次停在他的身旁，想把他的注意力从那座了望台引开。

“我不会自杀的。”西蒙·博特略突然喊道，“船长先生，求你开恩，如果你关心我的死活，你就去睡你的，我是不会自杀的。”

“但是，我能否请你屈就，同我一起回到舱中好吗？”

“我是要回去的，但是，先生，我在那里更加难受。”

船长没有再说话。尽管寒风凛凛，他仍然在甲板上来回徘徊。

玛莉亚娜蹲伏在距西蒙不远的货包的夹缝中间，船长看到了她，同她说了几句话就走开了。

凌晨3点钟，西蒙·博特略双手捂住前额，他由于发烧觉得头几乎快要裂开了。他坐不稳，半个身子倒了下来，头歪倒在玛莉亚娜身上，靠在她的胸前。

“怜悯的天使总是同我在一起的。”他喃喃地说道，“特莱莎更加不幸。”

“想回到船舱去吗？”她问道。

“我不能……扶我一把，我的姐姐。”

他向扶梯走了几步，目光仍然盯着了望台的方向。他走下陡立的台阶，两手紧紧地抓住缆绳，但最后还是栽倒在地上。他要水，端起水来咕咕嘟嘟地一口气全喝了下去，接着便是高烧，难受得翻来复去，痛苦地挣扎和不断地说胡话。

第二天，一位医生应船长的邀请来到船上。他为犯人进行了检查，并且说这种病是一种恶性热症，很可能要死在去印度的途中。

玛莉亚娜听了医生的诊断反而不哭了。

11点钟，轮船驶离河口进入大海。病人的痛苦又加上了恶心。船长请西蒙吃点药，结果他刚把药吃下去，因为呕吐引起的痉挛又把药全吐了出来。

远航的第二天，玛莉亚娜问西蒙道：

“如果弟弟不在了，盒子里的那些信我该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他是如此的平静！

“如果我死在海上，”他说道，“玛莉亚娜，你就把我的书信全都掷到海里，全都掷下去，连我枕头底下的那些信也掷下去。”

他感到一阵难受，使他说不出话来。后来又继续说道：

“如果我死了，你打算怎么办，玛莉亚娜？”

“我也不活了，西蒙先生。”

“你也要去死?! ……我使这么多人遭到不幸!”

他烧得越来越厉害了。经验丰富的船长曾经见过数百名在海上患了热病的犯人由于缺医少药而死亡，他觉得他的死亡征兆已经十分明显。

第四天，当轮船从卡斯卡依斯对面绕过时，突然狂风大作，轮船被刮出了好几海里，失去方位，偏离了驶向里斯本的航道。航行的第六天，航向仍然不明。浓雾中，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对面，船舵折断了。事故发生之后，却突然风平浪静。第二天一早，又是一个春光明媚的好天，这是3月27日，西蒙·博特略生病的第九天。

玛莉亚娜显得有些苍老，船长看到她的时候，惊叫道：

“你怎么像是在印度服了十年劳役才回来似的! ……”

“已经完了……毫无疑问……”她说道。

这天晚上，病入膏肓的犯人又最后一次讲起胡话，他在呓语中说道：

“小屋，科英布拉对面，四周林荫环绕，花香鸟语。在宁静的夜晚，你同我一起漫步在蒙德沽河畔，天空中星光闪耀，月光河水碧波粼粼，我的心默默无语却同你的沉静息息相通。我被你的微笑所鼓舞，把脸庞贴在你的胸前，就像靠在我母亲的怀里一样……我们是从多么美丽的天空降临尘世……你的女友死了……你可怜的特莱莎……”

“如果失去志同道合的伴侣你将如何生活? ……你将在哪里寄托你那颗被不幸摧残的心? ……黎明将至……我要去看我的最后一道曙光了……这是我18年生涯中的最后一次。向天主倾诉你的痛苦吧，以便我能够得到宽恕……玛莉亚娜……”

当玛莉亚娜听到呼唤她的名字，她把耳朵贴近垂危者那发红的嘴唇。

“你将会见到我们的。在天上，我们将成为你的姐妹兄弟……”

你是最纯洁的天使……这个世界上的，姐姐，这个世界上的，玛莉亚娜……”

从说胡话到完全昏迷，这无疑是死亡的信号。

天刚破晓，那盏灯便熄灭了。玛莉亚娜刚走出去想请人点上灯，就听到了病人临死前的呻吟。她摸黑拐了回来，伸出手臂想摸摸垂危者的面庞，结果碰到了一只颤抖的手把她的手紧紧抓住，之后，手指突然松开了。

船长提着灯走了进来，把灯靠近他的呼吸器官，但灯上的玻璃上没有任何反应。

“他死了。”他说道。

玛莉亚娜俯身趴在尸体上，吻了吻他的脸，这是一次初吻。然后她跪在床边，举起双手，既不祈祷也不哭泣。

几个小时之后，船长对玛莉亚娜说：

“现在，是该给我们这位幸运的朋友举行葬礼的时候了……当一个人来到世上，带着这样的星象，死了也是幸福。玛莉亚娜小姐，请你到船舱去吧，尸体要从这儿抬出去了。”

玛莉亚娜从枕头底下取出了那一沓信，然后又从一个盒子里取出了西蒙的另外一些书信和手稿。她把这些书信包在曾经在她失去理智的日子里浸满了她的眼泪的围裙里，然后又把它束在腰间。

尸体被裹在一条床单里抬到了甲板上。

玛莉亚娜跟在尸体的后面。

从船舱里搬出了一块石头，一名水手用一根绳子把石头系在死者的腿上。船长用含着泪水的眼睛注视着这凄凉的场面，护船的士兵也被这壮严的葬礼所感动，不由自主地摘下了帽子。

然而玛莉亚娜靠在船帮上，痴痴呆呆地看着那个水手把尸体翻来复去，然后又把石头系在死者的腰间。

两个男子把尸体抬过船舷，然后晃悠了一下，以便把尸体抛得远一些。然而，就在尸体尚未拍响水面的一刹那，大家看见玛

莉亚娜纵身投向大海，谁也没有来得及拦住她。

随着船长的喊声，几个人迅速放下救生艇，并跳上小艇去抢救玛莉亚娜。

“快把她救上来！”

不一会儿，人们看到她挥动着胳膊，但这不是在为活命而挣扎，而是在扑向西蒙的尸体。这时候，一个海浪把他的尸体投进了她的怀抱。船长看了看玛莉亚娜投水的地方，只看见了一条用绳子捆着的围裙和漂浮在水面上的一沓书简。水手们把这些东西捡了起来，众所周知，这些东西都是特莱莎和西蒙之间的来往信函。

在山后省雷阿尔镇，西蒙·博特略的家族中至今还有人健在，这就是堂娜丽达·埃米莉娅·达·维加·卡斯特洛·布兰科夫人，西蒙最喜欢的小妹妹。家族中最近的一位逝去者，还是26年前去世的曼努埃尔·博特略，即本书作者的父亲。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失落的爱

作者 = 卡·卡斯特洛·布兰科著

页数 = 1 7 4

S S 号 = 1 2 6 0 3 9 1 0

出版日期 = 1 9 9 3 年 0 2 月

封面
书名
前言
目录
正文